

ゲームの名は誘拐

绑架游戏

「目」 东野圭吾 著 郑悦译

ひがしのけいご

东野圭吾

日本推理小说界超人气天王级作家
日本文坛荣膺江戸川乱歩奖、直木奖、
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三大奖的推理作家

东野圭吾

ひがしの けいご

充满悬疑动感的本格推理绝妙力作
紧绷你的每一条神经

版权信息

- 书名：绑架游戏
- 作者：【日】东野圭吾
- ISBN：9787532767861
- 译者：郑悦
- 责任编辑：赵平
- 产品经理：[@nachzugler](#)
- 关注我们的微博：[@上海译文](#)
- 关注我们的微信：stphbooks

- [1](#)
- [2](#)
- [3](#)
- [4](#)
- [5](#)
- [6](#)
- [7](#)
- [8](#)
- [9](#)
- [10](#)
- [11](#)
- [12](#)
- [13](#)
- [14](#)
- [15](#)
- [16](#)
- [17](#)
- [18](#)
- [19](#)
- [20](#)
- [21](#)

当我听到“结婚”这个词的时候，立刻对这个女人失去了兴趣。她那丰满的乳房、一双长腿、光滑的皮肤——在我眼里都只像展示橱窗里模特儿的一部分。

被她看出我已经扫了兴，我索性下了床，穿上已经脱掉的平脚裤，对着镜子整理乱了的头发。

“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”她也坐了起来，拢了拢自己的长发，“不愿意也不用表现得这么明显吧！”

我没心思回答，看了一眼闹钟，差五分钟八点。时间刚刚好——还有五分钟，闹钟就该响了，我干脆按下了闹钟的按钮。

“我已经二十七岁了，”她还在说，“多少都要考虑一下结婚的事儿了。”

我背对着她，“结婚之类的事儿，我还没想过。”

“你说没想过，但也不是一点儿都没想过吧？”

反正已经这样了，说破了就没意思了，我没有回答，开始在床边的地板上做俯卧撑，按照健身俱乐部教练所教的，注意节奏，在用力的时候吐气。

“喂，你生气了？”

我依然没有回答，怕自己忘记了俯卧撑的次数。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……过了三十就开始觉得吃力了。

“那我要问问，你对我究竟有没有打算？”

四十二下的时候，我终于趴下了，在地板上翻过身，把双脚伸到了床下，准备做仰卧起坐。

“也没什么特别的打算。我喜欢你，想要抱着你，所以和你上床

——就这样。”

“就是说.....没想过结婚咯。”

“当初应该说过的吧。我没想过，和你不一样，压根儿都没想过，今后也没这个打算。”

“我要是告诉你我讨厌这样呢？”

“没办法。你找个会考虑和你结婚的男人吧。以你的条件，一定很容易找到的。”

“你这是对我厌倦了？”

“也不是。刚交往三个月，如果想法不同，也只好结束。”

她沉默无语，我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自恃很高的女子，不会口出恶言。在她静想的期间，我开始了仰卧起坐。一过三十岁，肚子上就容易长肉，每天早上的锻炼必不可少。

“我回去了。”她下了床。这差不多是我预想的回答。

在我做仰卧起坐的时候，她穿好了衣服。黑色洋装。没有补妆，她把自己的包抓在手里。

“我不会给你打电话的。”她只留下这句话就走了，而我还在床边横着。

她有着令人销魂的身体，让我欲罢不能。我承认我迷恋她的身体，但没有想过要和她过一辈子。虽然对结婚这样的事儿敷衍一下，应该还是有好好交往下去的可能。说不定哪天因为厌倦，我也会提出分手的。但这种做法太不适合我了，与其说会受到良心的谴责，倒不如说是嫌麻烦。迄今为止，在我数都数不清的恋爱中，其中不乏靠不断的谎言和妥协维持下去的感情，我早就知道这样的感情结果不过是一场空。

冲澡之后，在浴室刮胡子的时候，我也没想她的事情，我的脑海中反而出现了其他两个女人的名字。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模特儿，一个是普通的OL。两个人的手机号码我都有，但从来没有主动打过电话。模特儿倒是给我打过电话。说起这两个人来，我还是喜欢那个OL。以前和她喝酒的时候，我感觉她对我没什么意思。她也不是那种费尽心机却得

不到手的女人，我一直没太往心里去。我觉得我和她没到这个程度，我还是没空在她身上浪费时间。

做了火腿蛋、烤了吐司、热了罐装的汤——这就是我的早餐。最近，我吃菜有点儿少。冰箱里应该有剩下的菜花，晚上我决定做个奶汁烤菜。

我边换西装边开电脑，检查邮件。有几封是和工作相关的，剩下的都没什么要紧事儿。还有一封是前几天在俱乐部遇到的某位小姐发来的，我没有打开就直接删掉了。

我出门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。从起床到出门花了一个多小时，看来自己在支配时间上还是很不高明。我快步走向地铁站，还需要七分钟。

公司在东京的港口区，是一栋十五层大厦的九层和十层，名字叫做“赛博计划”。我在十层下了电梯。

我到自己座位的时候，看到电脑屏幕上贴着“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小塚”的纸条。放下包，我就直接过去了。

社长办公室的门敞开着。小塚一向认为，门关着的时候，职员不是急事就不要进；如果开着门，那就进来。

小塚正在和一位女员工谈着什么，看到我进来，他就迅速结束了话题。

“以后就你负责。不管怎样，不要再用那个设计师了。”小塚这样跟那个女员工说着。女员工回答“明白了”，就离开了办公室。她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，跟我轻轻地点头打了个招呼。

“她真的是负责开发新游戏软件的制作人啊？”

“嗯，不过游戏很难，”小塚把办公桌上打开的文件合上，“把门关上。”

我想这要么是大生意、要么是很严肃的事情，他犹豫着要不要说。关上门后，我走向他的桌子。

“日星汽车来电话了。”四十五岁的社长开口说道。

“对方终于做决定了。应该进行第一次的碰头了吧？我这周应该都

有时间。”

小塚却还是坐在那里，面无表情地摇摇头。

“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不是谈‘汽车公园’的项目吗？”

“是这件事情。”

“那他们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决策吗？”

“不是，他们刚刚来电话说他们做出了决定。”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停止计划。”

“啊？”我一时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——不，其实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了，可是我却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

“他们说停止了。‘汽车公园’计划全面归零。”

“怎么这样？混蛋！”

我宁愿相信小塚是在开玩笑，但看他的表情，我感觉这绝不是玩笑。这个消息顿时令我的血液逆流，全身的体温似乎也瞬间拔高了两度。

“我也不相信啊，”小塚又摇了摇头，“计划都到了这个份儿上还停止……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儿啊，能告诉我一下具体的情况吗？”

“详细情况今晚我会问清楚。对方说今晚有个会议——倒不如说，这是给我们例行的最后通牒。”

“一切归零？是觉得我们的方案可行性低吗？”

“可能性为零，‘汽车公园’的策划案作废！”

我紧握右拳，打着左掌。

“为什么他们突然……”

“负责人也很困惑呢。”

“这是当然了。为了那个策划案，前前后后花了多少时间啊……”

“对方表示负责迄今为止所有的费用。”

“我觉得不只是钱的事儿。”

“这倒也是。”小塚挠了一下自己的鼻子。

我把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在办公桌前走来走去。

“日星汽车很久没有推出新车了，而且想要举办大型活动，这次活动也是为了提升国产车的形象，要举办类似汽车秀这样的活动，但又不是简单的汽车展览。这才利用我们这些外脑——这难道不是他们说的？”

“这是当然。”

“没有找大公司，而是听我们这样的中型公司的意见。他们不是说了除了预算以外，更希望听到全新的想法吗？”

“的确如此。”

“现在可好，整个计划都做好了，只等他们下达执行的命令，他们却又不做了——日星真可谓傲视天下的大公司呢！”

“哎呀，你这么火啊……这是目前为止，我们接到的案子里数一数二的大案子，我知道你投入很多心力，但这次是因为客户半途而废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说不定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事……”

“总发生这样的事，谁也受不了啊！”

“最惨的是我。因为这件事，现在不得不重新规划目前的项目计划。日星那边说会有其他的工作给我们，不过，也不必太过期待了。”

“反正不就是让我们找偶像拍广告片嘛。今晚的见面，我一起去行吗？”

“这个就不必了，”小塚伸出摊开的右手做了阻止的手势，“你要是去了，容易和对方吵架的。现在还是由我来善后，还可以做个人情。”

真是生意人小塚的典型思考方式。我再次意识到他不是执行者，而是经营者。

我叹了口气，“项目团队是不是要解散？”

“是的。今晚，我听了有关情况之后会给你发邮件，你就用我的邮件传达给其他员工吧。”

“肯定会有比我还火的人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小塚无奈地耸了耸肩。

这天我一直在公司待到傍晚，却没干什么活儿。只要一想到为什么，我就热血沸腾。我索性早早离开了公司，去了常去的健身俱乐部。

骑了四十分钟的自行车后，我已是满身大汗，心情却始终畅快不起来。我觉得这些自暴自弃的机械运动，只是为了让自己筋疲力尽。只做了平时运动量的七成，我就冲澡去了。

离开俱乐部的时候，我的手机正好响了。电话显示的号码，看着眼熟却记不清了。

“佐久间吗？是我，小塚。”

“啊，社长。您同日星的会面结束了？”

“结束了。有点事儿想和你说，我现在在六本木，你方便马上过来一下吗？”

“好呀，具体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‘萨拜娜’，你知道吧？”

“明白了，三十分钟内到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正好有出租车经过，我挥手叫住。

“萨拜娜”是某个健康食品公司为了避税而开的俱乐部，我之前曾跟着小塚去过两三次。那是一家宽敞、华丽、小姐也多的店。店的内部装潢，是那种看一眼就觉得花了很多钱却又俗气的东西。我总是想，要是交给我负责，用一半的钱就能把它变得高雅。

下了出租车，我乘了大厦旁的电梯来到顶层。

在这家店的门口，站着黑衣女子和高挑的金发美女。黑衣女子过于正式的致意，而金发女则用不熟练的日语冲我打着招呼。

“小塚社长应该到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请您跟我来。”

进了门之后，这家店分为左右两部分。左边是大厅、右边是吧台。我被带向了右边，但是，小塚不会坐在吧台，而是在更里面的包厢。这

是VIP包厢，并不是因为小塚是这里的上宾，而是小塚认识某个议员，正为他担任形象顾问。靠着这个议员的关系，也能享受特别待遇。

包厢里，小塚正在和两位小姐喝加冰的轩尼诗。看到我来，他轻轻地抬了抬手。

“您特意叫我来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“哪里，我心里也惦记着这件事。”

小塚随意地点了点头。

小姐问我喝什么，我说喝纯酒。VIP室里有专用的吧台，小姐从那里给我拿了白兰地杯子，并倒满了轩尼诗，但我却没有心思喝一口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们两个人有话要说。”

小塚说完，那两个女孩儿陪着笑出去了。

“因为什么？”我想知道具体情况。

“嗯，了解大概情况了，前几天的董事会议中决定停止的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我想知道理由！”

“理由是，”小塚晃了晃酒杯，冰块发出嘎拉嘎拉的声音，“大计划未必能看到效果。简单地说，就是这个理由。”

“看不到效果，这是谁下的判断？”

“看来这种说法说服不了你，那我就直说了，反对‘汽车公园’方案的是新任的葛城副社长。”

“他是正社长的儿子吗？”

“没错，是葛城胜俊先生。听说是他一个人说要重新考虑。”

“虽说富家少爷容易想到什么就干什么，但也没道理取消这个花了好几周时间准备的计划啊？”

“也不是这样。这个人在美国分公司积累了经营、销售、宣传等实践经验，也是对市场具有丰富经验的。他不是因为正是社长的儿子，五十岁不到就当上了副社长，大家都说他不是没能力的人。”

“今晚，他也同您会面了吗？”

“见了。是一个有着鹰一样锐利目光、没什么笑容的人。”好像被对

方的气势压倒一般，小塚一口气喝光了杯里的酒。

“没办法，这是来了个独裁者！”我伸手去拿酒杯。

“葛城说，会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”

“啊？”我抓着酒杯看了一眼年轻的社长，“这就不一样了！我会再做一个计划，做一个让他挑不出毛病的计划！”

“这是自然，但对方有两个条件。一个是，要以环境问题作为正面内容，要表达出日新汽车排气量小、耗油少，而日星公司在制造过程中，一直非常重视环境保护。”

“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……另一个条件是什么？”

“嗯，这个嘛……”小塚给自己的杯子倒满了酒，故意不看我。

“另一个条件是什么？”我又问了一遍。

小塚轻轻叹了口气，然后说：“成员要全部换掉。特别交待……要换掉项目负责人佐久间骏介。”

虽然清楚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，但一时间我觉得实在是很难接受。

“不用我？”

“葛城把迄今为止你的工作情况进行了彻底调查，结果得出了一个结论——这不是我说的，是葛城副社长的原话。”

“请说吧。”

“佐久间的做法有其独特之处，可能短期内会吸引眼球，但他缺乏长远的目光。他的方案或许简单易懂，但无法掌控人心。为了新车的推广，提出‘汽车公园’的提案，想法欠缺深度。日星希望在卖车的同时，也让消费者买到自豪感……下次请交给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来负责——这就是葛城的原话。”

我拿着酒杯一动不动，满腔的愤怒和羞辱。这时，如果我出声就是怒吼，如果我动一下就会摔杯子。

“有没听清楚的地方吗？”小塚问我。

“总之，他说赛博计划的佐久间很无能，对吗？”

“也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不符合葛城先生的意见。”

“那不是一样的吗？葛城肯定以为自己是最好的！”我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酒，酒精的灼热感从食道一路到了胃。

“无论如何，我们只有接受条件。明天，我会和杉本说的。”

“杉本接手我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给专做演唱会的杉本？”我笑了，皮笑肉不笑地虚张声势。

“我说完了。”

“我彻底明白了。”说完，我站起身。

“再喝点儿如何？如果要喝闷酒，我奉陪。”

“请不要勉强吧。”我轻轻地摆了摆手。

小塚点点头，嘟囔着可能真有点儿勉强，接着继续给自己的杯子倒酒。

走出“萨拜娜”后，我不想直接回家，去了常去的酒吧。在吧台，我大口地喝着波本威士忌，却好像吞下的是铅块一样无法消愁。不懂人的想法、考虑欠缺深度、下次请“具有远见卓识”的人来负责——刚才听到的那些话彻底打破了我内心的某种平衡。

这可不能开玩笑！我从大型广告代理公司跳出来已经四年了，在我手中，没有不畅销的商品。无论是物还是人、无论是宝贝还是垃圾，我都能让它畅销。我有这样的自信，不了解人的想法的人，哪有这种能耐！

心情不佳，头也有些晕，我还是从酒吧出来了，站在大街上打车。

“您去哪里？”司机问我。

本应回答茅场町，那是我公寓的所在地。然而一种冲动，或许应该说是起了歹念。“去田园调布^[1]，”我又补充，“日星汽车葛城正太郎社长的宅子在那里吧？就去那附近。”

“啊，那可是所大宅子呢！”看来司机知道那个地方。

[1] 东京大田区的“田园调布”是高档住宅区，那里多为独门独户的大宅。

好大的西式住宅，如果没有门牌，还以为是什么机构呢。刻有复杂花纹的两扇大门紧闭着，大门很宽，即使卡车都能轻松通过。在大门两边各有一座铁卷门式的车库，即使奔驰、劳斯莱斯，也能轻松放下四辆。围墙的另一面，种了好多树，有点儿像个小树林。在大门外的小路上，要非常努力才能眺望到主屋。主屋看起来有些距离，从大门走到玄关估计都会走到脚软吧。

我没有走近大门，因为注意到门柱上有摄像头。不用说，别处也会有摄像头。因此我在离着宅子还很远的地方就下了出租车。现在还在二十米开外，刚好有辆休闲商旅车停在路旁，我藏身在车影里。

我想去见见葛城胜俊，直接见面，直接质问他，对佐久间骏介哪里不满意？什么地方“想法肤浅”了？仅仅听小塚的说明我不明白，完全不能接受。

但看到这个巨大的好像要塞一样的宅子，我也只能摇头了。这个时间拜访，葛城胜俊不一定会见我，被请出门的概率比较高。即使自报家门也没用，说不定被说成郁闷的失败者来发牢骚。如果真能见面，现在的我浑身酒臭，肯定被认为是趁着醉意而来，葛城胜俊会马上离席的。

的确，借着酒劲儿，这是事实。跟出租车司机说去处的时候，我已经是气得七窍生烟了。

结果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我在对手面前胆怯、裹足不前，而更可怕的是什么都不做就走掉后带来的莫大屈辱。不过，也只能这样吧，就算不搞突击的理由左一条右一条地列着，我明白那些不过是给自己找的借口。

紧随屈辱而来的是怒气，我对自己感到愤怒——佐久间骏介，你这

个行动上的矮子！

一切重来，醉意消退之后，我下了这样的决心。不逃跑，一定要和葛城胜俊对决，而方式则要按照我的风格——要有周全的计划。

我伸出手，指着那个大宅子，心里说着：葛城先生，你等着！我一定要你知道我的实力！

正在此时，我的眼角余光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在动，我迅速把目光移向围墙的另一头。

有个人正在翻墙，但不是爬进去，而是正在爬出来。人影跨过围墙上的铁栅栏，稍稍犹豫之后，跳了下来。虽然是屁股着地，但没有受伤。

我以为是小偷，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。因为我注意到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——没听说过穿裙子的小偷吧。

女孩十八九岁，最多也就刚过二十，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女孩，身材也不错。她回头看了看四周，而我依然躲在车影里。

女孩快步走着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跟在她后面。在葛城家前面通过的时候，特别留意不让监视器拍到，我低着头走在路的另一侧。

想要尾随她完全是出于直觉，我不觉得她是偷偷潜入葛城家的，而是因为什么事情从那个大宅子里逃走的。我在意的是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

女孩没有意识到后面有人跟着，或许是因为我注意保持着一段距离。走到大路上，她扬起手叫了出租车。这时，我有点儿着急了，如果我没有叫到车就完了。

我急急忙忙跑到大路上，她乘坐的出租车正好刚刚开始发动。我一边记住这辆车的车牌号，一边等着下一辆出租车。很幸运，有辆空车经过。

“不管怎样先直行，能多快就多快！”

虽然坐上了车，但听到这样的指示，司机有点儿不高兴，不满地发动了车子。我在他的面前晃了晃一万元的钞票。

“刚刚走了一辆黄色的出租车。我想跟着它！”

“先生，我不想惹麻烦啊。”

“没关系，不会有麻烦的。坐那辆出租车的是个女孩子，她的父母拜托我跟着她的。”

“噢！”

司机加大了油门，看来说通了。我把一万元放在出租车收费的小托盘上。

在上“环八线”[\[1\]](#)之前如果追不到就不好办了，幸运的是那辆出租车因为信号停住了。确认了车号之后，我跟司机说：“就是那辆车。”

“追上之后怎么办？把她抓回去吗？”司机问我。

“不，要知道她的目的地。”

“哦，然后向她父母报告吗？”

“是啊，就这样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一定是宝贝女儿吧。”无论怎么说，司机似乎已经自有解释。

女孩乘坐的出租车从“环八线”南下。我坐的出租车紧随其后。车速不快，跟起来也不难。

“年轻女孩喜欢去涩谷，看来不是啊。”司机说。因为涩谷正好在相反方向。

前面的出租车左拐，进了中原街道。

“从这里直走就是五反田[\[2\]](#)了吧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的。听说最近五反田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。”

为了出去玩，有必要翻墙吗？如果这个时间去玩，父母不会有好脸色的。但看她逃出来的表情，没有去玩的从容，而是更急迫的事情，因此我才跟着她。

看见五反田车站了，但是，前面的出租车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过了车站之后，右转。

“啊呀啊呀，这次去品川方向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女孩乘坐的出租车进入了第一京滨 [\[3\]](#) 大道。我的车继续跟着，不久就看见了右侧的JR品川站，左侧有一排著名的酒店。

“啊，要去左边了。”司机说道。的确，前面的出租车开了侧灯。

“跟着他们。”

“但这样就要开到酒店里去了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爬上大斜坡之后就是酒店的正门玄关，前面的车就停在那里。在它后面一点儿的地方，我让司机停车。

“可能在等男人会合吧。”司机撕着出租车票说道。

“可能是吧。”我随声附和着。

女孩穿过旋转门进入酒店。稍迟一会儿，我跟着进去。

司机的推测可能是对的。如果是偷偷和男人见面，从大宅子里跳墙出来就不难理解了。如果这样，追到这个地方的我不就成了小丑了吗？不对不对，无论什么事，知道葛城家的秘密总不是损失。我又修正了自己的想法。

进去之后，左手是前台。长长的柜台，此时没有人。女孩按响了柜台上的铃。不一会儿，里面走出一位穿着灰色制服的酒店经理。

我从钱包里拿出一万元，靠近女孩的背后。

“真是非常抱歉，今天已经没有房间了。”酒店经理对女孩说。

看上去她急于要个房间。

女孩说：“无论什么房间都可以。”

她的声音很倦怠，听上去她的音质可以唱R&B。

“对不起，所有的房间都客满了。”中年酒店经理对小姑娘郑重地低头说道。之后他看到了我，“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”

“我想要两千元的零钱，能帮我换一下吗？需要五张就可以。”

“这是一万元，请稍等。”

经理走到里面。

女孩看都没看我，目不斜视地向玄关走去。这样一来，肯定就看丢了，我立刻离开了柜台。这时，我身后传来了叫声：“啊，先生！”

“谢谢，不用了！”

留下了呆呆的酒店经理，我也快步向玄关走去。

女孩横穿酒店的大堂向散步道走去。我怕她起疑，保持了一段距离跟着她。她似乎没注意到我。

散步道的尽头是酒店的出口。路的那边，是另外一家酒店。我知道她想做什么。

不出所料，她走进了旁边的酒店。这里的前台在一楼。这是一家商务人士喜欢住的酒店，半夜也还有人持续不断地进进出出。我找到一个能看到前台的地方，在那里瞪大眼睛观察她的行动。

她和酒店经理说了些什么，很快转身走了。看她那么不高兴的表情，可以知道刚刚有过怎样的一番对话了。

她走进一间有公用电话的房间——原来如此，我走了过去。

她正在那里拼命地翻电话簿，不用看也知道她在看什么分类。

“这个时间你这种打扮，我想你找哪里的酒店都不行。”

她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，用吃惊的表情看着我。

“没有预约的年轻女孩，说要一个人住酒店，酒店肯定会有戒心。酒店不想因为这样没有赚头的客人，卷入麻烦。”

她大概觉得被一个不怀好意的坏男人靠近，立刻合上电话簿，想要走。

“正在找今晚住的地方吧？葛城小姐。”

她猛地停下了脚步，好像机器人一样，发出格格格的声音慢慢转过头看着我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我从口袋里拿出名片。她对照着铅印的字和我的脸。

“赛博计划……”

“广告、制作、中介，什么都做。换句话说，是面向企业的便利

店。葛城先生的公司是我们最大的客户。这就是我的自我介绍，我想知道你的芳名。”

“没这义务。”她用指尖一弹，名片飘向地板。

“这么说来，我却有应尽的义务，”我捡起名片，“不能放跑潜入我大客户家的小偷。”

她睁大那双凤眼——虽说她很好胜，但这样更漂亮了。那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我。

“还是说……你不是潜入，而是偷偷跑出来的？无论哪个，总之——我不能不管。我还是和葛城先生联系一下吧……”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。

“不要！”

“那么，你自我介绍，”我对着她微微一笑，“搞清楚状况，我也不会随便说出去的。看情况，说不定会帮你解决今晚住宿的事情。”

女孩很迷惑——不，应该说是正在盘算的表情。她正依照我的性格推测着我的来历、可不可靠，还是要利用我，以得到一些好处？

她伸出右手，“给我刚才的名片。”

“请。”

拿了名片之后，她又伸出左手，“驾照。”

“驾照？”

“证明这张名片是你的。”

“噢，的确。”

别看她年纪小，好像高中生，没想到这么认真。我从钱包里拿出驾照。她用公用电话旁的圆珠笔和便笺，记下我的住址。

“很谨慎啊。”我拿回驾照时说。

“我爸爸说要最后关头才能告诉别人名字。”

“爸爸？”

“葛城胜俊。”

“啊……”我点头，“原来如此。但是，日星副社长的千金跳墙逃

跑，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和你没关系吧。”

“的确没关系，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了，却是事实。之后，如果你有什么意外，就是我的责任了。这是关系到公司生存的问题。”

“这我不管。”

看着她要走，我再次拿出手机，“我马上打电话。”

她一副不耐烦的表情回了头。

“不用管我，这就行了。你不听副社长千金的命令？”

“真遗憾，对我来说，副社长要比副社长千金重要！”我做出开始拨手机的样子。

“别打！”她想要抢我的手机，我却躲开了。

这时，一个中年的工薪族正好经过，他诧异地看着我们。

“不想在这里引人注目吧，找个地方慢慢说？”我提议道。

她又在思考了——确切地说，应该是又在开始盘算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点了点头表示同意。

我们进了酒店旁的咖啡店。这是一家要自己拿饮料到座位的自助式咖啡店。在转角桌前，我们并肩坐下。

我对她有两种利用方法。一种是，今晚将她送回葛城家。对葛城胜俊，这是一个占他上风的事情。保护了他的宝贝女儿，无论什么家伙也摆不出大架子吧。

另一个方法，就是听听她说什么。从大宅子里逃走，一定有什么秘密。她的秘密就是葛城家的秘密。这样一来，以后和葛城胜俊对决的时候，这会成为一个重要武器。

“你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的？”喝了一口咖啡后，她开口说话。

“在你家前面，目击了你跳墙。”

“为什么在我家前面？”

“也没什么理由，因为工作关系正好在那附近，就想去看看有名的葛城家。”

“我以为巷子里没人。”

“我离你有点儿距离。如果在太近的地方盯着宅子看，会被摄像头拍下来。”

“那之后，你就跟着我？为什么？有什么目的？”

“就好像警察问话一样，”我苦笑着啜了一口咖啡，“刚才我说了，葛城先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。从这个人家家里跳墙出来的人，调查是怎么回事儿理所当然了。”

“那为什么没有立刻和我说话呢？”

“你会希望我那么做吗？”

我这样一问，她陷入沉默。我又喝了一口咖啡。

“因为看上去可能有什么事，我想观察一下再说。没有特意想要跟到这个地方。”

“多管闲事。”

“我们的工作要没有这种精神就成不了事。那我要开始提问了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刚才不是说了嘛。”

“我只知道是副社长的千金。我想知道名字，总有叫你名字的时候吧。”

她透过玻璃窗看着外面的路，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树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树理，树木的树、理科的理。”

“哦，是树理小姐。葛城树理，不愧是葛城家的，听名字也不像是普通老百姓家的女孩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可是称赞呢！那么，让葛城树理不得不跳墙的——到底是什么事儿呢？”

她听了我的问题，轻轻叹了口气，美丽的肩轻轻地耸了一下。

“必须说吗？”

“要是不愿意不说也没关系。”我把手伸向装着手机的口袋。

“明白了。不说就要和我爸爸联系，是吧？”

“这是所谓大人的义务。你看怎么办？”

“让我想想。”树理双手托腮靠在桌上。她有着现今女孩子少有的白，皮肤好似陶器般光滑，一点瑕疵都没有。不仅是因为年轻，也下了工夫保养。

正当我认真地看着她美丽的侧脸时，她突然转向我，吓了我一跳，本能地将身体往后缩了一下。

“能再给我杯咖啡吗？你请客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我去送空杯子，又买了我和她的两杯咖啡。我回来的时候，树理正在抽喀斯特^[4]特柔女士烟。

“这么小就开始抽烟可不太好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那你的意思是年纪大抽烟就好？”

“我不抽烟。”

“为了健康？”

“不全是，主要是觉得浪费时间。吸一支烟大概要花三分钟，一天吸一盒的人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就有一小时只是用来吞云吐雾。也有人说一边抽烟一边工作，这是歪理。无论什么工作，都不可能一只手比两只手效率还高。”

树理冲着我的脸吐了一口烟，“用这样的想法生活，快乐吗？”

“不是快不快乐，我只是不喜欢做没用的事情而已.....你有结论了吗？”

树理把烟头的火小心地在烟灰缸里熄灭，开始喝第二杯咖啡。

“简单地说，我这是离家出走。”

“离家出走？”

“对。我讨厌在那个家里生活，所以逃出来。为了不被父母发现，跳墙出来。”

“我不相信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行李，不像离家出走。”她的行李只有一个小小的手袋。

“信不信随你，不要来烦我。”她从香烟盒里抽出第二根烟。

我叹了口气，看了看周围。要是被当成泡小女孩就不好了，而我想从她那里听的东西又像山一样多。

“知道了。我姑且相信你离家出走，但不能就这样坐视你逃走。能让我听听理由吗？只要真是情有可原，那今晚的事我就全当做没看到。”

树理又朝我吹了一口烟。

“我离家出走，为什么要得到你的允许？”

“这种状况嘛，我目击你离家出走只能说你不走运。我看，你就招了吧。”我招招手做出要她招供的动作。

她还夹着烟，嘴巴咬着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指甲。她的指甲和牙齿都保养得很好、很漂亮。

手指离开嘴唇的时候，她斜眼看着我。

“你是佐久间先生吧？”

“很荣幸你能记得我的名字。”我挖苦地回答。

“我跟你说了之后，你能保证不跟别人说吗？”

“我要视内容再决定是否做保证。”

“嗯。”她重新面向我，认真地盯着我，“你还挺诚实的嘛，看得出你很正直。”

“做那样的保证没意义吧？”

做保证很简单，但她不是因为我做了保证就能说出实情的女孩。

“你不能保证遵守承诺吧？”

“这话应该这么说，主要取决于对方说的话对我是否有利。若不是什么对我有利的話，我也不想被人看做多嘴的男人——尤其是对方还是我重要客户的千金小姐。”

树理歪了歪嘴，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不高兴了。

她继续抽着烟，我就这样一直看着她不停地吐出灰色烟雾。

“我啊，”树理终于开了口，“不是葛城家真正的女儿。”

“啊？”我正在凝视她的侧脸，她的话令我极其意外，“是这样啊？”

“不是真正的女儿这么说或许不准确……嗯，我是非婚生的女儿，这么说恰当些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这都让我十分吃惊。”

“你要是没信用就忘了吧，我也不想多说了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。”我装着安慰她，“你想想看，我吓一跳也不无道理啊。你话说到一半，我不打岔了，你接着说。”

树理轻轻地哼了一下，露出看不上我喜欢听八卦的表情。这种情形下，我也只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目光。

“你知道我爸爸再婚的事情吧？”

“我听说过。不过，再婚应该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吧。”

“正是二十年前，我爸爸同之前的夫人协议离婚。他和现在的夫人有一个女儿。”

“这个女儿听起来好像不是你？”

没人会把自己的母亲叫做“现在的夫人”吧，但是，她又说“之前的夫人”，那她也不是前妻的孩子。

“我呢，是之前情人的女儿。”

她说得太直接，我这边也很难很快应答。我只能吃惊地半张着嘴。

“也许之前的情人也不准确。可能是之前的之前的情人，也可能是更前的情人。那个人很多情。”她嘴角一笑。她说的“那个人”是她爸爸。

“你的意思是葛城在第一次婚姻中的情人吗？”

“嗯，是这样。离婚也有这方面的原因。之前的夫人也是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，即使是了不起的葛城家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”

听到树理的话，我意想不到地暗自欢喜——那个葛城胜俊私生活竟

如此失败。

“那么，你是情人的女儿，又怎么会在葛城家住呢？”

“理由很简单。我母亲死了，听说是白血病。很漂亮的一个，真是红颜薄命。”树理说的时候，似乎也没什么悲伤的情绪。

“你还能记得你母亲的事情吗？”

“只记得一点儿。”她摇了摇头，“也不大记得了，可能已经忘记了。只有看到照片时，才发现和自己记忆中的不一样。”

这需要我冷静的分析。

“你什么时候被葛城家认养的？”

“我八岁的时候。不过，我母亲死的时候，我只有三岁，之后，一直由外婆抚养。”

八岁的话，人格已经形成。可以想象被葛城收养时她的心情，我不禁对树理有点儿同情。

“八岁前，葛城为什么不收养你？”

“这……估计考虑到新夫人吧，毕竟有了正式的女儿。”

“反过来说，为什么那个时候想要收养你呢？”

“外婆病倒了，给谁抚养都是一件麻烦事。我爸爸认了我，与其让别人收养搞得风风雨雨，不如把亲生女儿带回家。”

树理在烟灰缸里压灭了香烟的火。

“之后你就一直住在家里？”

“只是形式嘛。”

“只是形式？”

“想想你也能明白。我已经八岁了。何况突然接纳别人的孩子，新夫人和自己的女儿都不会有什么好心情。这种事情爸爸也明白，所以一直把我放在寄宿学校，是在仙台的学校。”

“从小学开始？”

“从小学到高中都是。回家，也就是放假的时候。不过，我一点儿都不想回来。想一直待在学校。但学校的规定是，没有特殊情况必须回

家。我很讨厌暑假、寒假，还有春假，一直想要是没有假期多好。一般的孩子都是假期来临前很开心，假期结束时不断叹气。我正好相反。等着八月假期结束，等到心焦。”

树理看着窗外的路，一副寂寞与空虚并存的表情。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这样吧。

“那你现在是大学生？”

“嗯。大二。”

没有打听是哪里的大学。这是没关系的事情，还是问些有价值的。

“读大学就可以回东京了？”

“本想一直留在仙台。即使不是仙台，也想去东京以外的大学。但是，我爸爸说必须要回来。没办法，他一直在照顾我。”

“葛城先生让你回来？”

“嗯，我也大概能明白爸爸的想法。”

“这怎么说？”

“也就是说，他开始考虑将来的事情，尽快把我嫁给谁，因此要把我放在他身边吧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虽说是有些奇怪的话，但可以理解。

“所以无法忍耐现在的生活，想要逃走？这样才跳墙出来？”

“你能明白了？”

“能理解情况。但是，就这么讨厌吗？不能和家人好好相处？”

“也说不上不能好好相处，”她又要拿烟，但刚刚那根似乎是最后一支了。她把空烟盒揉了揉，“又不是灰姑娘，也没有那么明显地讨人厌。但总能感受到看不见的恶意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是外人。无论多少年，也无法融入这个家。那些人也不想接受我。要是没有我，他们是完美的家庭。一加上我，我就变成家庭剧的演员。无论说什么话、做什么事，都像不存在一样，感觉要窒息！”

她看着我问道：“你明白吗？”

“好像明白了。”我回答，“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？对于葛城家的人，似乎也没抱什么好态度吧。比如说新妈妈？”

“用心险恶的问题。”她叹了口气说，“想要我爱他们？他们一直无视我的存在。即使带着笑脸，也只是面具。”

形容得真是好，我很佩服她讲得很巧妙。

“那个女孩又怎么样？就是，对你而言的异母姐妹。”

“她啊……”树理闭了嘴，头稍稍倾斜，一副正在选择恰当词汇加以表达的表情，“非常讨厌。”

[1] 东京都311号环状八号线的简称。这条路是从东京都大田区羽田机场开始，经过世田谷区、杉并区、练马区、板桥区到达东京都北区的环状大干线。这条路一般被称做“环八线”或“环八大路”。

[2] 五反田位于东京都品川区北部，以日铁（JR）山手线、东急池上线、都营浅草线的五反田站为中心的地区统称。山手线将此地分为东五反田河西五反田。东口有美智子皇后的娘家，现在已经成为公园。西口有开了各种店的TOC大楼。

[3] 第一京滨指国道15号，这是一条从东京都中央区到神奈川县横滨市神奈川区的国道。

[4] 喀斯特Caster，日本著名香烟品牌。

我和树理在茅场町极地酒店登记入住的时候，已经过了零点。这是我的朋友来东京时常住的商务酒店，我独自在前台打了个招呼，办好手续，而树理则在楼梯的阴影里等着。

“我可不是支持你离家出走，因为你信任我，跟我说了很多，我才给你一些特殊照顾。”

进入房间之后，我把房间钥匙放在小桌上。这里有单人床、电视、桌子和冰箱。

“我先办了入住两晚，后天中午退房。”说着我看了一下表，更正道，“已经过了十二点，就应该是明天中午了。”

“为什么定了两晚？”

“先这么定。好好睡一晚，要是想回家了，随时都可以回去。只是回去的时候，记得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
“总之，你的意思是我要是不回家，就可以在这里待着？”

“今天太晚了，你还是先好好睡一觉吧。明天再说！”我向门口走去，忽然回过头，“你带钱了吗？”

她避开我的目光，睫毛忽闪了一下。

“没带钱还想住酒店啊？”

“有信用卡啊。”

“噢，是啊，你有副卡。”我从钱包里拿出两张一万元的钞票，“先放在这里，以备万一。”

“我不要，哪儿需要……”

“那就先放这儿，”我把钞票放在电视机上，用遥控器压着，“那明天见了。希望你能听话点儿。丑话说在前面，那个副卡，若是得到通

知，马上就不能用了。身上没有钱，你以后要怎么办呢？”

没等树理回答，我径自走近门，正要拧把手的时候，她突然在我身后说道：“早知道……拿点儿钱出来就好了。”

听到这，我又回过头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钱，拿点儿钱出来就好了。不拿钱，拿点儿值钱的东西也好，钻石什么的。这样的话，能暂时解决问题。”

“这就是冲动。也许到了明天，你就改主意了。反正看情况，我会和葛城先生联系的。”

“我绝不回家！”

“算了，你再好好想想吧。”

“我对那个家也有一点财产继承权吧？”

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，我有点儿吃惊，耸耸肩看着她。

“应该有吧。但是为了这个，你得继续当那家的女儿才行。”

“要是离家出走就不行了吗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现在考虑这种问题没意义吧。继承财产是在葛城先生去世之后的事，怎么也要几十年吧。”

“我听说有在死前继承财产的方法……”

“你说的是生前赠与吧。这也不是没有，不过，这要葛城先生本人来决定。我不知道你打算怎么提要求。不管怎样，你不回家，一切都不可能。”

她好像想到自己身无分文，才突然意识到失去的部分有多大。离家出走了还在思考家族财产的问题，这还真是葛城家的作风。

我打开了门，“再见，晚安。”

“等一下。”

我将门稍稍打开，回过头来望着她。

“又怎么了？”

“能听听我的请求吗？”她微低着头，做出和长辈说话的样子，这是之前我从没见过的表情。

“那要看是什么样的事情。”

“也不是太难的事情。先给我家打电话，然后说你和我在一起就好了。”

“这样就行了？”

“之后，帮我拿一些钱。我以后不打算回家了，要拿到可以保证今后生活的钱。”

我再次关上了门，这样的话要是让外人听到了可麻烦了。我看着树理的脸，认定她一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，我不禁摊开双手问道：

“你是认真的？还是和我开玩笑？”

“要是我自己打电话，一定会被叫回家的。”

“我打电话不也是一样嘛！有闲心打这种无聊的电话的话，倒不如快把我女儿带回来——之前不是说过，葛城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大客户，我让你住酒店已经是背叛行为啦！”

“你说我根本不想回家不就行了？”

“这种事情行不通吧。搞不好，我会被当成绑匪起诉的。”

“那我们就把这当做绑架吧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打匿名电话，说想要女儿回家的话就准备一千万。”

我弯下腰，极其专注地盯着她的脸，“你是认真的吗？”

“反正我不回家，也需要钱。为了这个，可以做点儿什么吧！”

“好，那我明白了。”我轻轻举起双手，点了点头。

“你最好去冲个凉，我看你大脑过热了。”

树理还想说什么，我视若无睹地走了。

从酒店到我的公寓只要步行十分钟。走在夜晚的街道上，我始终都在回想和树理之间的对话。傍晚时喝了不少酒，这时却一丝醉意也没有，应该和她说的话有关系吧。

真是惊讶，葛城胜俊家里竟有这样复杂的事，虽然我还没想好怎么好好利用这件事情，但知道总不是坏事，也许将来会有用到的时候。几

小时前低落的心情，现在全都放晴了。

第二天，一上班就被小塚叫过去。在社长办公室里，小塚正在和杉本智也谈着话。杉本主要负责演唱会等与音乐相关的工作。他小我一岁，却也表现不凡。我想日星汽车工作的后续会由他来负责。

“昨天的事，我正在和杉本说。”看到我之后，小塚开口说道。

杉本可能觉得和我对视有点儿不自然，他把目光落在社长的办公桌上。

“是说接手工作的事情吗？”

“不是，没这个必要。反正要重起炉灶，不这样客户也不答应。”

葛城胜俊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
“你跟你的团队说过汽车主题公园的项目搁浅了吗？”

“还没，正要说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小塚露出一副深思的表情。

“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“嗯，昨晚我考虑了很多，从现在开始组建新团队有些困难，有部分替换的可能，全体更换……从实际上来说，是没办法的。”

我已经明白他想说的内容了。

“您的意思是想保留团队，只是换掉团队的领导者，对吧？”

“就是这个意思。总之，时间紧迫，日星也接受这样的安排。”

这句话说得真好，我顺势点头同意。

“另外，今天下午，有和日星的见面活动。到时候希望你出席。”

“我吗？这又是为什么？”我故作笑容，“对他们来说，我已经没用了。”

“不要强词夺理了，对方希望能够认真说明情况，介绍完杉本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”

新总管上任的场合需要前任出席吗？迄今为止，我不记得自己曾受到过这样的屈辱。

我忽然想起树理的脸，同时也想起了一些事情……

“反正葛城先生也不会来吧。”

“不，应该能见到。”

“会吗？”我歪着头看着小塚，“我估计他来不了。”

“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刚刚确认过，葛城副社长也会出席，对方说得很确定。”

“是刚才吗？”

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”

女儿离家出走，还有心思参加这种会见吗？难道说葛城胜俊还完全不知道树理失踪的事情？这不可能吧——要是被人发现她离家出走的话，首先应该通知父亲大人吧？

“知道了，我会出席的。我要好好儿拜见一下葛城先生。”

“别惹事儿。你就一直保持沉默好了。”小塚的手指在我的胸口像钉子一样戳了一下。

日星汽车的东京总公司在新宿。办理好一堆复杂的手续后，我们被带到了会议室。对方已经在里面等着了。

胖胖的宣传部长，把这次计划重新修订的情况进行了说明。与昨日小塚说的话相比，他的话更温和些，但贬低我想法的部分却一点儿都没改变。

葛城胜俊没有在场。说是会晚些到，应该是不来了吧？也许他现在正在报警，提出找人。

宣传部长的话题开始转向今后开展的项目。理念、需求、IT——这些有点儿经验的广告人羞于谈起的词他统统抛出来了，我觉得很无聊。杉本也被介绍给大家了，我计划着这一环节结束后就回去。

正当我要打哈欠时，有人没有敲门就推开了门。一个身着黑色西装、肩背宽厚的男人走了进来。宣传部长的话被打断了。

男人用锐利的目光扫了一圈之后，向上座走去。

他就是葛城胜俊？

“怎么啦？为什么不继续说了？”葛城用不屑的表情看着宣传部长。

部长惶恐地继续开口讲，但好像自己也忘记讲到哪里了，露出一副狼狈的样子。也许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威吓的压力。

我小声向邻座的小塚询问：“那就是葛城胜俊吧？”

小塚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宣传部长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步调，又开始了无聊的讲解。我根本听不进去，用眼角观察着那个根本无视我实力的副社长。葛城胜俊好像也不太在意宣传部长的讲解，不知是因为他讲的实在空无一物，还是因为其他的理由——是不是因为女儿失踪了，这点我无从判断。

宣传部长讲完之后，日星汽车公司另一个人站了起来，这时，葛城胜俊举起了手。在众人的注目中，他就那么坐着讲了起来：

“我知道这次计划的变更给大家带来了麻烦，但是，希望你们能够理解，我们不是想要简单地搞个庆典，我们需要革命性的创新，听天由命地赌一把可不行。我们应该做的始终是名为‘商业行为’的游戏，这需要细致的计划和大胆的行动力。既然是游戏，我们必须赢。因为只是游戏就不重视，那就对不起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以命相博的游戏多到数不清，请把这个当做其中一个来对待。我在这个游戏中还是有些自信的，所以我决定重新做游戏计划——这就是我要说的话。”

这根本就是把我们当做他游戏的棋子，只要按照他说的去做就好了。不对，实际上他想说的只有这些吗？虽说是温和平稳的语调，但整个房间的空气似乎都被这种魄力震动了。所有人的姿势和几分钟前相比，似乎更僵硬了。

结果直到会议结束，我都一直坐在那里。这段时间，我继续密切地观察着葛城胜俊，根本感觉不到他心不在焉。尽管对于自己的下级和小塚讲的内容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，但眼神中始终有那种锐利的光芒——他到底不是泛泛之辈。

我的内心因为屈辱感和斗志纠结着。这是游戏吗？原来如此，若是游戏就好了。他以达人自居，要是把这当成一场游戏就太好了，对此我

也很有自信。谁是真正的达人还不清楚呢，怎么可以没分胜负就把别人赶下场呢？葛城胜俊，同我决胜负吧——我心中默念。只是他看起来完全不动声色。

会议结束后，小塚到他身边打招呼。寒暄之后，小塚接着想要向我介绍我。但葛城却根本没有打算认识我的意思，他有些疲惫地挥了挥手，转过身对我们说：

“多余的事情就算了。介绍局外人也没用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我和小塚简直连话都没办法回，只能默默地目送大企业的副社长离席而去。看得出，周围的人都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。

小塚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咬紧牙根，承受着这样的屈辱，愤怒之极。

当晚，我在赤坂的意大利餐厅，和一个叫做真纪的女孩一起吃饭。真纪是刚出道的模特儿。说起来，她的模特儿工作屈指可数，她也就是个庆典活动时的临时女郎或迎宾女郎。我知道她为了生计，一个星期也会去俱乐部工作几次。此前，我一次都没有主动联系过她，通常都是她给我打电话，因此也说不上是我迷恋她。我对她来说，应该是个重要的关系客吧。

今晚，我却主动给她打了电话。只是因为我心情不爽，不想回家。吃过饭之后，想着去哪里喝酒，聊天中我再看究竟怎么泡她。虽然发生肉体关系多少有点儿麻烦，但今晚抱着她过夜还是比较实在吧。

鱼端上来的时候，已经喝掉了一瓶白葡萄酒，我又要了一瓶。肉上来的时候，再要红葡萄酒就好了。

“喝得很快噢。”真纪笨拙地用叉子把菜放入口中。减肥中的她特意增加咀嚼的次数。看着她这副样子，让人有点儿不能忍受，不过，倒没太多地影响我心情。

“大概是因为高兴，而且我一紧张就觉得口渴吧。”我给她倒酒。

“为什么高兴？”

“因为能和你见面，这样突然约你，我以为一定会被拒绝呢。”

“哪里哦，你嘴好甜啊。”她一副笑翻天的样子。

“像这样直接说开了，一定不会被当成是认真的。在日本，要取悦女性还真是很难。实际上，我的确有点儿紧张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。”

“哦？”她歪着头听着。

“一是，我很久没和女性这样吃饭了。还有就是，迄今为止，我都没和你主动联系过，怕打破了惯例。”

“这么说还真是如此。今天又是为什么？心情不好？”

“这也是没办法的约会方法，之前我也好几次想要约你。可是总是没勇气打电话，不知今晚怎么就有勇气了。”

撒谎很容易嘛——

“工作上遇到什么事情了吗？”真纪看着我。

“没什么。”我举起杯子。我没什么心情跟她说整个事件的内容，她可不是扮演这个角色的人。

享受着美味的佳肴和葡萄酒，我给了真纪几条她感兴趣的信息。在这当中讲几则轶事，点缀几个小玩笑。我早就知道年轻女孩子光听对方讲话不会满足的，之后要给她们当听众。她的话幼稚得根本没什么内容，再加上结构很松散，让人不免想要打瞌睡，辛苦得无聊。我忍着不打哈欠，用一副从未听过那么有趣的话的表情附和着。我在想，她可能觉得自己今晚比较会说话。

男女关系也是游戏吧，若是游戏对手不强也很无趣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今晚这个对手就太不像样了。我看着真纪快乐的脸，心想我要是邀请另一个女孩就好了。那个OL，首先会对突然而来的邀请充满戒备，为了解除她的戒备我要大费周章。选择吃饭时的话题也不会太简单——跟女人约会，还是用点儿心思、集中精神比较好。

这么说，我对女人们所要的不仅仅是她们的身体，而是高度刺激的游戏感觉，做爱应该是赢了之后的褒奖。

不仅是恋爱，我对所有的事情都这样，把它们看成是一场游戏，能

够有玩赢了快乐。运动自然不必说，学习也如此。成绩的优劣也是游戏的胜负。大学入学考试更是最大的胜负。如果在这场游戏中获得胜利的高分，那么在人生游戏中也能过关斩将。抱着这样的信念，我参加了入学考试，顺利地进入了理想的大学。找工作也是如此，尽我所能，进了想去的公司。我想这都是因为我计划得好。

迄今为止的人生中，在游戏中我几乎没有失败过。不用等到葛城胜俊来说，工作对我来说也是游戏之一，这次的日星汽车活动也是如此。而且，汽车主题公园的策划，我坚信一定会大获成功的，直到现在也如此确信。

他说他对商业游戏有些自信？

要是这样，就和我来比拼胜负吧。到底谁是真正的达人，现在还难分伯仲吧。

但我要怎么做呢？对方根本没给我对抗的机会。很遗憾，我也没有办法让他对我进行挑战。

“怎么了？”真纪用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我。因为我在想自己的事，根本没有听她讲什么。

“没什么。可能有点儿喝多了。”我笑着开始吃甜点冰沙。

离开饭店后，我问她是不是想去什么地方再去喝一杯，真纪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我叫了出租车。

“这我就放心了。佐久间先生心情很好。”出租车开动后，真纪开心地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嗯，这个……”她斟酌着沉默一会儿，然后说，“我很担心你是不是心情很低落。要是心情低落，脾气也会不好……”

“你这样说很奇怪。我为什么要心情低落、脾气差？”

我这么一说，她立刻翻翻白眼看着我：

“今天白天，我和淳子通过电话。上野淳子，你认识吧？”

“当然知道啊。”

上野淳子是我的同事，也是因为她们，我和真纪才相识。她们好像是高中同学。

“她跟你说了什么吗？”

“是啊，聊天的时候提起你，她说你现在也许很blue吧。”

“Blue？”

“她说你原本负责很重要的工作，突然被换掉了……”

“她这么和你说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。佐久间骏介被从日星汽车的活动中除名，现在全社都知道了，肯定到处都是流言。当中一定有觉得很痛快的人——因为工作被我痛骂、换掉的人着实不少。

“淳子说了，他们不用佐久间真是愚蠢。世上没有人可以像你这样，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完美。”

“被她这样说，我觉得很光荣。”

其实，被上野淳子这样说，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高兴，反而感到被人同情的屈辱。

“这不是恭维。她说除了犯罪以外，没有人能赢得了你。”

“嗯？”

她的话不经意间似乎触动了我内心的某个想法。那种感觉好像突然想起自己忘了什么东西，然后总算想起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我脑海里猛地浮现出一个想法。

“对不起，请停一下。”我对司机说，“我在这里下。”

坐在我旁边的真纪立刻睁大了眼睛，“怎么啦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突然想起有件急事没办。我改天一定郑重向你道歉！”

我从钱包里取出两张一万日元，强塞给她，然后下了车。再次发动的出租车里，真纪呆呆地看着我。

我又叫了一辆出租车。坐进去的时候，我告诉司机：“去茅场町。”

我在茅场町极地酒店门口下了车，进了正面的玄关，没有经过前

台，直奔电梯。

敲了敲房间的门，没人应答。我又敲了一次，还是没有应答。我正暗自猜想难道她没和我说一下就已经退房的时候，门突然开了。门缝中，我看到了树理的脸。

“你呀。”

“你一个人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她点点头，先把门关上，然后开了门链，再把门打开。

进去一看，电视机开着，正在播放介绍最新金曲的节目。看来树理刚刚一直躺在床上看电视，床上放着吃了一半的零食和点心。床头柜上放着烟灰缸和果汁瓶。

“没正经吃饭吗？”

“刚去了餐厅。”

“吃了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连这种事情也要问？”

“我关心你的身体。要是吃的东西没营养就不好啦！”

“哼！”她看着我，一屁股坐在床上，“把最重要的客户的女儿送回家时候，要是发现瘦了，就不会给人什么好印象了吧。”

依然没变，还是那个说话让人讨厌的小姐，令人想要挫挫她的锐气。

我拉过椅子坐下，随手拿起遥控器，关了电视。

“现在，想要回家了吗？”

“我说过不回去了。真啰嗦！”

“我只是想确认一下，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”

“重要的事情？”她皱了皱眉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等会儿解释。我只想再确认一件事，你昨晚说，想让我拿钱，拿到你应该继承的那份钱——那个是开玩笑的吧？”

“那种事情不能开玩笑吧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不是为了要知道家人

多爱我而离家出走的。”

“那你是认真的了？”我盯着她。

“认真的。你想让我说多少遍啊！”她很生气地说。

“那就好。”

我坐在椅子上，打开旁边的冰箱，拿了一罐百威啤酒，拉开上面的拉环，飞出的酒沫沾湿了我的手指。

喝了一口，我把罐子放在桌上，又看了树理一眼。她似乎有些不高兴。

是下决心的时候了。听了我的建议，她会有怎样的反应？如果被拒绝，这个游戏就瞬间结束了。她会跟她父亲说，佐久间骏介是一个脑子多么奇怪的男人。她父亲会告诉小塚，马上把这样的男人辞掉。小塚肯定不会违背葛城胜俊的意思，我就会被公司驱逐。

不过，以我现在的状态，赖在赛博也很悲惨。不如决一胜负。

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常玩的电玩。在侵略者游戏不流行之后，有很多新游戏纷纷登场。一有新游戏，我一定会去游戏中心。以彩色的画面为背景，是机器向我挑战。

INSERT COIN（投入硬币）——就是这个时刻！

“我们来玩个游戏吧！”我突然开口说。

“游戏？”树理的目光充满了疑问。

“帮你完成愿望的游戏。你可以从葛城家拿到你应得的钱，同时给我报酬。”

“你想要干什么？”

“哦？这真是个令我意外的回答。说起来，这还是你提出来的。”我又一次拿起啤酒罐，大大地喝了一口，然后看着她，“绑架游戏！”

一进屋，树理在脱鞋之前吸了吸鼻子。

“有怪味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没有。我以为会有男人的臭味，没想到这么好闻，是薄荷的味道吧？”

“是芳香剂的味道吧？我也不喜欢房间里有怪味，即使是自己的味道。”

我的公寓是一室一厅带厨房的。树理在厅里的双人沙发上坐下，环视着室内，“没想到还挺干净的。”

“每周清扫一次。”

“哦，看不出。”

“养成习惯就好了。不要增加太多重要东西，没用的东西统统丢掉。这样打扫起来也不会太麻烦，一般三十分钟就足够了。每周有一万零八十分钟，努力三十分钟，可以让剩下的一万多分钟过得很舒服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不努力三十分钟，就要过一万分钟不舒服的时光。”

在我说话时，树理明显露出讨厌的神情。

“你想喝点什么？”

“来杯咖啡吧？”

她没回答，眼睛盯着酒柜里的酒。

“喝酒吧。”

真是任性的小姑娘。但是，今晚我要顺着她。

“OK。啤酒、苏格兰威士忌、波本威士忌、白兰地、日本酒，”我数着手指说，“要哪个？”

树理跷着脚，双手抱胸，“我想喝唐培里依 [\[1\]](#) 香槟，粉色的那种。”

真想揍她，但我只能忍着。

“平时会有两三瓶冷藏着，碰巧昨晚喝完了最后一瓶。还有葡萄酒，能凑合一下吗？”

树理无奈地叹了口气，“真没办法啊，那就来红的吧。”

望着伸懒腰摆出大人样儿的女孩，我心想算了，一定要让她有好心情。

“遵命。”

别人送的意大利红酒一直放在酒柜的角落里。我用螺旋式的开瓶器拔出了橡木塞。

树理喝着酒，在嘴里细细品味了一阵子。我想她会说年份还不够之类的话吧。

然而，她却露出满足的表情说道：“嗯，好喝。”

“这就好。你对葡萄酒很有研究吗？”

“不。”她很痛快地否定了，“我喝起来觉得好就是好。记品牌太麻烦了！”

“但你知道唐培里依。”

“香槟我就知道这一种。我爸爸总说，只有唐培里依才称得上是香槟。”

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葛城胜俊那张令我厌恶的脸。

“香槟 [\[2\]](#) 地区生产的发泡型葡萄酒叫做香槟，但不都是唐培里依吧。”

树理马上摇头。

“香槟酒是依照香槟地区奥维利修道院传下来的秘方制成的，之后传到整个地区。发现这个秘方的是修道院酒窖管理员唐培里依。这么说来，‘唐培里依’才是真正的香槟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。”我继续向杯子里倒着便宜的葡萄酒，“长见识了。”

真是不爽——葛城胜俊也是这样一边炫耀着自己的学识，一边喝香槟的吧。

“对了，我还想继续刚才的话题。”

“游戏的事情吗？”树理的表情立刻紧张起来了。

“当然。我想再次确认，你是不是真想这么做？”

“不是的话，我会跟你来这里吗？”

“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到底玩不玩绑架游戏？犹豫的话，也请告诉我，我会根据情况，给你时间考虑。”

不过，她不耐烦地摇摇头，“我不是开玩笑而离家出走的。我恨葛城家！我要玩这个游戏！”

“这就好。那我们举行游戏开始前的结盟仪式吧。”我倒满了两人的酒杯，并举起了自己的酒杯，“为了游戏的胜利！”

树理也举起了杯，和我干杯。

我没有想出什么作战计划，一切从此时开始。然而，我已经很久没这么兴奋了，终于遇到了有挑战的游戏。

“我必须确认几件事情，”我竖起食指说，“首先，离家出走的事情没有和其他人谈起吧。比如给朋友打电话什么的？”

树理马上摇头，“没必要做这种事吧，要是他们给家里打电话，不就麻烦了？”

“那就好。另外，请告诉我从昨天开始到今天的所有活动。对了，你去过餐馆吧？是哪里的餐馆？”

“为什么要了解这些？”

“我要掌握和你接触过的人，万一有人记住你的模样就麻烦了。”

“这种事情没什么了不得的吧。”

“听清楚了，犯罪者为什么会被警察抓住？因为他们毫不在意自己的行踪。在什么地方留下过什么样的踪迹，自己都没有察觉，这样就无法了解警方会采取什么行动。”

“那你觉得餐馆的服务员会记得我吗？他们每天都和那么多客人打交道。我去的时候，大概有几十个客人在。我们可以打赌，服务员才不会那么仔细地看客人的脸呢！”

树理叹了口气。

“从酒店出来，右转直行有家丹尼斯。在那里吃的海鲜焗饭和沙拉，喝了咖啡。”

我拿过电话机旁边的便笺和圆珠笔，记下丹尼斯、海鲜焗饭、沙拉和咖啡。

“你坐的是吧台座位吗？”

“我坐的是窗边的桌子，吸烟区比较空。”

“在那里，你没做什么让人留下印象的事情吧？”

“我可没想那么做。”

“没有一直盯着你看的客人吧？”

“为什么要看我啊？”

“你是个大美女啊，应该有想要你电话号码的男人吧。”我盯着树理那张标致的脸说道。

她不耐烦地扭过脸去，“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吧，我没注意。在那种场合，应该尽量避免和陌生人接触吧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“从餐馆出来之后呢？”

“去了便利店，买了点心和果汁。”

就是床上散落的那些东西。

“哪里的便利店？”

“餐馆对面那家。”

那家店我很熟。因为那里卖酒，我曾在半夜去买过啤酒。

“只买了点心和果汁，没有和店员说话吧。”

“店员感觉是个刚上岗的大叔，他很紧张，尽力不打错小票。”

“去过便利店后就直接回酒店了吧？”我继续问，“和酒店的人打过招呼吗？”

“这个，”她歪着头说，“回酒店的时候，经过了前台，也许有人看到我了。我可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没关系。”

我把目光落在眼前的便笺上，见过树理的可能有餐馆的女服务员、便利店店员和极地酒店的工作人员。但要是我相信她的话，在这当中，似乎谁也没有对她留下特别的印象。

“问题是公开搜索的时候，你的照片会在东京到处发放，现在说的这些人当中，可能会有人想起见过你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

“我想，犯罪计划之所以露出破绽，往往就是因为发生了‘怎么可能’的事情，让人不安心啊。”

“那要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们不要让你的照片公开。虽然有点儿俗，但要向对方说那样的台词了。”

“台词？”

“就是绑架电视剧中常听到的台词嘛。我想就是类似‘要是报警，孩子就没命了’之类的，陈腐又可耻的那种话。”

“啊.....不过，那不是都一定要说的吗？”

我放下便笺，把剩下的红酒倒进杯子里，在沙发上跷起脚。

“无论我们说了什么，你父亲都会转告警方，他一定是这样的人。所以呢，要受害人不能让警方知道的话，根本就没意义。要是发狠的话，应该说让他割爱！”

树理沉默着。她也知道葛城胜俊不是一个会被绑匪的言语要挟的人。

“只是，不用说这样的狠话，我想警察也不至于立刻就把绑架事件公布出来，这么说只是为了慎重起见。与这个相比，另一个必须考虑的事情就是事件结束之后怎么办。你会被平安释放，但之后随意在媒体现身可不好。理由就是刚刚我说的，昨天到今天，可能有谁看到了你。”

她突然睁大了眼睛看着我，“你已经在考虑这件事结束之后的事了？”

“当然。要是不想象一下最后的结果，又怎么能制定面面俱到的计

划呢？”

“那个最后的结果，是我们胜利的意思吗？”

“这自然不必说，无论何时，我只会描绘胜利——这是我的个性！”我又开始喝酒，细品红酒的苦涩。

“如果计划顺利的话，我想去国外。所以，我不想在媒体露面，也不打算接受采访。”

“要能这样最好，但完全封锁媒体很难。不过，媒体应该能接受不发照片的要求。”

“嗯，就这么办。”很难得树理干脆地点头同意。

“这样我们就解决了离家出走后的目击者问题。”我再次拿起便笺和圆珠笔，“能说说离家出走前的事情吗？这也很重要。”

“离家出走前的事情？”

“昨晚，我只看到你离家出走。告诉我你此前在哪里、做过什么，尽量把昨天一天的活动都详细说一下。”

“这也有什么意义吗？”

“你想我会问没意义的话吗？”我又拿着圆珠笔敲了两下便笺纸，“注意听着，要是变成绑架案，警方首先会搞清你何时、怎样被绑架的。因为根据这些线索，很有可能勾画出绑匪像。要是谁都没有机会绑架你，那么警察就会怀疑这是不是假绑架。”

树理没有表情，不过，我想她理解了我所说的内容。

“昨天没见什么人呢。”

“别用这么模模糊糊的说法，这毫无用处。”

她生气地瞪着我，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样吧，我这样问好了，你最后见的人是谁？”

“这个吗……”她歪着头思考着，“千春吧……”

“千春是谁？”

“我爸爸后妻的孩子。”

“哦，同父异母的妹妹吧。叫千春？怎么写？”

“数字的千加上春夏的春，”她哼了一声，“俗气的名字。”

“我倒不觉得。你们什么时候见到的，在家里，是吧？”

“吃完晚饭后，八点左右吧。我在浴室，千春进来了……我们也没怎么说话。”

“在那之后呢？”

“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，和往常一样，一直一个人看到深夜。”

“真的没见过什么人吗？这非常重要，好好想想。”

树理厌烦地摇了摇头。

“吃完饭，就回各自的房间了，晚上大家都几乎不见面。千春经常在外面住，父母应该不知道吧，因为只要在大家吃早饭前回家就行。”

那么大的房子里就住四个人，这种事情也是有可能的。

“那么，晚饭应该是和妈妈，还有千春三个人一起吃的？”

那个时候葛城胜俊应该在和小塚吃饭，一边吃着高级料理，一边命令将佐久间骏介这样无能的男人从项目中除名吧。

“晚饭时就我一个人。”

“你一个人？为什么？”

“她们两个人好像都出门了，这是常有的事。对我来说，倒是很轻松呢。”

“那你自己做的饭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？崎太太给做的饭。啊，对了，吃晚饭的时候，崎太太坐在我旁边。”

“崎太太？她是谁？”

“帮佣。特意从大崎带来的呢。”

原来是葛城家的佣人。

“那她的工作时间呢？”

“具体的我不知道，一般她都是下午来。负责打扫、洗衣服、买东西和做晚饭。回去的时间，每天都不一样，一般是在晚饭前回去。但昨天我吃饭的时候，她还在厨房里收拾。”

“你吃完之后，她就回去了吧。”

“应该是这样。”

“吃饭的时候，说了什么？”

“还是说了些什么的。两个人在一起，也不能一直沉默着不说话。”

“说什么话了呢？有没有顺嘴说出想要离家出走的话呢？”

“没有可能说那种话吧。那个时候，我还没想到要离家出走呢。”

“也是。”我在记事簿上把千春的名字画了个圈，“昨天，听说你从葛城家离家出走的事情，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理由让你如此冲动。现在听下来，好像晚饭后你和千春说的话是问题所在……那时发生什么事了吧？”

树理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，她噤起了嘴。

“她说我用了她的面霜。”

“面霜？”

“保养用的面霜……我只不过用了一点点。”

我点点头，“因为这个吵起来了？”

“才不是呢！我不和她吵架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一般会主动道歉。这是常有的事，我都习惯了。但是昨天，千春有点儿太烦人了，没完没了地抱怨。”

“你就脑袋一热，离家出走了？”

“回到房间之后，我越来越觉得委屈，觉得自己太惨了。在这个家里，一秒钟都不想再待下去了……”

怎么跟小学生一样？我这样想着，但没说出口。

我边看着记录边在脑海里整理着头绪。根据她的话，我认为这过程没有矛盾。

“千春常常在外面住，那你呢？像昨天离家，你是不是也总是这样出去玩？”

“也不是没有，但没有千春那样频繁。我也有享受青春的权利啊。”

“青春啊。”

不知为何，这样的词从三十多岁的男人嘴里说出来会令我感觉自己像个老头儿，但从年轻女孩嘴里说出来，听上去却特别新鲜。

“以前你也像昨晚那样翻墙？”

“一般多从便门出去，但昨天一定要避开摄像头，所以翻墙。要是从便门出去，摄像机有时候会拍到的。”

“晚上跑出去玩也很辛苦嘛。你在外面住过吗？”

“也有过几次。”她耸了耸肩，好像回想着当时的情况。

“一直忘了问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你有男朋友吗？”

“现在还是单身。听说是葛城家的女儿，大家都敬而远之。”

“最近的学生胆子都不小呢，应该有追求豪门千金的野心啊。那一起玩的都是女朋友喽？”

“嗯，是的。都是大学同学。”

“出去玩的时候，都会事先联系吧？”

“对啊。不过，也有突然出去的时候。我常去的有几家店，要是去那里，总会有一两个熟人在。”

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说有自己常去的店，这感觉有点儿傲慢。但这也说明，她证明了自己曾经在夜里偷偷跑出去玩。

“那么，”我又看了看她的包，“你带手机了吗？”

“没带。太麻烦了。”

“麻烦？”

“要是他们意识到我不见了，一定会给我打手机，不接听，它就一直响，很麻烦。要是关机带着它的话，也没什么意义。想打电话的时候，就打公用电话好了。”

“我喜欢你这种合理的思考方式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这不是客套，“但是，这其中有个问题，你没带手机就出门，这一定让警方起疑。”

“他们会认为不过是忘了带而已吧。”

“年轻女孩出去玩的时候，会不带手机吗？这简直跟忘带钱包一样怪，警方一定觉得不自然。这一点怎么解决呢？”

“太着急，忘记了。”

“为什么着急？和谁约好了吗？”

“赶不上末班电车之类的。”

我不屑地笑了。

“你在家门口叫出租车，亏你说得出这种想法……不过，来不及——这种想法倒不错。”我用圆珠笔又敲了敲写满各种信息的便笺纸，“你说有几家常去的店，这当中有十二点左右关门的吗？”

树理轻轻咬着拇指的指甲，想了想，开口说道：“涩谷的‘Doubt’好像是。”

“OK，我们就设定你是去那里了。你和千春因为面霜的事情吵了几句，所以心情很乱，为了平和心情，你去了‘Doubt’。怕这家店关门，匆匆忙忙地忘了带手机。这样一来，你这么说就不会不自然了。”

“这样不错。”她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“接下来是，绑匪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绑架了你？”

这是个大问题。这个地点要是搞得不好，整个计划就没用了。

我开始在脑海中假设自己是绑匪，想要绑架葛城家的女儿，在哪里埋伏，如何避开他人视线带走她。

“只有一个地方有机会。你跑出家之后，到大马路上打车。实施绑架的话，应该是你到达大路前的这条巷子里。这条巷子很暗，这个时间又没有行人——只能是这里了。快得你连大叫的时间都没有，一瞬间就被拉走了。”

我轻轻闭上眼睛，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。田园调布的高级住宅区里，一个人走夜路的树理。绑匪开车从后面靠近她，慢慢地，就要超过她的时候突然停车。打开后门，男人快速下车。

“绑匪最少两个人。”我闭着眼睛继续说，“一个人开车，另一个人坐在后座上等着合适的时机。这个男人从车上下来的时候，用手绢捂住了突然吓呆了的你的嘴。手绢上浸满三氯甲烷……三氯甲烷太过时了，乙醚比较好，吸入麻醉都用乙醚。绑匪有医学知识，因此用惯了。”

“什么都可以吧，反正警方不会调查这种东西。”

我睁开眼睛，对她做了个苦脸。

“这可和我塑造的犯罪形象有关。在想明白犯罪行为的同时，还要创造绑匪的个性。”

“有必要做到这个份上吗？”树理一副把我当笨蛋的样子。

“假绑架之所以被识破，就是因为绑匪没有事先将真正的绑架计划好好想一遍。结果只是做些让人觉得不过是大话的行动，露出破绽。为此我才要刨根问底地问你离家之前的所有行为。”

我说的话也不知道她明白了多少，树理只是沉默着耸了耸肩。

我继续说下去：“用乙醚将你迷倒，然后绑匪马上开车逃走。目的地是事前计划好的隐蔽住处，那里有充足的食物，还有生活必需品。电话、电脑，也有电视。你被监禁起来，而且是好几天。”

“那个隐蔽的地方在哪里？”

“这是重要的问题。不能太轻率就确定，必须塑造绑匪的性格，他们会把隐蔽的藏身地方设置在哪里？”

“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塑造一个酷酷的个性吧。”树理似乎来了兴致。

“没必要就不用。比如绑匪的特征是谨慎细致，做事迅速果断——类似这样的个性。”

“喔，是这样啊。”

“你想想看，从绑架的手段来看，绑匪是在某种情况下，偶然知道葛城家的女儿要离家出走的，便一直窥探，寻找机会。倘若不够谨慎细心，根本做不了这种事。同时，机会来的时候，也不能错过，这也需要当机立断的能力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轻轻点头的树理，用尊敬的眼神看着我，“我问个问题好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是被监禁在一个隐蔽的房子里？”

“还没决定是监禁还是软禁。怎么了？”

“嗯，”她舔了舔嘴唇问道，“我在那里被强奸了吗？”

[\[1\]](#) 唐培里侬（Dom Pérignon），拥有“香槟之父”美誉的世界顶级香槟品牌。创建于1668年，开创了香槟世界的传奇。

[\[2\]](#) 法国东北部地区城市名。

葛城胜俊先生：

令爱在我们手里。你要是想让她平安回家的话，请按我们的要求做。首先准备 一亿现金。

不用说您也知道，不能联络包括警方在内的第三方。如不遵守这个约定，交易立刻停止。

另外，现时并未对令爱进行肉体上的一丝伤害，我们会根据你们的态度，考虑是否超越绅士行为的界限。早下判断对我们双方都好。

把椅子扭了一半过来，我面对着树理。

“好了，赎金要多少呢？”

她看过电脑屏幕之后，坐在床上。

“看这文字，肯定要一亿日元以上吧？”

我笑了。

“当然了。也不看看绑架的是谁——世界大公司日星汽车副社长的千金，如果要的金额低于一亿日元，合适吗？”

“能给那么多钱吗？情人的孩子。”

“你说的这件事，绑匪应该不知道吧？”

我又把椅子转了回去，手指敲键盘。在“ 一亿日元”的空格处，敲下了数字“三”。

“三亿日元？为什么？”树理问。

“没什么根据。重点是搅乱他们一下吧……”我伸手去拿啤酒，“我想造成绑匪可能是三个人的效果。三亿日元对葛城家或许不是笔大钱，要是十亿、二十亿，你父亲一时之间也没办法立刻筹到吧。”

“三亿日元……两个人分，一人一亿五千万日元呢！”

“我只要一成，三千万就行了。需要钱的是你吧？”

“你不需要钱吗？”

“我是需要钱。但是，这个游戏的目的不仅如此。”

我拿起鼠标，屏幕上出现了彩色的3D画面。上面出现了“汽车公园”的主题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我几个月来努力的结果，没想到被无知的人拦腰一砍，这个梦幻世界不能成真了。”

点击鼠标，立体的大门打开，眼前展现了汽车的世界。进入右边，能看到汽车的历史。从蒸汽引擎的车到古典车，都是狂热爱好者垂涎欲滴的极品。

“好像博物馆呢。”

“不只是博物馆。博物馆一定写着这样的告示：游客们，请不要触摸展品。然而，在‘汽车公园’，不会写这么土的告示。相反，客人可以试驾所有的车。从用手摇柄当引擎的车到丰田2000GT、F1，什么都可以试驾，而且不用驾驶证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各个区域都放着几台模拟装置，使用这个就能体验想要驾驶车的模拟体验——就像在游戏中心驾驶电玩机器。根据车的不同种类，变换不同的风景。比如说，乘坐丰田2000GT，就会感觉行走在古老的昭和时代。”

“嗯，很有意思哦。”

树理发出由衷的赞叹，她的父亲要是也这样单纯就好了。

“客人接触到车的历史，依序认识现代的汽车。经过这些区域，就会进入想象中的未来车区域。这里会设置一个特别角落，实际上这才是重点——日星汽车的新车，就放在这个角落。而且，这里设置操作杆，客人可以随时体验驾驶新车的感受。这里的操作很炫的哦，与其他区域设置的玩具不同，这是日星汽车研发部门的实物。客人可以随心所欲，

感受新车的性能。在这里，会放映新车的图像和音乐，技术顾问们在一旁负责解说。在离开这个特别角落的时候，每个客人都会手拿新车宣传册，心中盘算着怎样分期付款才最合算。”

一口气说完之后，我注意到树理频频仔细地着我的脸，我闭上嘴，叹了口气，然后把电脑屏幕切回到勒索信的画面。

“再说一遍，要不是有葛城胜俊这样别扭的人，我刚才讲的那些已经成为现实。日星汽车的新车也会大卖，赛博计划一定会声名鹊起，大家都会觉得挺高兴的。”

“总之，你因为计划搁浅而生气，所以才要玩这个绑架游戏？”

“这要解释为报复——的确有点儿遗憾。我之前和你说过，这是一场游戏。我向你的父亲发起一场决一胜负的游戏，让大家看看谁是真正的游戏达人！”

“但我爸爸不会知道这是游戏啊，这不公平吧。”

“没这回事儿。只要葛城胜俊不让警方介入这件事，他一定竭尽全力应对。他当然不知道对手是我，但他一定会参加游戏——这才开始真正的交手。”

我又读了一遍勒索信。

最后，“现时并未对令爱进行肉体上的一丝伤害……”这部分，在用词上，我斟酌了很久。之所以这样写，是因为树理问过自己是否被绑匪强奸。

年轻貌美且很有魅力的女孩被软禁起来，绑匪压抑不住欲望也是自然的。我的设定是两个男绑匪。为了打消人质逃走的念头，其中一个男人，或者两人都强奸了树理。这样假设可能更加合理些。

然而，对于绑匪强奸树理的这部分，我怎么都提不起兴致。当然，实际上是不会发生这样事情的，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爱好。但如果这样设定，就要让她撒谎。事情结束之后——当然是指游戏成功结束之后，警方会问她很多问题：绑匪有没有对你下手？有没有遭遇到暴行？一定会被这样问的。她要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才好？实际上，遭遇过暴行的人

质，要有怎样的反应？这才是难点。如果说不清，光让警方看到脸上有楚楚可怜的表情，警方或许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但是现实问题是，树理有那样高超的演技吗？我觉得我不能期待，我可不想试探警察的眼力。

绑匪没有强奸行为——我得出这样的结论。但是，为什么他们没这么做呢？自制力这个理由缺乏说服力，我好不容易想出的理由或许可以叫做“苦肉计”。

绑匪是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两个人是恋人或者夫妇。绑架树理的时候，开车的是女的。根据这个假定，无论如何，都不会有男人背着女人动树理的事情发生。

使用“现时并未对令爱进行肉体上的一丝伤害”这样的句子，暗示了强奸的可能性，实际上不是绑匪真正的意思。事情结束后，从树理嘴里听说有一个女绑匪，刑警们才会恍然大悟。

“下一个问题是，怎样送勒索信呢？”我双手抱胸，靠在椅背上，“你知道你父亲的Email地址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树理很干脆地摇摇头。

“那手机号码呢？”

对此，她也摊开双手，表示不知道。

“什么都不知道啊。”

“你去涩谷那儿问问，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，知道父亲的电子邮箱和手机号码吗？问十个人，要是有一个能回答出来，我都给你下跪。”

“又没有要你下跪的意思。”

我想了想，她说的没错。一般都是将别人的电话号码存在手机里，自己能记住的越来越少了。我也如此，没有什么事儿要打给父亲吧。

葛城胜俊的电子邮箱和手机号码，也不是问不到。问问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就能知道，可是这样无疑会暴露自己。

“不能打电话吗？”树理问，“绑架题材的电视剧里，绑匪都是打电

话的。”

“打电话会带来很大的风险。不仅会被侦查，绑匪的声音、语言的特征、背景音……这些对警方破案来说，都是很宝贵的线索。一开始就做错事，完美绑架绝对是痴人说梦。”

“但是，第一个电话呢？我想还没有惊动警方吧，我家的电话是没有录音功能的。”

“你离家出走已经二十四小时了，应该已经报警了。警方会怀疑一切可能性。一般人家可能就这样置之不理，但葛城胜俊的女儿却不同，总要做些什么，多少会考虑到这可能是绑架。一定派了几个搜查员在等着绑匪的电话。”

“真的会到这种地步吗？”树理歪着头问道。

“也许不会，但也许会。我不是乐观主义者，我不愿打这一半对一半的赌。”

我盯着电脑屏幕，最好用电子邮件送勒索信，但好像没办法如愿。

“你家有传真吧？”

“我家有，我爸爸的书房里有。用传真送吗？”

“这是最省事的方式。但是，回信怎么办？有什么好方法？”

我只是随口问问，并不认为她会有什么答案，树理却一脸严肃地思考起来。

“一开始要是用电子邮件送勒索信的话，你打算用什么邮箱地址？该不会用平时使用的电子邮箱吧？”

“这是当然。发勒索信，没人会蠢到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认真地写上去。虽然可以让对方的邮件中显示发信人使用了化名，但是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准备用新邮箱。”

“不会显示身份的邮箱地址吗？”

“是的。可以考虑的有两个，一个是免费邮箱地址。”

比如Hotmail之类的免费邮箱，不用写明身份、地址也能得到邮箱。不管警方怎么查，都不可能从这个邮箱地址中找到真实的身份。

“另一个呢？”

“用你的邮箱啊。”我指着树理。

“我的？”

“你也应该有电子邮箱吧？”

“我记得用户名，但忘了密码。”

“那就重新申请一个。你说你有信用卡，有卡的话，可以马上申请一个。”

“嗯……”不知为什么，树理露出一副深思的表情，“有一点我要更正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有卡是在撒谎，我只有一些零花钱。”

“这样啊。为什么要撒谎呢？”

“不想让你觉得有机可乘。要是让你知道我没钱，就让你看到了我的弱点。”

树理一点儿也不害臊地看着我，一副无关痛痒的样子。

“那么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用免费邮箱。”

“可以申请一个账号吧？”

“要不然怎么办呢？”

“要是这样的话，可以在勒索信上写电子信箱，然后用传真叫他回到这个电子信箱。”

“这也是一种手段。”

我觉得要重新审视这个小姑娘了，脑筋非常灵活。

“这样不行吗？”

“也不是不行，但没有意思。我不想和对方用邮件。虽然申请了邮箱，但只使用一次。发新邮件的时候，再准备新邮箱。这样一来，就算对方发邮件过来，我也读不到。”

“很谨慎呢。”

“当然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？”

我拿起电视机的遥控器，打开电视，宽荧幕里正在播放篮球比赛。我不断换着频道，某个体育节目的中间，播了日星汽车的广告，这是一款叫做CPT的跑车广告。走红的女明星用极其惬意的表情在草原上畅然前行。我不认为这是个好广告，也许葛城胜俊没有看过。

面对着电脑，我开始上网。使用搜索引擎，查阅日星汽车CPT的相关网站。果然，爱好者们自发地做了很多主页。访问其中一个，看看内容。标题是“CPT车主俱乐部”。首先，屏幕上出现的是红色的CPT，不是专业摄影的照片，应该是这个主页作者的爱车。“这里为喜欢CPT的人提供信息交流和休息的场所。欢迎来玩。”有“新到情报”、“保养”、“我的CPT”、“留言板”等栏目——真是一个谁都能发表信息的好时代。我点击了“留言板”，不一会儿，出现了以下内容：

享受的人（刷牙兔）

大家好，以前我也说过，我家的CPT到了。光是想象开着它在高速公路上飞驰，我每天都睡不着觉。第一次驾驶之后，我会马上来汇报的。希望不要有什么事故（哈哈）。

异音（华丽公主）

我已经驾驶CPT两年了。最近，注意到温度计开始上升。是不是过热？这让我冒冷汗。有没有相同经历的人？

re：异音（奔跑的东兵卫）

华丽公主，我的车也有同样症状。好像是CPT的车型，多少对冷却器位置处理得有些不合适，但不是过热。如果担心的话，就去检查一下吧（不知是不是建议）。

自从小市民有了互联网玩具之后，没变的是用幼稚笨拙的文字到处流传。但话说回来，这些人如果在别的场合发表粗暴的留言也很麻烦。

记下URL，我又打开刚才的勒索信画面。看了一会儿之后，继续写了下去。

要想进行交易，访问以下URL，在留言板上用树理的名字写明意图。我方

确认之后，会和你联系。

网站名：CPT车主俱乐部

URL: <http://www...>

“这怎么样？”我回头看了看树理。

她看了几遍之后，点点头。

“不错啊，这样的话，谁也不会感觉奇怪，而且还能确认对方的想法。”

“以前的绑匪常常用登报的方式，在三大报纸朝刊 [\[1\]](#) 的寻人栏中打广告，写着‘太郎，问题解决了，快回家！’什么的，但这样必须要等到第二天。在这一点上，使用互联网上的留言板，可以马上确认内容，这对受害者也很经济——真是个便捷的时代！”

我打开打印机的电源，打算打印。

“等一下。”树理拍了一下我的肩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我对勒索信的内容有一个要求。”

“哪里不满意？”

“我对这个‘令爱’不满，好好写清楚我的名字，写‘树理小姐’。”

我又读了一遍内容，然后摇头。

“不行。如果用‘树理小姐’，信就结不了尾了。‘令爱’不好吗？”

“但我不是他的爱女。”说完，她默默地垂下了头。

“我说过几次了，绑匪并不知道你的身世，绑匪认为你是葛城家的心肝宝贝。我不觉得令爱这样的词不自然。要是写了树理小姐，倒是感觉很奇怪。”

“总之，我不喜欢。”

我叹了口气。

“那大小姐如何？这样可以了吗？”

但她还是不肯点头。

“我是树理，葛城树理。不是他的爱女，也不是大小姐。”

“真是麻烦……”我开始觉得头疼，“那我就写葛城树理，不用敬称。这样行了吗？这可是最大的让步了。”

树理慢慢地点了点头，“这样就好了。”

我耸了耸肩，敲着键盘改了文字——真是不明白小女孩的心思。

重新读了一遍勒索信，确认没有错别字或者漏字之后，我将它打印出来。看了看之后，我把它递给了树理。

“用传真传这个吗？不使用电脑的传真模式吗？”

“为了以防万一。根据文档类型，可以推断出使用了什么样的电脑。依我的经验，这样的文档，传真的过程很快。一旦有什么意外，可以立刻挂断。”

为了缩短传真的发送时间，我仔细地把勒索信的空白处剪了下来，然后把勒索信用剪刀剪成了八等分。

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别问那么多，你就看着吧。”

我拿出透明胶，把剪好的纸片不分方向顺序，胡乱地粘在一起。之后，把这张粘好的纸放在电脑旁的传真机上。

“从这里发传真？”树理发出惊讶的声音，“不会被查到？”

“不想被查到，才这样做的。如果葛城家有警方在待命，也不能立刻明白这送的是什么。完成拼图，发现是勒索信的时候，我已经挂线了。”

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树理的脸。

“这部电话可以不显示电话号码，只要一开始不按186，就不会向对方显示电话号码。好了，我希望你来拨号，这份传真由你来发。”

“为什么要我来发？”

“希望你明白我们是共犯关系。你说过要参加我的计划，但真要下手，还是会困惑。发了勒索信之后，说不定你又改变心意了。”

说着，我指了指传真。

树理轻轻咬着嘴唇，瞪着我。我坐在椅子上，也看着她。在开始做

危险事情的时候，保证自己有后路，是我一贯的做法。

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“发传真之前，我想做件事。”

“冲个凉，让头脑冷静下来吗？”

“我想回家看看。”

“啊？”我露出失望的表情，“难道你突然恋家了吗？要是这样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
我把放在传真机上的勒索信拿了出来，想要撕了扔掉。

“等一下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是想回家，我只是想从外面看一下。”

“要是你还在犹豫，这样玩游戏不会赢的。”

“不是这样，你怎么不明白？”树理生气地挥动着双手，“我没有逃离这场游戏的意思，我是想要对那个家复仇的。我想确认的是，我爸爸在不在家。要是我爸爸不在家，发这样的传真也没意义。刚才说过，传真机在我爸爸的房间里，谁也不能随便用的。”

“嗯。”我把勒索信放回到传真机上，“但你爸爸也不是一直不回家，只要回家，就能看到传真。”

“但是这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，我讨厌这样。不知道我爸爸看到勒索信没有，心里不踏实，睡不着。”

我把食指伸到耳朵里挠了挠，我理解了树理要说的意思。

“从外面看一下，就能知道葛城回来了没有？”

“看一下车库就知道了，回来的话，车就应该在。”

“的确。”我不得不点头，“传真和电话是共用的线路吗？”

“传真是专用线路，传真号码与电话号码都不一样。”

“有传真的时候，电话也会响吗？”

树理摇摇头，“应该不响的。”

“假如葛城回家了，看到勒索信，也是第二天一早了。已经这个时候了，应该睡了吧。”

“我还想确认一件事。我已经离家出走一天多了，我想看看那家人

是不是还像往常一样生活。”

“如果家里灯火通明，大家都很担心，你会不会感动得中止这个计划？”

我用了讥讽的语调。

“我相信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存在的。在发勒索信之前，看看家里的样子，对计划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。”

“你觉得会有怎样的事发生呢？”

“可以看出有没有警方的人吧。”

我哼了一声，不由冷笑。

“在这种状况下，你认为警察会把警车停在你家门前吗？”

“要是有关警的话，家里至少会灯火通明的吧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也可以说是有一定道理吧。我接着说，“但是很危险。要是可疑的车停在旁边，警方一定会注意到的。而且你家一定有监视器，要是被拍下来就完了！”

“我们只是从我家前面过一下，这样就不会引起怀疑。”

我低声念叨着，双手交叉，再次看了看她的脸。

“我要是说不行呢？”

“那……”她耸了耸肩，“没办法，你有你的做事方法。但我不发传真。”

“来这招！”

我站起来，靠近窗边。稍稍拉开窗帘，低头看着夜晚的街道。

要继续，还是放弃？要是树理还在犹豫，这个游戏就该中止了吗？但是，我能看到玻璃窗上反射出她此时此刻的表情，不像是害怕的样子。这个女孩决心重新开始人生的架势，才激励了我开始这个游戏。

我回头看着她，说道：“需要乔装改扮一下。”

“乔装改扮？”

“不得不小心一点儿，万一他们注意到车里的你，就麻烦了！”

她好像理解了我说的意思，微笑着点点头。

大约四十分钟后，我和树理坐在出租车里。因为担心被摄像头拍到，留下证据，我没有开自己的车。

在出租车里，两个人讲着不让人起疑的话——以足球和电视剧的话题为主。不能给司机留下可疑男女的印象。幸运的是，司机对我们两个没有兴趣。树理穿着帽衫，外面罩了一件牛仔短上衣。两件都是宽松的衣服，但还有很多更奇装异服的年轻人。我穿的是皮革上衣。对司机来说，我们两个只是半夜出来疯玩的情侣。

出租车进入了田园调布的高级住宅区。我替树理为司机指路，越接近葛城家，我手心里越冒汗。

不一会儿，出租车的右前方就能看到那栋大宅子了。但是，这个时候也没理由让车子减速。

“就这样直走。”

告诉司机之后，树理用帽衫的帽子盖住了头，还合上牛仔短上衣的前襟，把脸埋在里面。

车子没有减速，驶过了葛城家。我们所有的神经都集中在眼睛上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观察着宅子的情况。

经过之后，我们对视了一下。树理轻轻地点了点头，我也是。那座宅子里的灯已经全都熄了。

之后，我们随便找了个地方下了车，走了一会儿，又叫了一辆出租车。回去的路上，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。

回到公寓之后，我们又站在传真机旁。

“你家的灯已经全熄了，”我说，“车呢？”

“我爸爸的车在，如果没看错的话。”

“就是说葛城胜俊已经回家了，在家睡觉。这样看来，现在还没有警方介入。”我看着传真机，“发勒索信就是现在！”

“明早不行吗？”

“天亮了，情况就变了，你又会有新的不安。要发就现在！错过这个机会，游戏就结束了。”

树理盯着勒索信默默思考着。我看着墙上的钟，我只打算给她十分钟。过了十分钟，我就放弃。

沉默了五分钟之后，她抬起了头，“明白了，我发。”

“之后就不能回头了。”

“你也别半途而废噢。”

“再干一杯如何？为了结盟。”

树理摇摇头，站在传真机前。确认了勒索信已放置好，在待发送状态之后，她的手指伸向了号码键.....

[\[1\]](#) 日本三大报纸是指《日本经济新闻》、《朝日新闻》和《读卖新闻》，每天分别出版朝刊和夕刊（相当于国内的早报和晚报）。

半梦半醒地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从沙发上起来了。像往常一样做柔软体操、俯卧撑、仰卧起坐。做完之后，我正在毯子上躺着，调整气息，突然，树理的脸出现在我上方。

“早。”

“早。还没有睡？”

“我饿了。”

“等一下，我现在去做早饭。”我起身走进了厨房。

早餐的菜单是吐司、水煮蛋和蔬菜汁。煮咖啡有点儿麻烦。

咬着吐司，我开了电脑，检查电子邮件。新邮件只有两封，两封都是无关紧要的内容。由于“汽车公园”项目的失败，我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地位。但我不会认输，一定会再回来。

感到背后有人，我回头一看，树理正在看电脑屏幕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道。

“爸爸已经看到那个了吗？”她犹豫着问。

“要确认一下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我双击了电脑上浏览器的图标，链接CPT车主俱乐部的主页，去看留言板。

和昨晚我看的时候相比，上面多了两条内容，但都不是葛城胜俊的回复。

“还没回复。”说着我关了浏览器。

“他还没看到吧？”

“应该不是，特意在自家的书房里设置传真，就是预想到会有紧急

事情。早上起来，首先会去看有没有传真。现在一定是看着勒索信，想着应该怎么办吧。”

我看着表。刚过早上八点。

离开电脑，把剩下的吐司、煎蛋和蔬菜汁一并吞下。

“现在开始推测你父亲会做些什么。首先，他会和警方联系。作为那样地位的人，肯定有关系好的警察朋友吧。警视厅的绑架专案的人员应该在一小时后到你家。在这期间，你父亲应该给公司打电话，说今日因为有私事不去公司，没有极紧急的事情，不要给家里打电话。然后，打电话告诉帮佣，今天不用来了。夫人和另一个女儿，今天会被要求禁止外出。嗯，差不多就这样吧。”

“那和银行的联系呢？”

“你是说赎金吗？这还太早，要和警方商量之后吧。这可是世界大公司的葛城胜俊，三亿元的赎金怎么都能解决，他早就心里有数了。看在他的面子上，银行无论多少，都会给他。”

我去洗澡间快速地冲了个凉，边刮着胡子边想着以后的事情。反正葛城胜俊会在那个主页先回复，应该是同意交易之类的内容。但这件事情我想不会就这样结束的，他要先提出条件，确认女儿的安全之类的。对此我该怎么回应？

刷了牙之后回到房间，树理正坐在沙发里看电视，新闻节目。

“要去公司吗？”

“这么说，我看起来是个上班族喽。”

“那这段时间，我干什么好呢？”

“我虽然想说随你怎么样都可以，但要太随意也会有麻烦。首先，不要离开这个房间，这是大原则。另外，门铃响了不要管。不能打电话、也不能接电话。如能遵守这些，在这里想干什么都可以。”

“肚子会饿哦。”

“有速冻的炒饭，食品柜里有真空食品和罐头。不好意思，今天请就这样将就一下吧。你也可以喝葡萄酒或啤酒，但不能过量。要是喝醉

了，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就麻烦了。”

“去便利店也不行吗？”

“请想想我们要做什么，这可不是简单地玩捉迷藏！”说起这个，我举起我的食指，“修正，不是我们要做什么，而是我们正在做什么。游戏已经开始了，无法后退！”

她用我熟悉的锐利目光回视我。看到她的这副表情，我放心了。

离开公寓之后，我像往常一样去搭地铁。看到玻璃上反射的自己，我觉得很满意。怎么看都是一个要去上班的男人的脸，看不出是一个计划绑架、勒索别人的人。穿着阿玛尼的套装上班的绑匪，这个世界上有吗？

我觉得犯罪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特别是要钱的犯罪，和工作一样。不过，上班工作是想办法钻公司的漏洞，而犯罪则必须挖空心思钻警方的漏洞。至于勒索，和交易并无区别。想到这个，真是比和一个顽固客户交手简单快乐得多了。

虽然跟树理说已经不能回头了，但我心里并不这么想。要是一想到危险，她肯定想立刻撤退。让树理封口不是难事，对她来说，是希望隐藏假绑架的。万一被识破了，也不觉得恐惧。她只要说是被骗才搭上这个绑架游戏的就行了。她会说这是我提出的想法，但也没有证据。整件事情最重要的一点是，葛城胜俊会害怕把这样的真相公之于众。

当然，我现在也没有后退的意思。迄今为止，我从未在挑战中失败过。就算这个游戏，我也一定会轻松过关。

公司里只有大量无聊的杂事儿等着我。用人气少女歌手主演的电影和同名的电游打包促销，我不认为这样的工作需要一个大男人来做这么无聊的策划。在会议期间，我想了想拿到赎金的方式，这个有趣多了。

回到座位之后，我又上了网。看了那个主页，葛城胜俊还没有回复。

大概还在和警方商量吧。我对自己没有设定回复期限有点儿后悔，这样一来，对方就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如何应付了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身后传来一个声音。

在明白这是谁之前，我刷地关闭了屏幕上的窗口，回头一看，杉本正站在我身后。这之前，他难道已经在看到我在看什么了吗？

“你找到了什么有趣的网站吗？”他又问。

“没什么，不过是打发时间。”要是让他知道是什么网站就麻烦了。

“我正想收集偶像电影的资料。”

“啊，以栗原优美为游戏角色的电影案子吧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这很辛苦啊。”

杉本脸上的表情令我有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，他应该还在想着，我们两人的立场完全转换了。

看来，他并没看到我在看什么内容。

“今天不是和日星有会面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嗯，原本有的，但刚刚突然接到紧急取消的电话。”

“日星取消了？”

“是。好像是葛城先生今天有事。”

“葛城先生？”

“我觉得副社长不出席也没什么关系，只是这次策划案没有他也无法顺利进行。”说到这，他似乎觉得在我面前讲了多余的话，说了声“Bye”，杉本转身走了。

我用食指敲着桌子。接到绑匪的勒索信，就连葛城胜俊也会感到狼狈吧。现在应该在家里，脸色青一阵红一阵吧。

中午，我离开公司，在附近的咖啡店吃了午餐。之后，喝着咖啡，继续思索着拿赎金的手段。

三亿日元，数目相当可观。如果是现金，用包来装的话，一个大包也很难装下。就算能装下，运送起来也很费事。

绑匪之所以被抓，往往是因为没有深谋远虑地想到拿赎金的方法。另一方面，对警方来说，这个瞬间是抓住绑匪的绝佳时机。他们应该设

想了很多状况，布下天罗地网。

喝完咖啡，我回到了办公室。公司内的气氛不知怎么，一下子变了。特别是一部分工作人员，动作慌慌张张的。我拉住身旁的后辈问怎么了。

“哎呀，这可是件大事呢。日星汽车的副社长来了！”

“葛城先生吗？到这里来？为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刚才突然来了电话，因此负责新车活动的同事们都很紧张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我也有点儿慌乱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虽说是情人的孩子，但是，自己的女儿被绑架了，他难道还有心思出来工作吗？

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件事情，葛城胜俊还没有看到勒索信。认为这个出身不好的女儿随便住在外面罢了。

勒索信到他那里了吗？还是到了之后，他还没有看？如果是后者就没有问题，要是前者可就头疼了，我必须查出没有送到的原因。

我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，给自己的公寓打电话。我想向树理确认葛城家的传真是不是有问题。电话铃响了三次之后我才想起来，我跟树理说过不让她接电话。

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又一次开机，上网，链接CPT车主俱乐部，看留言板。

就在一瞬间，我差点儿“啊”的一声叫出来，我看到了以下内容：

购买意愿 (Julie) [\[1\]](#)

大家好，我叫Julie。这次有人问我要不要买CPT，我想买。但是，这需要大量的钱，需要一定的时间。我想听听详细的合约内容。

Julie这个网名我认为不是偶然一致。内容也明确表示要进行交易，这应该没错。也就是说，这是来自葛城胜俊的信息。

我正发呆，突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——是小塚。

“社长……”

“抱歉，打断你的工作，”他说，“能来一下吗？葛城先生过来了，他想要你也一起出席。”

我噘着嘴说：“这个时候叫我干什么？我已经是没用的人了，或者说是一个过去时的人。”

小塚神情倦怠地摇了摇头。

“别说话这么酸。实际上，葛城先生说了件奇怪的事。”

“奇怪的事情？这又是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，听说他想看看游戏。”

“游戏？”

“我们公司策划的游戏，挑出十个代表性的作品，听说想听听内容和开发理由。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目的，会不会从中找到一些新车活动的灵感？”

“他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事情？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但是，他说要看看，我们也没理由不给他看。”

“那……叫我干什么？”

“挑出来的游戏有一个是你负责策划的，希望能听到相应的说明。”

“这么回事儿啊。”

算了算了，我叹了口气，站了起来。

这真是让人搞不懂的葛城胜俊。在网上留言板回复，应该是看过勒索信了。这世上真有女儿被绑架还能和平时一样工作的父亲？莫非他不知道勒索是不是真的，照着指示回答，权当恶作剧？还是说因为这点事情就惊慌失措，觉得太滑稽了？

不——不能这么想。树理不见了是事实，依然没有得到本人的电话，想到被绑架了是当然的。

说不定这是警方的指示。警方代表这样对葛城胜俊说：葛城先生，请您沉着。绑匪现在应该没有对树理小姐出手，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质。要是你表现出狼狈，被媒体发现了会很麻烦。所以，葛城先生，请

您像平时一样，像平时一样去公司工作。有什么情况我们给您打电话。家里有夫人在就可以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。绑匪不会用电话的——应该是这种情况吧。

我在意的是他来听我们公司策划的游戏说明。为什么呢？是注意到绑匪是公司的人了吗？但这不可能啊。

我在公司接待室东想西想的时候，几下敲门声后，门开了。我们的接待小姐推门走了进来，她身后就是葛城胜俊。

葛城胜俊坐在单人沙发上跷着脚，听着赛博计划公司员工的说明。在他面前放着液晶屏的电脑，那里显示出各个游戏的说明和市场目标。这些当然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东西，而是用了开发提案时的资料进行陈述。电脑旁是连着游戏机的小电视机，实际展现着已经商品化的游戏。游戏机的控制器也放在葛城胜俊面前，他却压根儿没有伸手的意思。

我一边等着一边窥探他的表情。他对每个游戏似乎都没什么兴趣，问的问题都很尖锐：为什么开发这个游戏？你认为卖点在哪里？是否对自己的感觉存疑？——很多这样的问题。在这当中，有无法顺利回答、语无伦次的人。看着他这副盛气凌人的架势，看不出葛城胜俊已经意识到自己女儿被绑架了。

终于到我了，我介绍的是“青春面具”为名的游戏。

这可以说是款人生游戏。游戏者从某个游戏人物诞生开始就参与，但什么样的父母是由电脑决定的。游戏者最初选择的是，从父亲、母亲那里得到怎样的遗传基因，决定生男的还是生女的。出生后，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一路升学，这个时候，学什么、和什么样的朋友玩都必须选择。考虑到将来只选择好好学习的是最简单的想法，会落入陷阱。这个游戏最大的卖点是，所选择的角色面貌，会因为人生经验而在人物的脸上表现出细微的变化。

“这其中是涉及面相学的，”我向葛城胜俊细致说明，“面相能够体现个人的生长环境、人生经历。比如某些特定职业的人的脸，用计算机读取之后平均化，就能描绘出只有这个职业的人才具有的脸。政治家的

脸、银行职员的脸、三陪小姐的脸，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。但这些面相并不决定命运，而是经历不同决定面相不同。这个游戏的有趣之处在于，积累了不同的人生经验之后，将决定最后有怎样的面相。”

“问题是这不是面相吧？”葛城胜俊开口说道，“根据你的说法，面相不过是结果。这不是说，人是为了得到一张脸才活着的吗？”

“您说的是，因此刚才做了解释。这是有趣的一点，人不是为了得到一张脸才活着——的确如此。但是，人生中，容貌也是很重要的。在各种各种的人生分叉点，容貌影响着人的命运，比如入职面试或者相亲。想成为演员的女孩当中，十几岁就开始接受整容手术的也不少。在这个游戏中，由于经历不同的人生经验而形成的面相，也必须接受几个阶段的挑战。不与人打交道，一味学习的人，脸上会表现出异常神情，这样的人容易让人第一印象不好，在面试或相亲的时候很不利。要对自己的脸负责——这也是很早以前就有的说法。”

“如果选择错误，得不到期望面相的玩家，最后就只能得到挫折吗？”

“真实的人生不也如此吗？不过，这是游戏。我们设置了秘密武器——这就是面具。玩家在这个时候，可以用准备好的面具给主人公戴上。这个面具是拷贝当时面相的，但玩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变形。冷淡的表情，多少能变形到让人看得舒服。但这个面具的使用次数是有限的，也不能一直戴着。最后，玩家必须为了改变主人公的面相而努力。这个游戏的终极目标是抓住幸福。为了得到幸福，需要什么样的面具，玩家也要持续摸索。”

可能我说的话有点儿长，不知道葛城胜俊有没有认真地听，我有些不安。原本现在的他，可能就不是认真听别人说话的状态。

“我不知道会不会好卖，”葛城胜俊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说道，“很深刻的想法。经验形成面相，面相决定人生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许很真实。”

“您过奖了。”

“但是，关键场面戴面具会怎么样呢？这对在人际关系上还很生涩的年轻人来说，可能是很方便的选项。是无论谁，都会有受挫的时候，可以说，很有必要。”

“但这是游戏。”

“就算是游戏，能够承认有力所不及的时候也很重要。”葛城胜俊边说边靠在沙发上，双手交握放在膝上，抬头看着我，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你对自己的脸负责吗？”

我一时语塞，我不明白他问我这个问题的真正意图。

“我想负责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现在是为了得到幸福的面具，还是你真实的面容？”

“这个……您觉得呢？”我不由露出应酬的脸。

葛城胜俊看着我的表情，把目光移向了小塚。

“谢谢，请下一位。”

[1] 在日文发音中，Julie和树理同音。

回到公寓的时候，树理正在厨房忙着。从味道来判断，我知道她在做什么菜。

“有做奶油浓汤的材料吗？”我站在厨房门口问。

树理穿着我的衬衫和毛衣，还用T恤代替围裙缠在腰上。她就这身打扮煮着锅里的东西。

“我翻了冰箱。蔬菜快烂了，不过还可以吃。”

我突然想起那本来是打算做焗饭买的。

“你没有见人，也没有接电话吧？”

“没有啊。为了怕邻居知道这里有人在，电视声音开得很小。走路的时候也很注意不发出声音。电话白天响过，我也没有接。”

那通电话应该是我打的，看来树理的警觉性没有降低。

她注意着炉灶火力的大小。那只煮着奶油浓汤的锅，迄今为止只用过两次。

“还真不知道你做饭很拿手。”

“没有啦，因为无聊才做的。你饿了吗？”

“我已经吃过了，给你买了这个。”我将一个纸袋递给她。

“里面是什么？”

“盒饭。”

她看着纸袋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

“‘安万’的盒饭！好棒哦！这里的厨师长，常常上电视的。那我就吃这个了！”

“奶油浓汤怎么办？”

“这个怎么都行。”树理回到锅前关掉了火。

我回到卧室换了衣服之后，回到客厅，她已经吃起了盒饭，每一口都细细品味。

我喝着易拉罐啤酒，坐在沙发里，看着树理说道：“我今天见到你父亲了。”

她停下筷子，“在哪里？”

“来我们公司了。女儿被绑架了，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想可能是按照警方的指示，要故作镇定，最好一直都在自己的公司里。”

“我的事情他才不管呢。”

她又继续吃。

“先不管他真正的想法，不过，他应该知道这是件麻烦事。有回复说明他已经看到勒索信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他已经在网上回复了？”

我打开电脑，上网，打开了那个网站。

“哦，留言增加了。”

在白天看到的内容之外，又有了新内容。

我想确认品质 (Julie)

我是刚加入的新人Julie。计划从别人手中购买CPT，但还是想看一下货。确认车是否有伤，还想听听引擎的声音。付钱的时候，应该看过货才行吧。大家觉得呢？

树理吃着吃着又停了下来，走过来看屏幕。

我对她的侧脸说：“这个，你怎么想？树理小姐？”

“这个意思是.....”

“确认你的安全，然后才能进行交易——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。”

“你怎么打算？”树理看着我。

“这个嘛.....怎么办呢？”我在沙发里伸直双腿，继续喝着啤酒。

敌方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有两个理由：一是想确认人质的安全，另一个是希望绑匪露出马脚。敌方——也就是说警方，最希望的是绑匪打电

话，然后让树理讲电话，在探查的同时，还能掌握一些情报。现在，葛城家的电话应该已经装好录音装置了，刑警正戴着耳机等着吧。

这是以绑架为题材的小说和电影里必然出现的场景。一旦受害人说希望确认人质安全，绑匪就绞尽脑汁思考对策，怎样才能不被警方侦查。这也可以说成是警方和绑匪最初的短兵相接。有些绑匪还会大胆地用电视直播的方式来展示人质的情况。

想想看，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。绑匪没必要满足受害人的要求，绑匪只要提出要求就行了。因交易中止而遭受损失的应该是被害人，因此这次我要无视这样的要求。人质的安全，付钱的话就能确认，一定会完璧归赵——我想就这么回复好了。在留言板上留言的“Julie”也有邮箱地址，我考虑了一下写邮件的可能性。

“不能打电话吧？”树理问道。

“会没命的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”

“你想打电话吗？”

她摇摇头，“才没呢。”

“现在，不管多蠢的绑匪都不会想打电话的。但是，一旦做了这样的傻事，应该挺有趣的。”

“有趣的意思是？”

“这是游戏，无趣就不玩了。但是，简单地打电话也没用。”

打电话是为了得到好处。我所想要的好处是搅乱搜查，那要怎么做呢？

我正在绞尽脑汁地想着对策，树理轻声说：“那个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说到电话才想起来，我可能犯了个错。”

树理很少用如此客气软弱的语气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大事不妙。我觉得自己看着她的目光，突然变得锐利起来。

“昨天你问过我，离家之后和谁打过电话？”

“是的。难道你和谁说过？”我不自觉地站了起来。

“没说过，但打过电话。”

“这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我有个叫做小雪的朋友。我想过要不要去她家，所以打过电话。别用那种表情看我，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想过会这样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你接着说。”我开始觉得头疼。唉，小女孩总这样。

“但是留言了，我刚刚才想起来。小雪这个月去美国，电话没人接，我在答录机里留了言。”

“你不会在留言里说了什么吧？”

面对我的问题，树理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我开始觉得头痛。

“你到底留了什么话在里头了？”

“我是树理，忘记你去美国还打电话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就这些，然后就挂断了。”

我又坐回了沙发。眉头紧蹙，尽情伸了个懒腰。

“为什么现在才想起这事儿？”

“我也没说什么，所以忘得干干净净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，留言电话会详细记录日期时间的。当小雪从美国回来的时候，因为时间问题，一定会知道绑架事件的。说不定她会详细调查，因为朋友被绑架了。如果听到留言又会怎样？被绑架之后，还能这么悠闲地打电话？这一定会引起别人怀疑的！”

“我想没关系吧。她不是那么细致的女孩，不会注意到时间上的矛盾。”

她说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摇头了。

“我要把这个游戏进行得完美，你明白吗？你认为没关系，用这样含糊的词，你觉得还能继续吗？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好！”树理火了。

我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揉着眼眶，轻吐一口气。

“我决定了，中止计划，游戏就到此为止。”

“怎么这样……”

“没办法。万一小雪注意到时间上的矛盾，跟谁谈到这点怎么办？也许有热心的人会和警方说明这一点。警方会认为这是假绑架而盘问你的，要是这样就完了！”

“我绝不会说的。死都不会说！”树理断然说道。为了表示这个决心，说完之后，她紧闭嘴唇。

“警察的调查可不是这么好对付的。我虽不太清楚，但可不是你这种小女孩能应付的。”

被叫做小女孩让她很不爽，树理绷着脸。但我现在可没有心情哄她高兴。喝干啤酒之后，我捏扁了空罐。

既然计划中止，树理就该早点儿回家，但这样让她回去也不行。已经发了勒索信，警方一定开始活动了。我必须编个故事说明我被树理教唆，跟着玩假绑架游戏。问题是怎么说服树理。

“嗯，我有个提议。”

“你说之前，先听我的。”

“要是中止的想法，我不听。”

我看着天花板，好像外国电影明星一样举起双手。

“我想去消除它。”她完全无视我的所为。

“消除，什么东西？”

“留言电话的留言。要是把它消除了就没事了吧？”

“怎么消除？那可是别人的电话啊。”

“去美国之前，她说过我可以随使用她的房间，也告诉了我钥匙藏在哪里。”

“小雪的家在哪里？”

“横须贺。”

“横须贺？有点儿远啊。”

“开车只要一个多小时，快去快回不就好了？”

“说得简单。主人不在的家里进了可疑男女，管理员或邻居看见了，都会觉得奇怪的。”

“这另当别论，你别进房间就好，那里是女性公寓。你可以看着横须贺港口的船等我。”

“当我是傻瓜啊！”我不屑地一笑。突然，我想起以前去过的横须贺街道。

我忽然灵光一闪。

住在东京，我几乎不用自己的车，见女孩的时候也很少开，因为吃饭的时候，我要忍着不喝酒，我也不觉得堵车的兜风有什么乐趣。我的座驾是丰田MR-S，把车篷折起来，就是敞篷车，这才是这车的酷劲儿所在。

悄悄往返横须贺，乘出租车是不行的。我让树理坐在副驾驶座，开出了公寓的停车场。车篷自然是盖着的。离开东京，空气也变得干净起来了，但今晚可不打算敞篷。

“你喜欢这种车？”刚开不久，树理扭头问我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两个人乘的跑车。”

“不行吗？”

“不是不行。”

“觉得没有三个人乘车的必要。我没兴趣和男人兜风，一起坐车，一个女的就行了。”

“行李放在哪里？”

“你座位后面有能放下爱马仕凯利包那么大的地方。”

“但也有行李很多的时候吧？”

“这个车是为了出去玩而买的，可不想用来当货车！”

关于这个话题，树理再也没说什么。她好像耸了一下肩，但我没看清。

“可以听CD吗？”

“请随便。”

对于播放的音乐，她的反应不出我的所料。

“这是什么？没听过。”

“爵士钢琴手编曲演奏巴赫的音乐。”

“哦……”她明显不满的样子，但没有关掉音响。

MR-S是没有离合器的。我握着闪着银色光的拉杆，换挡加速。

按照树理说的，从箱崎上了东京都高速公路，一个小时候，下高速转到横滨横须贺道。从横须贺交叉口出来，继续走本町山中道。几分钟后，就到了汐入站前。

“把车停到那边的餐厅停车场吧。”

按照树理的指示，我把MR-S开进了停车场。

“你在这里等我，我一个人去。”

“离这里近吗？”

“可能要走一会儿。但这么醒目的车，停在公寓附近很危险吧。”

她说得没错。我告诉她我的电话号码，告诉她有事儿给我打电话，并且送她离开。她走过宽宽的国道，消失在小巷里。

我在餐厅里喝着难喝的咖啡，想着以后的事情。树理在朋友的电话上留言是个败笔。但要是能顺利地把它消除掉，继续进行计划还是没问题。

最大的难题是拿赎金的方法。三亿元，体积和重量都超乎一般。运送得有车，但车很容易被追踪，我对带着钞票捆逃走这样的原始方法没有兴趣。

三亿元能换成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拿到手之后再换成现金呢？比如准备三亿日元价值的钻石，这样携带起来也方便。换现金时怕引起怀疑，可以换成每个一百万元以下的。这样算来，一百万元的钻石需要三百个——

我摇了摇头。一两个还可以换钱，三百个实在太难了。一家店卖两个，还要一百五十家店。这些店家的联系都很密切，一个卖来路不明钻石的奇怪男子，这样的传言会迅速传遍整个业界。到第五家店，警方就已经埋伏在那里了。

使用银行的转账功能？当然，需要一个假户头，这个不难。在网上，以此为业者成群结队。但是，问题是怎样取出这些钱来。不使用银行柜台，使用ATM等，但一天当中有取钱限制，取三亿元的话，要使用数个户头，花几天的时间。警方自然会和银行合作，检查指定户头的动向。用使用了十几次的银行卡取钱的时候，警方可能早已布好天罗地网。另外，在摄像头中留下证据也很麻烦。

想到这里，收银台附近的电话突然响了，穿着制服的年轻服务生接听了电话。

服务生不知为何露出很惊讶的表情，拿着无线话筒就跑出去了。不一会儿，他又回来了，急急忙忙地消失在收银台后面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店长模样的胖男人和刚才的服务生一起出来，又跑了出去。再回来时，两个人都明显带着一脸的困惑。

两个人低声商量了些什么之后，分别走向客人的桌子，同每个客人说着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年轻的服务生向我的座位走来。

“打扰一下。”他战战兢兢地开了口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今天您开车了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什么样的车呢？”

“是MR-S。”

“M.....R.....”

他好像听不懂的样子。

“深红色的跑车，带车篷的。”

服务生的脸色一变，“是.....品川的车牌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本能地站了起来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您的车.....被喷漆了。”

我还没听完服务生的话就匆匆跑了出去。

冲到外面看到自己的车，我就呆住了。一个车头大灯被喷上了红

色。我瞠目结舌，“哪来的混蛋……”

我一动不动地俯身看着好像充血的眼球一样的车灯，服务生不知拿了什么跑了过来，“这个，先拿着这个吧……”

是挥发油和毛巾。我没心思道谢，就拿了过来，用毛巾沾了挥发油开始擦车灯。刚刚喷上的吧，玻璃部分很快就轻松地擦干净了。但是车漆部分，我不想哧哧哧哧地用力擦。幸运的是车体部分被喷得很少。

“嗯，这个嘛……”不知什么时候，那个好像是店长的胖男人站到了我的身后，“本店不负责在这个停车场遇到的麻烦……”

“明白。我也没有想要赔偿的意思。”我把毛巾和挥发油递给服务生，“非常感谢。”

“要报警吗？”服务生问。

“不必了，我不想搞得那么兴师动众，”嘴上这么说，心中暗想要是报警就麻烦了，“好了，你们也回店里吧。”我看了看周围，喷漆的人应该不在附近。

“这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。”胖男人继续解释。我没应声。

回到店里，没了慢慢喝咖啡的心情，我付账走了，在车里等着树理。看着油漆的痕迹，心情乱糟糟。

过了十分分钟左右，树理回来了。她正要进店里，我按了下喇叭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我跟坐上车的她说了被喷涂的事情，她一脸惊讶，还特意下车去看了看车的情况。

“很严重啊。这是暴走族干的好事儿吧。”她再次坐回副驾驶座，冲我说道。

“现在，这个族不做这种蠢事儿了吧。估计是附近中学生的恶作剧。”

“也可能吧。”

“我说，你那边怎么样？顺利吗？”

“完全没问题，”树理做了个OK的手势，“藏钥匙的地方没有变，进

去很简单。我很顺利地消除了录音电话上的录音。”

“被人看到了吗？”

“我会犯那样的错误吗？”

“这个可怎么说呢。你差点儿忘记了留言电话的事情，我觉得这可是重大错误。”

“我不是想起来了嘛！这不是好好地善后了嘛！”

“没错，还特意来了一趟横须贺。”我没好气地发动了车。

驶出停车场之后，我没有顺着回家的路走，而是开往反方向的道路。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别说话，包在我身上。”

我以前来过横须贺，正在按照那时候的记忆开车。即使只走过一次的道路，我也能记得八成，这一向是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。

离开了车多的国道，驶上一条进山的小路，这里的住家很少。渐渐靠近森林，不一会儿，斜前方能看到有淡绿色灯光照耀的建筑物，还有停车场的标志。我开始减速。

“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树理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。

“闭嘴。”

“凭什么叫我闭嘴？我从没来过这种地方。”

不去管树理，我把车停在路边，拉下刹车闸，熄了火。

“嗯，走吧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很明显嘛，去那个漂亮的建筑啊。”

树理连安全带都没有摘下的意思，还是保持着向前的姿势一动不动，表情也很僵。我不由低笑。

“这不是很怪吗？到目前为止，你不一直都在我的房间和我在一起吗？这个你都不在乎，为什么这么抗拒和我一起去宾馆呢？”

“但是这里……”

“那是为了那种目的的地方，所以.....嗯？”

树理没有回答，我又笑了出来。

“你别误会。因为有件重要的事情，我们需要一个房间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当然，这是游戏的一环。难道只是为了消除录音电话上的内容，才特意来这里一趟吗？”

树理的脸上出现了放心和理解的表情，但还是有些惊讶地动了动下巴。

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把车停到停车场？”

“这个酒店的停车场有摄像头，连车牌号都会记录下来。考虑到我们要做的事情，我还是不能留下车的记录。”

“嗯，”她暧昧地点着头看着我，“你知道得可真多哦。”

“以前，我给这家酒店做过咨询。”

两个人并肩而行，留意着摄像头进了酒店。我们的房间，内装是单一色调的素雅设计。我先进去，开了窗。感觉已经进了山，没想到在这里却依然可以很近地看见海，还能听到响亮的汽笛声。

“在这里打算做什么？”

“你马上就会明白了。首先，你先在这个漂亮的沙发里坐下来等着吧。”

但是，树理没有坐沙发，而是坐在了铺有床罩的床上，颇有兴致地环视室内。这是因为她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还是在和以前去过的某个房间比较，我不得而知。

我坐在沙发上，拿出自己的记事簿，然后用圆珠笔开始写东西。

“写什么呢？”

“你等一下。”

她在床上弹了一下，像是确认床的触感，又拿起桌上的遥控器开了电视。换了几个台之后，出现了成人录像的画面。上面是裸体的年轻女人张开大腿，男人在干什么的情景。当然，都用了马赛克，看不见关键

部位。

树理急急忙忙地关了电视，看到这个，我尽量忍住不笑。

“没想到你这么天真啊。”

“觉得无聊才关掉的。你要是想看就说话，我可以再打开啊。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我现在正在做重要的事情。”

“哦，”树理跷起脚又放了下去，“男人就是变态。看那种东西，有什么可看的呢？”

“女人也有喜欢看的呢。”

“也没有到男人喜欢的程度吧。尤其是那些大叔最白痴，已经没什么零用钱了，为了这个一出手就是几万，简直是脑袋进水了！被女孩子玩弄了还不知道吗？”

“玩弄，你还用了这么难的词？”我停下笔，抬头说道，“你真的这么想吗？大叔们很愚蠢，被小姑娘利用？”

“不是吗？”

“在这世上，有比钱还有价值的东西，我认为是人心和时间。金钱不能改变人心，失去的时间也不能用钱买回。这两样东西如果能用钱买到，哪怕只有一点，我都会不惜成本。”我撕下记事簿的一页，递给她，“来，你就照着这样说，继续作战。就像刚刚说的那样，时间比金钱宝贵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看看就明白了。”

读完内容的树理，慢慢抬起头，表情僵硬起来。

“现在开始打电话了吗？要我打？”

“是的。对方希望确认你是否安全，要是能听到本人的电话，他们应该满足了。”

“为什么特意在这种场所打？”

“有两个理由。一是考虑到我们要反侦测，另一个就是那个汽笛声。不知道对方安装了什么样的录音装置，如果录下那个声音就很幸运

了。警方会分析那是什么声音，明白是汽笛之后，就一定会推测绑匪藏身地是海的附近。也许能从汽笛的种类，推断出是横须贺的军港。”

“总之，就是为了搅乱侦查喽。”

“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我拿起床边的电话机，按下几个号码键，不一会儿，手机响了起来，我看了一下手机屏，挂断了电话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确认是否显示电话号码。没关系，你就这样打吧。”我把电话机推到树理那边。

她双手抱胸盯着电话机，舔着嘴唇抬起头，认真地看着我。

“不一定是我爸爸接电话啊。”

“我认为会是你爸爸接电话，如果不是，让他们马上叫葛城先生听电话。但是，只等十秒钟，你跟对方说明这一点。如果超过十秒钟就挂电话。”

“我想爸爸一定问我很多呢。”

“是啊，但没有讲多余话的时间。就说不能回答问题，你只要念这里写的话就可以了。”

“明白了，”她慢慢地闭上眼，然后又睁开了眼睛，“我试试。”

我用手指着电话机。

树理咽了一口唾沫，深呼吸之后，把手伸向了话筒。

她用颤抖的手指按下了号码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跳也开始加快起来。到底有没有漏洞？我不禁再次确认起来。

树理的耳朵和话筒之间传来电话铃声。响了三声之后，电话接通了。谁的声音？是不是葛城胜俊还不知道。

“啊？爸爸？是我啊，我是树理。”她看着我写的字条说道。

对方很激动地滔滔不绝起来，连我都听得到。树理露出困惑的表情，吸了口气。

“对不起，没有慢慢聊的时间。你知道吧，我不是一个人……这样

的问题我不能回答。总之，你先听我说，没时间了。”

我盯着手表的指针，已经过了十五秒。

“我很安全的。请放心，他们说只要拿到钱就让我回家……啊，对不起。已经到时间了。”

我把手指放在通话键上，正在想两秒钟内切断电话的一瞬，远处突然传来汽笛声。之后，我立刻切断了电话。

“干得好！”我握起拳头挥了挥，激动地站了起来。关上窗之后，我回过头看着树理，“运气在我们这边，汽笛响的时间刚刚好。”

树理的样子有点儿奇怪，她似乎感觉到寒意，缩起背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坐在她旁边，发觉她的身体正在微微颤抖。

我正想问她是不是还好的时候，她忽然抱住了我。

“到底做了……无法回头了……”

她把脸埋在我的胸膛轻声说着。

“怕了吧？”

树理没有回答，只是这样一动不动。我能感受到她身体阵阵细微的颤抖。

“当然了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做的不是一般的事情，一般的人也做不了，因此得到的成果也不小。”

树理轻轻点头，抬头看着我，眼睛湿湿的。

没想到，从未预期过的感情突然在我体内膨胀，也可以说是冲动。迄今为止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——准确地说，是没敢意识且努力无视的某些东西——在我心中摇荡。

我不由自主地用力地抱着树理，她似乎吓了一跳，不安地看着我。

我脑子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想法，这当中有不少是考虑如何做才对我更有利。如果两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，会推动计划更好地进行吧。

我放松了我的臂弯，树理离开了我的怀抱。我想做的不是这样的事，我现在所做的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游戏。

“总之，先离开这里。我想应该不会被反侦查到，但此地不宜久

留。”

树理沉默着点点头。

回到车上，我发动了引擎，正打算出发，树理突然说：“等一下。”

我踩了刹车。

“我有个愿望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这附近有个我想去的地方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
“没什么，是我喜欢的地方……以前，死去的母亲曾带我来过的地方。我想平静一下……拜托了。”

看到树理双手合十拜托我，我有些吃惊。没想到这女孩会有这样的心思。

“远吗？”

“不远。”

“我想尽快离开这里。”

“没关系的。开车去不算远。”

“嗯。”我松开刹车，车子开始慢慢启动，“你认识路吗？”

“嗯，大概吧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“那你来指路吧。”

“明白。先回到原路。”

“OK。”我踩了加速器转向。

按照树理的指示，我们继续走国道。不一会儿，驶上了沿海的公路。左边是海，右边是连绵不绝的小山丘。过了一会儿，树理说右转。转了方向盘之后，路的坡度变得陡了。

“这么爬坡，这个方向没错吧？”

“没错。”树理用自信的口吻回答。

这段路上住家越来越少，周围的遮挡物也渐渐变少，好像就要看到地平线了。似乎爬完坡了，道路越来越平坦。

“就在这附近停车吧。”

我踩下了刹车，周围黑漆漆的。这应该是个前后都不会来车的地方，不过，我还是靠着道路的一侧停下了车。

“喂，”树理看着我，指了指车顶，“这个，能打开吗？”

“在这个地方吗？”

“在这个地方才要打开啊。”

我有点迷惑，但还是按了打开车篷的按钮，车篷静静地向后降下。微凉的风吹在脸上，混合着青草和泥土的气味。

“快看，很美啊！”树理抬头望着夜空，兴奋地用食指指着。

“哈哈！”我发出傻傻的声音。好美的夜空，无比广阔、无比漆黑的夜幕里，闪烁着点点星光——相当完美的一幕。盯着如此美丽的夜空，感觉自己都要被吸进去了。

“虽然是句老套的话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树理一语中的地说：“拜托，别说好像天文馆。”

我仰着头苦笑着，的确不要使用这种形容为妙。

“我对星座几乎一无所知，有点儿遗憾。”

“我只知道猎户座。不过，这有什么关系。”她伸展双手深呼吸，“心情真好。感觉好像不是日本。”

我又重新看了看四周，山丘正沉浸在淡淡的夜色之中，向前延展的好像是不知种了什么的耕田。

“海在哪边？”也不是很想知道，我只是随口说说。

“这边、那边，从这里过去都是海！”树理指着三个方向，“这里是三浦半岛 [\[1\]](#) 的顶端啊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这是我一路开过来的感觉，她说的没错。

“那么，你的心情平静了吗？”

“嗯，谢谢。”我看见树理在微笑，眼睛眨了两下，“我想问个问题，可以吗？”

“这次又是什么？”

“刚才你想要抱我吧？”

我一时停住了呼吸，避开她的目光，慢慢地说：“抱过来的是你吧？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她停了一会儿，继续说，“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知道的。”

我没有回答。右手放在方向盘上，动了一下手指。

“为什么停了？因为在哪儿待久了不安全？如果是这样，那要是有时间，你就会做了？”

我听到她好像耳语一样不停地问着我那些我想都没想到的问题。

“那我要问问你，”我把脸转向她，嘴角浮出笑意，“你为什么要抱我？给家里打电话感觉害怕了吗？我对你来说只是同伙吧。”

树理低下头，又抬起眼来看着我。

“我想要相信你。因为现在，我能依赖的只有你了。”

她眼睛里透露出的真诚迷惑了我。刚刚在情人旅馆里滋生的念头，又在我内心扩散开来。

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。”我说。

她微张双唇，一副想要发问的样子。这个表情是她从未表现过的幼稚。

“恐怖分子和人质长时间在一起，两者之间产生了连带感情，变成无论哪一方都不愿事情早点儿结束。这种心理被叫做‘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’，也就是人质情结，在007的电影里提到过。”

“我不是人质，你也不是恐怖分子啊。”

“一样的，同样是在异常情况下被隔离的状况。虽然是假绑架，但从期待人质与赎金顺利交换这一点来说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和恐怖分子与人质的关系是一样的。”

树理点点头，“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人质与恐怖分子之间产生的连带感，原本就是不必要的，可以说

是不自然的。这我们的情况不同。”

我舔了一下嘴唇，然后轻轻点着头说：“连带感是必要的。”

“是吧？所以我要确认，我与你的连带感。”

树理的眼神让我无法逃脱。

我捧过她的脸，以唇相对。在吻她之前，我确认她是闭上了眼睛的.....

这就是顺势而为。唇吻继而舌吻，她没有抵抗我摸着她的胸，这样下来，我又把手伸入她的内裤。

我想换个地方，可是没有机会说。我担心我说了之后，她就没兴致了。我贪恋着她的嘴唇，这也是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的症状吧。跟家里打电话和父亲说话，在树理的心中发生了某种破坏作用，因此她被不安侵袭着，也因此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对自己很重要——这是一种惴惴不安。

那我又是怎么回事儿？爱这个女孩吗？怎么会？我怎么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？我对她的关心并不是出于爱，也完全没有在一起的理由。只是因为对方是年轻的女孩，才会有自然的性冲动。我明知道这样很愚蠢，是不该有的态度，到最后都不应该表现出来的.....

但是，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了，也不是不欢迎。对我来说，也和她一样想要安心。要完成这场大游戏，我们之间需要绝对的信任。男女之间想要确立信任，或许肉体上的联系是不可缺的。极端地说，也可能是错觉。是一时兴起、是爱情假象——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原本如此。

树理拿出不知从哪里搞到的安全套时，我多少还是有点儿吃惊。可能是从刚才的情人旅馆带出来的，她这么做说明她期待着这种事情：为了加深连带感而有肉体关系，对她来说也许是个标准流程。

在狭小的车里我们合二为一，互相刺激着对方的黏膜。在我看来，树理对于性爱很在行，很了解怎么获得快感的方法。

完事之后，树理说要丢垃圾而下了车，但没有立刻回来，我穿上裤子开了车门。

她在不远处伫立着。

我在她背后叫她：“干什么呢？”

“啊，没什么。看看风景。”

她看着远处，能模模糊糊地看到海。

看着远处，突然看到一个东西，我不禁噗地一声笑了出来。

“为什么笑？”

“看到了吗？那里有地藏菩萨像。”

她回头去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

“真的呢，我都没注意。”

“你之前还说，这里不像日本。”

“是啊，”树理的目光柔和起来。然后，她拉着我的手说，“觉得有点儿冷了，回去吧。”

“好。”我点点头，又一次吻了她。

[\[1\]](#) 位于神奈川县的东南部，是东京湾和相模湾的分界线，距离东京、横滨、川崎等大都市很近，海边度假胜地。

回到公寓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三点了。一夜之间往返横须贺，让树理打电话，再加上在车里做爱。身体虽然疲惫，却不可思议地没有困意，还好明天是周六。以“汽车公园”计划为中心的时候，一个休息日也没有。现在，就算我去上班，也没有什么事做。

打开电脑，去看CPT网站。不出所料，留言板上又有了新内容。

质量确认完毕 (Julie)

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是新人Julie。

感谢马尼克给的宝贵建议。

已经确认了质量，怎么看CPT的质量都没有问题。

接下来该是签约了。但是，钱还没准备好，有点儿困难。明天银行休息，可能还需要些时间。之后，我还不知道怎么付钱呢。

马尼克？我不知道写这个名字的意思，看上去像是给Julie提供建议的人。Julie怎么能在深夜里确认质量？估计无论是谁看到都会有想法。

“光是想象葛城胜俊用什么表情在留言板上留言，就觉得有点儿奇怪。”说完之后，我才想到，写这段话的可能是刑警。

“这个意思是确认我平安后，同意进行交易吧？”树理从我的背后看着屏幕说道。

“嗯……不知到底是怎样呢。”

“哎，不是已经……”

“他说需要一些时间准备钱，这还是在争取时间。让我们告诉他付钱的方法，对方肯定希望在我方会有什么动作，由此可以抓住我们的破绽。”

“让我们告诉他付钱的方式，当然要等他准备好钱之后再说喽。”

“嗯，可以这样想，”我离开电脑，走到客厅，坐在沙发里。树理也跟了过来。

我思前想后，对方正在打什么算盘。肯定不是仅仅空等我方出现。

“喂，”树理坐在我旁边，“钱要怎么拿呢？想到什么好方法了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嗯……”我含含糊糊地回答。其实，我还没想好，但是，要是我告诉她实情，她会是什么表情呢？不能就此失去了她对我的信任。

实际上，我正在想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。虽然大家都说绑架很难成功，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，只是没有报道成功的例子而已。为了让警察有面子，一定隐藏了成功的例子，而大量被报道的则是绑匪被捕的例子。那些绑匪多是没经验且做事拙劣的。这个世界上应该有聪明的绑匪。被害者因为宝贝孩子被送回，而不再追究。如果这样的事情被媒体曝光，只会招来绑匪的怨恨且于事无补。

“不能告诉我吗？拿钱的方法？”

“稍后一步一步地告诉你吧。”

“是怕告诉我之后会刺激我吗？你担心我会害怕？我没有那么脆弱。”

“不是这样。”我苦笑着。瞬间想到——刺激？这倒是个不错的想法。

我点着头站起来，去了厨房，从冰箱里拿出两罐啤酒回到沙发，在树理面前放了一罐。

“为什么，笑咪咪的。感觉很奇怪。”

“我突然想到了有趣的事情。我们来刺激他们一下吧！”

“刺激？”

“我来告诉他们交钱的方式。”

树理听到我的话，正在拉易拉罐拉环的手停了下来。

“这么做没问题吗？”

“你看着吧，我不会一次让他们看清我的虚实。”

我又回到电脑前，开始上网。几个操作之后，我上了提供免费电子邮件的网站。白天的时候，我在这里注册了一个新邮箱。住址、名字什么的，当然都是假的。

我打开了写邮件的窗口，又拿出记事簿，照着记下来的地址填在发件人栏里。这个地址就是留言板上写着“Julie”的那个。

“来吧！”我把手摆在键盘上，深呼吸。

已经确认你方发来的信息。能够顺利告诉你方葛城树理是安全的，我们也很高兴。之后要推进交易顺利进行。如果因为无聊的事情而让交易停止，这对双方都没好处。希望所有的事都能迅速地进行。

首先，是之前说过准备的现金三亿元。请准备一万元的旧钱。将此分为两份，一半放在高尔夫的球具袋，另一半放在其他的包里。

然后是手机。用你平常使用的就行了。

以上准备好了，请用以前的方法通知就可以了。同时，手机号码也要用暗号的方式，因为不能直接写号码，你方用各种方式表示都可以。

希望你们尽快准备好。这关系到葛城树理是否早获自由。

为了慎重，提醒你们，给这个邮箱回信没用。我们只用这个信箱发这封邮件，但不会看回信。这个地址也只使用一次。

我把内容读了三遍，伸了个懒腰，谨慎地发送了邮件。几秒后，屏幕上出现邮件已经顺利发出的提示。我立刻退出登陆。

“高尔夫球袋和其他的包包啊.....嗯.....原来如此.....”在我身后一直盯着屏幕看的树理，发出佩服的声音，“这样的话，即使拿着走路也不会让人觉得不自然。”

“对方也会这么想。”

“哦”的一声之后，我看到树理的脸转向一边，我喝了口罐装啤酒。

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封邮件？也许不会多久。应该当时就看到，也许现在葛城家正因此而骚动不已呢。

我忽然有种冲动，想要去看看CPT车主俱乐部网页，但今晚我要忍

耐。现在惊慌失措不知怎么办也无济于事，对方反正也在召开作战会议。我索性断了网关了机。电脑风扇一停，房间安静得令人惊讶，只能听到树理的呼吸声。

“今晚的游戏就到这里。辛苦了！”

“就快拿赎金了呢，”她喘了一大口气，“是什么方法？还没有告诉我呢！”

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”我笑着说，我只告诉她这次的目标就行了，多余的事情最好还是不让她知道，“睡吧。”

我让树理睡床，自己睡沙发。她对这样的安排有点儿惊讶，但什么也没问。

说实话，我为和她有了肉体关系而后悔，因为我犯了游戏的禁忌，碰了重要的“商品”，多少有些不安。

一想到这件事情，我就睡不好。迷迷糊糊地，结果还是和平时一个时间起床。在洗手间洗脸之后，和往常一样开了电脑。

检查邮件之后，去看了CPT车主俱乐部的网站。看了留言板之后，我屏住呼吸。

准备好了 (Julie)

早上好，我是Julie。终于把钱准备好了！就要拿到心爱的车啦。等你们的联系。

另外，听说现在的车牌号可以自选。

我只希望下面两个：

3***或8***

最近要开始打高尔夫了，在后备厢里放球袋开车的日子也不远咯。

我给花园饭店打了电话预约今晚的住宿。电话被转到前台，一个男经理接了电话，问我几个人住时，我回答只有我一个人住。

“是的，为您准备今晚的单人房间。”

“尽可能安排面对大路的房间。”

“您是说饭店正面的房间吗？”

“应该是吧。最好是楼层不太高的房间。”

“请您稍等一下。”

二十秒后，饭店经理的声音再次响起。

“是的，十五层的房间可以吗？”

“十五层？好呀，就要这个吧。”

“明白了，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。”

我随便说了个名字和电话，之后挂了电话。

“你定了哪里的房间？”树理坐在沙发里问。

“花园饭店。离这里很近，非常好的饭店呦。饭店中餐厅的蟹黄鱼翅汤是绝品。法式料理的大厨，好像是日本人里得到勋章最多的一位老先生。”

我的话刚说到一半，树理就开始摇头。

“我问的是为什么要订酒店？不是为了去那里吃饭吧？还是要找个新的藏身之地？”

“没必要找个新地方，这个酒店只是今天用。”

“是为了拿赎金用的？”

我笑着耸耸肩，“我可不做那样的事呢。”

“那你打算做什么？计划要干什么？到底怎么样拿赎金呢？”树理有

点儿歇斯底里地问。

“不要这样逼问我吧。”

“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们不是伙伴吗？”

“时候到了我自然就告诉你了。”

“现在还不是时候吗？网上不是已经有爸爸的回复了吗？钱已经准备好了，手机号码也写了。之后就是拿赎金了，不是吗？”

我叹了口气，眨了眨眼说道：“我说了几次了，这是一生一次的游戏，不是那么简单进行的。如果不是一步一步地按照顺序走，我们到不了终点。这次的行动，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。”

“但让对方准备好钱的是你……放在高尔夫球袋里……”

“这只是进入下一步必备的，你要是打游戏就懂了。”

“我从不打游戏。”

“这样啊。那你就安静地看我怎么做。”

她应该还不能理解，不太服气地点点头。

我们把昨晚树理做的奶油浓汤当饭吃了，开始做出门的准备。从橱柜里拿出运动袋，把摄影机、磁带、三脚架和望远镜放了进去，望远镜是以前从一个喜欢观察鸟类的朋友那里拿来的。

“你预定的是一个人的房间，你打算一个人住？”

“今天是周六啊。双人房间应该还有空的，但就算有空房间，也不能指定位置和层数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也一起去吗？”

“只要不被酒店注意就行。另外换个装扮，最好自然一点儿。”

树理站在我面前，双手插在腰上向下看着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干吗？我要怎么换装？没有衣服、没有化妆工具。我要这样换装的话，只能打扮成一个年轻的流浪汉。”

哈哈，我笑了。她说得实在是够好笑的。

“要不你就在家里等着吧。警方也许已经知道你失踪时穿的衣服，

也会想到绑匪可能会选择酒店，给酒店发了通告。”

“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去。虽然不知道你要做什么。但是，对你而言，要是我在的话，你做事会方便很多。”

我看着她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明白地告诉我这次她绝不妥协。而在此之前，我还在心中反复不停地告诉自己，以后一定要自己一个人行动。不过，她在的话我会方便行事，的确如此。

我放下运动袋，“真拿你没办法，走吧。”

“我可以一起去酒店了？”

“先去买东西。”

我想世上一定没有我这样的绑匪，和被绑架的女孩一起在银座的商场买东西。一想到因此可以搅乱警方的侦察，心情完全无法平静。

树理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到处物色衣服，她的样子和其他年轻女孩并无两样。对于和周围成功融为一体的她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虽然我很想告诉她好好想一想买东西的目的。

她也并不是个傻瓜，没有做让店员记住长相的错事，挑衣服的时候巧妙地移动。说不定给店员留下印象的反倒是我，因为我一直站在窗前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树理。以陪着女朋友买东西的男人角色来看，无论哪个导演，应该对我的演出都不会喊NG [\[1\]](#)吧。

树理终于从商场里走了出来，手里提着纸袋。

“好像买到东西了，我想可能还要多花点儿时间呢。”我挖苦地说着。

“这么快买东西我还是第一次，不过，在店里留的时间长了会给店员留下印象，所以还是随便挑了些东西。”

“这还真是了不起！”

“接下来买化妆品。去一楼吧。”树理的声音听上去很欢快。

她挑化妆品的时候，我在喝茶处喝咖啡等着。树理说一个人感觉不安，但我去了也没用。比起涩谷，在银座遇见熟人的概率为零。我相信她说的话。

大约三十分钟后，她回来了。看着她的脸，我不由睁大了眼睛。

“你化妆了啊？”

“是啊，顺便嘛。”说着她坐在我对面。服务员走过来，她点了一杯奶茶。

“你不会是让店员帮你化的吧？”

“没这个必要吧，我借了镜子自己化的。你放心，那种场合谁也不会注意别人，大家都只关心自己面前镜里的那张脸。”

“算了吧，在便利店和餐厅，你被别人看见了脸，我已经很在意了！”

“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嘛，不要紧的！”她从包里拿出烟，却发现这里是无烟区，只好不高兴地把烟放了回去。

奶茶来了，我不经意地看着她喝茶的脸。妆化得不是很浓，上了妆之后，她那细致的肤色更加靓丽。化妆恰如其分地突出了眼睛和鼻子的形状，令她看起来更加轮廓分明。

“干吗盯着我看？还在担心啊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，”我的眼神迅速闪躲了一下，“还有一个东西要买。”

“这次是什么？”

“游戏的必需品。”

又坐上了出租车，目标是秋叶原。在车里，我给了树理五张一万元的钞票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买东西的钱，请你去买一下。”

“我还不知道要买什么啊。”

“到时候就告诉你了，你照做就是。”

树理又要发作，我可不想让出租车司机听见我们的话。

到了昭和大路，我们下了车。周六的电器街相当热闹，这对于不想引起注意的我们来说正好。树理戴了可遮到眼睛部位的帽子。

离开有名电器店密布的大街，我们拐进了一条巷子，那里的人也很多，不过，气氛却不一样。这里的店面，电器爱好者居多。

我很快注意到一个人，留着胡子、皮肤黝黑的伊朗人。

“你去那个男人那里，问他有没有王八机。”我在树理的耳边轻声说道。

“王八机？”

“手机，就是用被盗身份注册的手机。”

“噢，”她点点头，“我听说过。”

“不用问牌子，估计五万元够了，是先付款的。然后，他会叫你跟他走，你就别说话跟着去。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
“你不跟我一起去吗？”

“要是我被当做警察乔装的探子就麻烦了，让你去买就是为了避嫌。你可能有点儿害怕吧，不过，加油啦！”

树理的眼中顿时有些不安，但很快，她就重重地点点头。

“明白了，我去了。”她走向那个男子。

树理和那个伊朗人说话，我从远处看着。因为对方是个小女孩，伊朗人没有太惊讶。很多女孩都知道这里能买到王八机，我也是从一个在这里买过手机的女人那里听说的。

正如我预想的，他们开始移动，转过路旁的一个拐角。树理在那里没有回头——很不错。

拿着货的同伴应该在车里等着。万一被警方发现，他们就可以快速逃离现场。

十五分钟之后，树理回来了。我也松了口气。

“任务完成！”她边说边递给我一个小纸袋，“还买了礼物。”

“礼物？”

“电话卡。听说可以用很多次，面值是五十次，归零之后还能恢复原来的次数，继续用。”

我苦笑，“你用过公用电话吗？”

“当然了，你知道的，我现在没有手机啊，”树理摇着电话卡，晃来晃去地说。

那些伊朗人，之前以这种假电话卡为主打产品。手机普及之后，电话卡卖不动了，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种冒名注册手机。

“那些人，日语讲得很好呢。怎么背下来的啊？”

“为了生存，人会很拼命的。这些做假电话卡的人也是拼了命的。NTT [\[2\]](#)要不拼命的话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他们替代了。”

“警察也一样，想要抓到他们的话，也要拼命学会他们的语言。”

“的确如此。”

突然，我停下了脚步。挽着我的树理，绊了一下般停了下来。

“拜托，别突然停下来啊。”

“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”我笑着说，“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！”

坐出租车一回到公寓，我又开始了准备。最后，我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袋子里——一切就绪！

“那一会儿联系吧。或许我有点儿啰嗦，记住，决不要从酒店正门进去。”

“知道啦，真够啰嗦的！”

我本想说就是因为怀疑你记不住才这么啰嗦的，不过，我还是忍住没说。我先出门，此刻，手表的时针指向下午三点。

坐出租车到花园饭店只要几分钟。我在酒店正面的玄关下车，走向前台。我的服装是衬衫配领带，以及深灰色的西服套装，假扮成让别人看起来我是一个假日到东京出差的上班族。为此，我在预约时说的假电话号码的区号是名古屋的。

我在住宿卡上写了假名字、假地址和假电话号码，预付了五万元，完成了入住手续。我只看着前台工作人员的手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尽量没有抬头。

我拿到了1526号房间的房卡。我拒绝了小弟的带路，自己一个人乘电梯上楼。

来到房间后，我马上把窗户的窗帘打开了，左斜下方就能看到首都高速路箱崎交流道 [\[3\]](#)。我从袋子里拿出望远镜，快速调好焦距。从银座方向开来的一辆深蓝色国产车，正好从视线中穿过。

第一阶段合格。我安心地吐了一口气。之前，我曾在这个酒店住过，知道这里能看到交流道。不过那个时候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以后会利用这一点。

我拿起电话，打给自家。铃声响了三次之后，进入留言状态。听到“哔”的一声后，我开口说：

“1526房间。进来时请敲门。”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
树理听到这个留言后，应该立刻出门。我告诉她乘出租车到半藏门线 [\[4\]](#)的水天宫前站下车。从那里走地下，可以走地道进入酒店。这个酒店的地下二层和地铁站相连，可以从地下乘电梯直接到达客房的楼层。这样一来，她完全可以避开前台、大厅等人多的地方。

我脱掉上衣，松开领带，开始进行下一步准备工作。我在三脚架上装上录像机，放在窗边，看着液晶画面，调整镜头角度和镜头远近。从银座方面驶来的车，可以全都拍下来。

之后，我拿出笔记本电脑。用带来的电话线，连接上桌边的插口。这个酒店为了适应商务人士的需要，除了内部电话线路之外，还有可以上网的电话线路。这些事情也是上次来的时候知道的。

我打开电脑，开始上网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先去看了CPT车主俱乐部网站，果然有来自Julie的新留言。

等了好久 (Julie)

订货已好，钱也准备好了，但没得到你方的任何联系。

你说希望能早早拿到想要的东西，却不知你还在等什么？

高尔夫球袋在玄关高喊着：快快带它出门。

对于对方的留言，我一直觉得很佩服，的确是伪装得极为巧妙的文字。看到这个内容，很多人一定以为这不过是个非常想要买车的笨蛋小

姑娘。

总之，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得出，对方开始着急了，想要尽快知道绑匪要怎么办，有点儿忍受不下去了。

从冰箱里拿出矿泉水，我对着瓶口直接喝了起来。我开始再次检查之后的计划，这个计划应该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步骤，也不用担心被对方钻了空子。

看了看时钟，打完电话之后已经过了三十分钟了。树理到底在干什么？

又过了三十分钟，终于响起了敲门声。

“谁？”我还是问了下。

“我。”听到这样的回答，我开了门。

“你干什么去了？换个衣服要……”我说到这儿却突然说不下去了。树理的头发变成了褐色——确切地说，是接近金色的褐色，而且还剪短了。

嘿嘿嘿，她笑了，还得意地拨弄了一下短发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染发了，还不错吧？”她慎重地走进房间，环视一圈，靠近窗户，看着摄像机，“你在拍什么？”

现在还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这个头发。搞得这么醒目，不觉得危险吗？”

“这个，醒目？”

“你自己照照镜子！”

“是你说让我变装的，我就按自己的想法下了很多工夫。我自己剪的、自己染的，然后换了衣服。你看，跟刚才的我相比，完全是两个人！”她上身穿了红色无袖衫，下面是黑裙子，饰品和鞋子也换了。我着实吓了一跳，她什么时候买了这些东西？

“我说过不要穿得过于醒目。”

不知道她有没有认真地听我说的话，她一屁股坐到床上，像小孩子玩弹簧床一样，身体上下不停地弹跳着。满脸的笑意。

“喂，你真是专业广告策划人吗？这种程度就这种反应真是太奇怪了！现在，黑头发的反而少呢。”

“那为什么他们要染头发呢？是为了不引人注目？不是吧，他们不就是为了引人注目才染发的吗？”

“最开始可能是这样，现在可不一样了，黑头发让人觉得土。我不想让别人这么想，所以就染了。”

我无奈地摇摇头。现在不是和她争论这种无聊事情的时候。

“回去之后染回去。你可能忘了，你是人质。被绑架期间，人质的头发颜色变了，这太奇怪了。”

“这么说好了，绑匪是个怪人，因此，为了好玩，他给人质染了头发。”

“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！”我拿出在秋叶原买的手机，递到她面前，“好了，现在游戏开始了。给你爸爸打电话。”

“我打？”树理的脸上重新浮现了阴云。

“我本想自己打，但和你在一起就另当别论了。我尽量不让葛城先生听到我的声音，虽然你爸爸记得我声音的可能性很小。”

“打电话，说什么好呢？”

“我想好了，来这里，”我让她坐在电脑前，然后按了一下键盘，屏幕上出现了一篇文章，这是我在等她来的过程中写下来的。这个文章分了几个项目。

我指着文章的第一段说：“从这里开始，只要念这个内容就行，念完马上挂掉电话。”

树理认真地看着内容。看着她那复杂的表情，我觉得她其实是在摆样子。买东西时的巧妙大胆、染头发，完全是一种想要掩饰自己心里不安的装模作样。

“用这个电话打不要紧吧？”

“拜托，尽可能短。时间长了就能查出电话区域。”

呼——她深呼吸。接着，她看着手机的号码键问道：“现在就打吗？”

“对。号码是这个。”我在她面前放了写着葛城胜俊手机号码的字条。

“要快，不然天就黑了。”

“天黑了就不好了，是吗？”

“摄像机不是红外摄像机，望远镜也不是夜视镜头的。”

她大概多少能明白我说的意思，沉默着轻轻地点点头，又一次深呼吸，左手拿着手机，右手食指伸向号码键。她看着字条谨慎地按下一个又一个数字。按完之后，把电话机放在耳边，轻轻闭上眼睛。

我清晰地听到话筒中传来的铃声，响了两声之后，电话通了。

“喂，是我。树理。什么也别说，听我说。”树理看着电脑屏幕快速地说，“十分钟后，从家里出发，把高尔夫球袋和袋子放在车后备厢里。车里只能是我爸爸一个人。走首都高速路，目的地是向岛路口……向岛哦，方向的向、岛屿的岛。可能的话，按规定速度开车就好。再联系……抱歉，到时间了。”

挂了电话，她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我，脸颊有些红潮。我在那半开的唇上轻轻一吻。“做得好。”

“下一个联系也是我做吗？”

“基本上是的。联系由你来做。”

“基本上？”

“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”

我打开电脑，再次上网，高速公路管理局有可以报道实时路况信息的交通讯息网站，我进了这个网站。液晶显示屏上显示出首都高速公路的地图，路线用白线标示，根据拥堵情况，会呈现红色或黄色。今天比平时要空一些，但也到处标满了颜色。

我找到葛城胜俊选择的路线，现在没有严重堵车，只有在箱崎交流道前有一点红色。

我交替着看手表和路线图，喝掉了瓶里的矿泉水。树理也开始喝可乐。我们两个，谁也没说话。我不时更新着交通信息，没什么大变化。要是变化就是有事故。我心里不停地祈祷着不要发生这种事。

看着表，我打了个响指，“树理，打电话。”

她表情紧张，拿起了电话。

“要做什么？”

“问问现在他在哪里就行了。”

她点点头，开始打电话。

“喂，是我。现在到哪里了？……啊？竹桥？刚过竹桥哦。”

我做了一个OK的手势，她急忙挂断了电话。

“说是在竹桥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我盯着首都高速公路的路线图。从竹桥交叉口到江户桥都不堵，时速应该在六十公里。从江户桥到箱崎有几处拥堵，这是问题——时机！时机胜于一切。我只能相信自己的感觉了。

我又一次打响指，“打电话，确认位置。”

树理按了重播键，马上就接通了。

“现在在哪里了？……马上就到江户桥？”

我站起来做了个OK的手势。树理急忙挂断了电话。

我站在窗边，再次确认了摄像机的位置，并向她招招手。

“一分钟后打电话，指示他从箱崎下高速，之后，把手机给我。”

“给你？你要讲电话？”

“是，从那儿开始，由我来说。”我郑重地点点头。

刚好一分钟后，树理打通了电话。一旁的我从袋子里拿出一个氦气罐。

“喂，是我。现在从箱崎下高速。啊，不要挂电话！”树理慌慌张张

地说完之后，把手机递给我。

我深吸一口气拿过电话。应该是很轻的手机，却感觉很重，心跳也开始加速。

站在窗前，我一只手把电话放在耳边，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。摄像机已经开始工作。

我看到一辆银灰色的奔驰从斜坡上滑了一下，还看不见司机。我和看着摄像机屏幕的树理交换了一下眼神。她沉默地点点头，那就是葛城胜俊的车。

我把氦气罐对着嘴，吸入当中的气体，开始一口气把话说完。

“不要离开高速，进入环岛。”

站在旁边的树理听得呆呆的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这也不难理解，我突然发出了唐老鸭一样的声音——用氦气当变声玩具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派上了用场，这还是之前参加派对时买的道具。

同样惊讶的应该还有葛城胜俊。

“什么？不是去向岛吗？”

我吸着气回答：“进入环岛。”

“右侧是银座方向的入口，不用往那里走吗？”

“进入环岛！”

我挂断了电话，将手机递给树理。我用望远镜监视着箱崎交流道，银灰色奔驰正好经过。后面跟着几辆车，有货车和出租车。

奔驰又出现了。箱崎交流道是一个很小的环岛，不去出口、也不去某个方向的话，只要有汽油就可以一直转下去。

奔驰车第三次出现之后，我又给树理下了一个指令。她露出惊讶的表情，按下手机的重拨键。

“喂，是我。交易中止。回家去吧，等联系……抱歉，我也不是很清楚……”

挂断电话之后，树理恨恨地瞪着坐在床上的我。

“这怎么回事儿？为什么突然中止交易？”

“不是突然。一开始就是这么决定的。”

“什么？难道一开始就决定中止交易？”

树理来到我身旁，不解地低头看着我。

“为什么这么做？”

“为了了解警方的动向。”

我站起来，关掉了一直工作的摄像机。

[1] NG（No Good），意思是没有通过，要重拍。

[2] NTT：日本著名的电信公司。

[3] 交流道是指高速公路与其他公路交汇时，利用立体交叉与数个匝道引导车辆转换不同公路的交通设施。

[4] 半藏门线是日本东京都的地铁线路之一。

电脑屏幕上出现了箱崎交流道的影像。银灰色奔驰几次通过，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车经过。但是，出现两次以上的只有葛城胜俊的车。

“很奇怪啊，真是只有奔驰。”

我们回到公寓，酒店的房间先不去管。反正退房时间是明早，到时候我再过去办手续也不迟。要是今晚就退房，酒店方面多少会觉得奇怪。

“到底哪里觉得奇怪？你倒是说说啊。”树理显然有些生气。

“只有奔驰一辆车走环岛，这很奇怪，应该还会拍下其他车。”

“不是录下了吗？卡车、出租车什么的，很多车啊。”

“那些车都只出现一次。绕着环岛一圈一圈的只有奔驰，其他同样绕圈的，一辆都没有。”

“这不是当然的吗？只有我爸爸开的是奔驰。”

“但是，应该有车跟着，警察应该尾随。”

树理半张着嘴，终于明白了我的意图。

“警方的车就算不紧跟着奔驰，两三辆车之后应该跟着吧？但这也没有，实在是太奇怪了。看录像，的确没有跟踪的车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树理没有回答，歪着头看着屏幕。对我来说，我也没指望她会回答我。

“我想有几点可能。一个是因某种理由，警方没有尾随。这种情况，警方肯定用了比尾随更好的追踪方式，比如说在奔驰车里藏了侦查人员。”

“躲在车里了吗？”树理把脸靠近电脑屏幕。

“确认看看。”

我挑出奔驰内部拍得最清楚的画面，然后放大来看。虽然画面很粗糙，只能看见大致的轮廓。

“后座好像看不出有人啊。”

“那是不是藏在后备厢里啦？”

“可能性很小。后备厢里放了装满三亿元的高尔夫球袋和另一个袋子。要是再有一个人，在那里动也不能动，也没意义。因此，我才特别指示，把这两个装钱的袋子放在后备厢里。”

树理对我的话理解地点了点头，似乎对我的做法多少有点儿另眼相看的意思。

“我说，小说和电影里，警方不是经常在赎金里放跟踪器吗？这次是不是也放了？”

“可能是吧。”我同意她的意见，“但我觉得不能只靠那个。一般情况下，警方一定会尾随的，或者在某个地方监视。”

“可能是在监视吧？”

“笨蛋。我不是让他去向岛方向了嘛？警方有什么理由会在半路的箱崎交流道监视？”

“我也这么想……那你说为什么啊？”

“就是想不明白才觉得伤脑筋，警方的人到底藏在什么地方？”我一下躺到沙发上。

实际上，还有一个可能的理由，但是，我也不太相信，所以也就没说出口——那就是警方还没出动。这就是说，葛城胜俊还没有向警方报案。要是这样，只有奔驰车就不难理解了。

但这种事情可能吗？当然，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。葛城胜俊作为父亲，可能以女儿的生命优先，遵守绑匪指示，没有报警。

但是，我还是想推翻这个想法。那个男人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是那种一受到威胁就屈服的男人。他肯定是对绑匪将计就计，然后救出自己女儿的人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需要警方的力量，警方应该在某处活

动着。在箱崎交流道让葛城胜俊好像木马一样旋转的时候，警方一定正屏气凝神等着绑匪现身。

“那……所以是什么时候啊？”树理问。

“什么时候？什么事？”

“就是真正拿赎金的时间啊。还没决定吗？还是只是做好了预习演练的计划？”她站在我旁边，张开双手，用揶揄的口吻问。似乎还是不同意我的做法。

“我只是想做得完美，这也是为了你。你想要赎金吧？想要报复葛城家吧？”

“是啊，但不想磨磨蹭蹭的。”

“不是磨蹭，只是谨慎行事。不管怎么说，对手可是葛城胜俊。”

“那什么时候拿啊？”

“你为什么这么着急？没必要匆匆忙忙。王牌在我们手里。选择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方法拿到钱就好。”

树理激动地摇摇头，短发也乱了起来。

“可能你喜欢这种游戏的感觉，但也要设身处地为我想想啊。我已经讨厌这种紧张了，我想早点儿摆脱这一切！”

她大声说完之后，冲进了卧室。她的反应对我来说有点儿突然，尽管我能理解她的心情，却不知道为什么她会突然情绪波动。

我走进卧室，看到树理躺在床上。我坐在她身旁，抚摸着她刚染好的头发。她让我看刚刚染好的头发时，不知为何，有种目中无人的感觉。现在为什么又变成这样？真令人琢磨不透。

树理抱住我的腰，我默默地躺下，就这样轻轻地抱着她。

“抱紧一点，”她低声说道，“我们能在一起……也只有现在了……”

沉迷于男欢女爱是件蠢事。明知如此，但是看着我臂弯下睡着的树理如此让人怜爱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

能在一起也只有现在了——的确如此。这个游戏顺利结束之后，我们不会再见，不能再做这样危险的事情，这对我来说也是从一开始就想

好了的。

但是现在，她却令我牵挂。说真的，我开始希望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可以多一些。不仅如此，如果顺利拿到赎金之后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两人不必分手？

你怎么了啊，佐久间骏介，你应该不是这样的男人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树理没在身旁。房间里飘着咖啡的香味。

从卧室的门看出去，她正在起居室和厨房之间走来走去，桌上已经放了一些吃的。

我拿起放在柜子上的数码相机，从门缝里偷拍她，刚好是她拿着托盘走过来的时候，我没有用闪光灯就按下了快门，她没有注意到。我在相机的屏幕里确认了一下，虽然拍得有点儿暗，但能显示出她美丽的身影。我顺手打开相机的盖子，拿出了存储卡。

“起来了么？”

她好像听到声音，走了过来。我匆忙将相机放回柜子上，手里握着卡。

门开了，树理走了进来。我站得离她很近，她吓了一跳。

“怎么？已经起来了？”

“刚起来。你在准备早餐吗？”

“我一个吃闲饭的，想要报答一下，总吃奶油浓汤什么的会腻吧。”

趁着树理背对我的时候，我把卡放入旁边挂着的外套内口袋里。

火腿蛋、蔬菜汤、吐司，还有咖啡。虽说算不上大餐，但考虑到冰箱里的存货，她也很努力了。

“过日子的感觉。”我咬了一口吐司后说道。

“你为什么不结婚？”

“这个嘛，要我来说，为什么大家都想要结婚？为什么会跟一个不知什么时候要厌倦的人一生一世？我无法发这样的誓。”

“但只有这个人会一直在你身旁啊，比如即使你变成很丑的老头儿，也不会一个人孤零零的。”

“换句话说，这个人也会变成很丑的老太太啊……人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人的，结不结婚都一样。”

“所以才要生孩子啊？就算配偶不在了，也会有家人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看看我吧，”我用叉子指了指自己，“我也有父母，可还是一个人生活，几年都没有联系。我这样的儿子对于父母来说是家人吗？跟没有一样！”

“虽然不在家，但知道你在某处，即使这样，父母也很高兴，只要想象你过着怎样的生活，就应该感到快乐。”

我嘴里含着咖啡，苦笑。她的表情好像在说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

“我真没想到你会跟我讲家庭的重要性。”

树理好像被说到痛处一样，突然低下头去。

我刺破火腿蛋的蛋黄，就着火腿一起吃下去。

“为什么不和你父母联系？”她就这样低着头问我。

“没什么事情，这个说法比较恰当。对我来说，他们就是很讨厌。偶尔会因为一些事情给我打电话，事情说完，其他的话就没有了。”

“你老家在哪里？”

“横滨，元町附近。”

“好地方啊。”

“女孩一定会这么说。但是，在那里出生成长，和拉着男朋友的手在那里散步是两回事儿。”

“做什么生意？”

“我爸是普通的工薪族，和元町商业街没有关系。”

“你父亲现在还工作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“我上小学的时候，他就死了。”

“啊……这样啊。”

“我爸妈离婚了，我跟着我爸。但是，他病死后，我就又回到妈妈那边。当时，我妈回了娘家，我也一起住在外婆家。”

外婆家经营家具店，在当地是很有名气的商店。外祖父母都健在，

和长子一家住在一起，只是加了我和妈妈两个人而已。妈妈在店里帮忙，家务活儿也全包了，也不觉得丢脸。毕竟，那里是我妈妈出生长大的家。不仅外祖父母，舅舅一家也很疼爱我。舅舅家里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他们也不会把我当成是吃闲饭的。

“但是，我后来才发现那是装出来的和平假象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们母子对于那个家终究还是麻烦。就是这样，不管什么时候，离婚女儿带着孩子回娘家，就算是再亲的家人也是麻烦。特别是舅妈那样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当然觉得我们讨厌。她表面不会表现得很露骨，但还是能感觉到。仔细观察，她表里不一不仅是对我们。舅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，而且很会做生意。实际上，管店的不是舅舅而是舅妈。就是店里的工作人员，也信赖舅妈。因此，舅妈也不会觉得不舒服，也一直表现很积极，对丈夫、公婆的态度也都表现强势。这种情形，外祖父母也不觉得有趣，他们希望这个软弱的儿子，帮他夺回实际的权力。但我舅舅，真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。有一点麻烦事，就躲在自己媳妇儿后面。外祖父母虽然着急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自己已经退居二线了，打理店的是自己的儿媳妇，即使心里觉得讨厌，但还要装出笑脸。就是这样，在这个庞大的家庭里生活，会碰到各种状况。”

说了一大串话之后，我补充了一句：“很无趣吧，这种话题。”

“不无聊啊。那你那时候怎么办？在那些大人当中，要花很多心思察言观色，我想你一定很辛苦吧。”

“还好。但是，多少会有些困惑，不过，明白如何应对就简单了，也就是说观察出规则，只要遵守这些规则，就没什么难的了。”

“规则？”

“意思就是无论谁都会戴着应付某一场合的面具。不能撕破别人的面具，因为谁而一喜一忧都没有意义。归根到底一切不过都是面具，所以我也戴上了面具。”

“什么样的面具？”

“一言以蔽之，是最适合那个场合的面具。小时候，戴着大人期待的面具。话虽这么说，但也不是扮演优等生就好了，也会戴着恶作剧小孩的面具，过了一段之后，还有青春期叛逆的面具。之后是思春期、将来是烦恼的青年面具，重点是大人们感到习惯。”

“不敢相信……”

“这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戴着面具反而快乐些。无论谁说了什么，对方都只是跟面具说的。我在面具之下吐舌头做鬼脸也没关系。一边吐舌头做鬼脸，一边想下一次戴什么样的面具会让对方高兴呢？人际关系是很烦的事情。但用这种方式，就没什么了。”

“你一直都这样？”

“一直都这样。”

树理放下勺子，双手放在桌子下面说道：“这让人感觉好寂寞啊。”

“是吗？我不这么想，我觉得人们都是戴着大大小小的面具在生活——你不也是吗？”

“是这样吗……”

“不这样，在这个世上就没法生存。就一张真面目，什么时候被打都不知道。这个世界也是一场游戏，是一场根据情况选择恰当面具的游戏。”

“青春的面具吧？”

“什么？”我放下咖啡杯，“刚才你说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不，我确实听到了。青春的面具……你为什么知道这个游戏的名字？那个游戏还没有正式发售。”

我盯着她，她的目光躲闪了一下，有些惊慌地抬起头，小小地吐了一下舌头。

“对不起，我擅自偷看了。”

“偷看什么？”

“你放在那里的东西，还有电脑中的一些东西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拿起咖啡杯，喝了一口咖啡。

“我不是说过不让你随便动吗？”

“所以我才道歉。但我希望你能了解我的心情，我只是想多了解你一些，你是怎样的人？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出生长大的……”

“关于我，刚刚说的已经是全部。不是很幸福，但也没有很不幸。”

“你母亲现在……”

“我高中的时候再婚了。对方是卖建材的工薪族，是一个很实在的人，对我也很好。”我摇摇头更正，“应该说是戴着好男人面具的一个人，可能现在还一直戴着。”

与我相关的话就到此为止了，树理再也没再多问什么。我说了很多关于过去的事情，突然有些后悔。

早饭过后，我上网看CPT车主俱乐部网站。有了一条新留言。

二十四小时 (Julie)

早上好。我已经准备好了钱，但突然签约延期了。怒。我能想到的是，限定二十四小时。这期间要是没有任何联系的话，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

一早就说这样的话，请原谅。

树理从浴室出来后，头发变成了深咖啡色，跟原来的头发颜色相比有点儿亮，但和刚刚的金发相比要好很多。

“这很适合你，”我说，“日本人不适合金发。”

“大人全都这么说。”

“你不是大人吗？”

“我说的是大叔的意思哦。”

“日本人特有的扁平面孔配上金发，我看着都觉得不好意思。感觉只是有崇拜白人的情结而已。”看到她不高兴，我又接着解释，“我说的是一般的小孩子，你的脸可不扁平，当然，也不像欧美人那样轮廓分明。”

最后一句话很多余吧，树理的心情一点儿都没有变好，她随便地坐在沙发上。

“那你想到什么好方法了吗？”

“正在想。”

“还在想？只剩二十四小时了啊。”树理看着表摇摇头，“那个内容是上午六点写的，到明早六点只有十七小时了。”

“我不觉得一定要遵守这个时间。”

“但是，这期间要是没联系的话，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！”

我为了截住她的话一样抬起一只手，拿起了音响的遥控器。打开CD，《剧院魅影》的音乐从中间开始播放。我很喜欢这部音乐剧，看过好几遍。这是描写一个可悲的男人，用面具隐藏自己丑陋容颜的故事。

戴着面具的不仅仅是这个男人——每次看这部音乐剧时，我都这么

想。

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是报警的意思吗？真无趣，是说到现在都没报警的意思吗？要是他觉得这样的威胁管用的话，那也太小看人了。

不过，在箱崎交流道的战术中，并没看到警察。说不定葛城胜俊真的还没报警。

我又摇摇头，这不可能，这是个陷阱。他这么做是为了造成一种错觉，然后等着我们有勇无谋地出手。

“昨天就那样拿了钱就好啦。”树理说。

“就那样？”

“在箱崎交流道让我爸爸的车转圈的时候，不是知道警察没有尾随嘛。那个时候，在那里让爸爸把车丢在那里就好了。等爸爸离开现场，把钱拿走就好了，或者连车开走也好啊。”

“傻瓜啊。一眨眼的工夫就会被警察追捕到的。”

“警察在哪里？不是没有吗？”

“不可能没有，肯定是在某个地方监视着奔驰车。”

我心想，说不定警察会在首都高速的各个入口都派了人，还会监听我们和葛城胜俊之间的对话。

“让对方把赎金运到指定地点，然后命令送钱的人立刻离开。之后，绑匪再满不在乎地去拿赎金，这样一定会被警察抓住。你难道不这么认为？”回到房间之后，我问树理。

“你的意思是因为警察在监视？”

“是的。警察们一定正睁大眼睛，等着绑匪现身。这被称做能逮捕绑匪的最佳时机。那我问你，警方怎么会知道地点？”

“这很正常啊，肯定是被害者的双亲告诉警方的吧。”

“正是这样。交赎金的场所，不到最后不透露才是明智的。只要不全部说清楚的话，负责送钱的人不知道要去哪里，要兼顾可不容易。”

“最初应该告诉大体的位置，等到接近之后才告诉正确地点，这样

“比较好吧？”

“说得简单，这很难进展。警察的天罗地网反应很快，以分钟为单位都不行，是以秒为单位行事的。”

“你是这样计划的吗？”

“可以这样说，想法差不多确定了，接下来需要事先学习一下。”

“学习一下？”

“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”

我打开电脑，摩拳擦掌一番，接着写了如下的内容。

葛城胜俊先生：

昨天因为出现了一些意外，所以不得不中止计划。所谓的意外是警方的介入。我们感觉到警察一直在监视。事实如何我们并不清楚，如果大哥您已经通报了警察，并开展了搜查，那真是非常遗憾。我们必须立刻停止交易，葛城树理将永远不能回到您的身边。

再次警告，不要让警方介入。如果下次的交易，还能感受到警方存在的话，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撤退，不再联系，也没有下次交易。

总之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我在这里提出几个指示，我们也不希望为此花太多的时间了。

三亿元赎金要尽量装进一个小包装里，或许旅行箱比较合适，最好不要上锁。不要打开盖子就能看到里面的东西，请用黑色塑料袋装钱。绝对不要带跟踪器。如果发现跟踪器的迹象，就立刻视为违约。我方具有检测是否有跟踪器的工具。

准备便笺、笔和透明胶带。

这次送钱请葛城夫人负责，送钱的车也是夫人的BMW。和赎金一样，夫人和车也不能带有跟踪器，发现这类东西将立刻取消交易。

夫人要准备手机，电话号码在之前的网站上告知即可。

下一次联系在二十四小时以内。伺机而动。

我把内容读了四遍，用了一个用假名注册的新邮箱，给葛城胜俊发了邮件。现在已经全无退路了。

“你有什么能够探测出跟踪器的方法？”树理问。

“方法有好几种。金属探测器也行、电波探测器也行。”

“但要，要是赎金拿不到手也用不了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要是这样，你下这样的指令也没什么意义啊。”

“多少会有些恐吓作用，也可以说是威胁。对方也不知道我们会用什么手段，也只能先照我们所说的做了。”

“他们会照我们所说的做吗？”树理歪着头问道。

“我想赎金中是不会带跟踪器的。假设绑匪成功拿到赎金，他们会怕因为这个原因让绑匪不爽，做出什么事来。要装跟踪器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是送钱的人或者车。”

“妈妈或者BMW吧？”

“所以，对我们来说，必须先准备好对策。当然，我已经想好了。”

“告诉我。”

“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”

“怎么又来了？”树理一脸的不高兴，“这副装模作样的样子，让我感觉不好呢。你没把我当成伙伴吗？”

“你可是我最重要的伙伴。没有你，这次的计划绝对不会成功。或者说，没有你，这次计划根本不成立。你啊，可比我重要呢！”

听到我这么说，她的心情似乎好了些。大大的眼睛开始闪着光芒，但光芒中也带着一丝紧张。

“我要做些什么才好呢？”

“演出戏，”我看着她的眼睛说，“你可是主角，不可取代的大主角！”

第二天是周一，我像往常一样起床。不过，事实上昨夜没怎么睡好。马上就要进入真正的演出了，心情有些亢奋，想到这些就辗转反侧，头有些昏昏的。

洗完脸，正在做平时的体操时，床上突然传来树理的声音。

“你已经起来了？”

她也同样没睡好，眼睛红红的。

“我今天必须去公司。”

“去公司？在这么重要的日子？”

“因为是重要的日子，所以必须表现得和平时一样。要是之后被怀疑，今天休假反而会更麻烦。”

“你觉得会被怀疑？”

我正在做俯卧撑，摇摇头说：“嗯，应该没这个可能。”

“所以……”

“这样，”我说，“今天是和平时一样的周一，所以要像平常一样上班、开会、做策划案。为了游戏，也不能破坏这个节奏啊。”

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明白了我说的话，树理一直沉默不语。

边吃早餐边盘算着最后的打算。我今天白天要上班，实施计划要在回家之后，今天计划不加班。

到公司后只有很多无聊的工作在等着我，今天还必须和他们开一个偶像明星的策划计划。是一个和推广游戏角色有关的营销方案，无论哪里的公司都是老一套，没什么新意。被问到意见时，我说：是啊，的确都是老一套。全场顿时一片静默，为此，会议主持人问我有什么新想法。

“找几个长得像的女孩子怎么样？”我说了自己的想法，“挑一些身高、长相都很相像的女孩子来化妆，让她们看起来一模一样。十几个同样长相的人排在一起，只有一个是真的主角。请问，到底谁是真的？不用马上揭晓谜底，我觉得这会成为话题的。”

这会成为话题吗？重要的偶像没有被突出，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，并且说一旦偶像被视作迎合时尚的商品的话，那就完了。我没反驳。这个男人说的是对的。只是不对的是，我觉得偶像不是迎合时尚的商品。但我选择了沉默，原因很简单，在这样的工作中，我的意见是否被采纳都无所谓了。

下午的时候，我偷偷上了一下网。在CPT车主俱乐部网站的留言板

上，有“Julie”写的新内容。常看这个网站的人，对于最近这个频繁留言的网名，说不定开始觉得奇怪。

就快了 (Julie)

你好！从交易方得到了新通知，这次是真的要签约了。虽然附带了很多条件，但我为了买到车，怎么都可以。但你真是啰嗦，让我等了那么久，我想要的车牌也改了。

这次是4**、7**。

啊——我希望快点儿签约！

我记下了数字。这大概就是葛城胜俊夫人的手机号码。这样的话，一切就绪！

我关了网页，正好看到小塚从前面走来。我急忙把电脑屏幕切换成了策划案。

“进展如何？”小塚虚伪地笑着，感觉不是什么好事的预兆。

“还过得去啦，我对新工作很有干劲儿哦。”他要是能听出我的假意最好。我是故意这么说的。

小塚抓抓头说：“栗原优美的推广策划，看上去不太顺心啊。”

估计他是听会上的人说的吧，他听到的肯定不是什么好话。

“没这回事儿。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意见罢了。”

“相似十人组，我觉得不错。”

我轻轻一笑。我想他的话并不是发自内心的，不过是出于同情。先是觉得窝囊，接着是生气——不知什么时候，自己竟然变成了这样的人……

“三点之后来找我，我要你跟我们一起去看个地方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

“日星汽车的总公司。”

我扭过头看着小塚，他却避开了我的目光。

“这太奇怪了啊。将我调离该工作，还这样多次叫我去。这到底怎

么回事儿？”

“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只是因为对方发过来的出席名单里有你的名字，所以我才来叫你的。”

“到底是谁这么反复无常？我想不会是葛城先生吧？”

“这个……葛城先生好像也会出席，你问问如何？”

“葛城先生？不会吧？”

“不，应该没错，刚刚发来的传真。”

怎么可能？葛城胜俊在想什么？自己的女儿被绑架了，马上就要到交赎金的时候了，还能悠哉悠哉地开会，这是发什么神经？还是因为交赎金的事情改由夫人负责了……

“怎么办？要是你不高兴去我也不勉强。要是说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，拒绝的话应该没问题。不管怎么说，将你排除在这个项目之外是他们的决定。”

“算了，我去好了，见见葛城先生也不坏。”

也不知道他怎么理解这句话的，小塚笑着拍了拍我的肩。

下午三点一过，小塚带着数名新车活动的工作人员，一起前往位于新宿的日星汽车东京总公司。一路上，杉本几乎无视我的存在，我心想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家伙？

没有堵车，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了。杉本他们在会议室准备见面，我没有什么事，离开房间，在自动贩卖机买了咖啡，去了有观叶植物的吸烟区。小塚正在那里抽烟。

“杉本他们说，怎么都觉得日星有些奇怪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应该是说朝令夕改吧。计划方针总是犹豫不决，难道日星这样的大企业，也因为长期不景气而变得奇怪了？”

我沉默着点点头，可能不只是因为经济不景气，犹豫不决的是葛城胜俊的精神状态吧。

我正想问他话里的具体内容，小塚却望着我的身后，表情有些紧

张。我回头一看，葛城胜俊正一只手插在口袋里，静静地站在我的身后。

“百忙之中真是不好意思。”葛城胜俊走向我。他穿着双排扣的深藏青色西装，笑容间充满了悠闲。

“不，没什么。”小塚直直地站在原地。

“关于前几天你们提出的计划，有几处需要确认，因此急急忙忙地叫你们过来。”

“那么今天的会议是您的指示？”

“可以这样说吧。我看到有意见的事情总是无法放下，”葛城看了看手表，“就快开始了，去会议室吧。”

“那个，今天把他也带来了。”小塚边说边看了我一眼。

葛城看着我，我马上低头致意。他却立刻移开了视线。

“他来干什么？”葛城问小塚。

“嗯，贵社发来的书面资料里，写着让佐久间来。”

“噢，”葛城歪着头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负责人可能拿的是旧名单，机械地发送了文件吧。算了，这种事情没关系吧？工作吧。”说着他先走了。

小塚凑近我耳边，“怎么办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样看来，葛城这边没你什么事儿了。我想你出席会议，也可能觉得没意思。现在回去也好。”

虽然我也很想回去，但我嘴上却不这么说。

“好不容易来了，就听听他们说什么。反正现在回公司，也没什么大事要做。”

感觉到我话中带刺儿，小塚有点儿不高兴地点点头。

我装作去厕所，离开了小塚。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拿出手机，给树理打了个电话。

“喂，怎么了？”没想到这么早就有电话，她的声音透出一丝疑惑。

“计划有变。三十分钟后开始实行计划。”

“三十分钟后？等一下，不用这么着急吧。”

“不管是三十分钟后还是五个小时后，要做的事情又没有变化。”

“我说的是要有心理准备。”

“所以我说三十分钟后，这段时间你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
“等等，最后一步怎么办？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样？要是对方不相信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会相信的，没有理由不相信。”

我的话充满自信，树理却叹了口气。

“绝对没问题吧？”

“放心吧。我玩的游戏还没有输过。”

“知道了，你这么说我就有数了。三十分钟后，对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怎么办？还在公司？”

“我在你爸爸的公司呢。等下要和你爸爸开会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拜托你啦。所有的一切全靠你的演技了。”

听筒里，我再次听到树理大声叹气的声音。

“明白了，我试试看。要是不能顺利进行的话，我会马上停止计划。”

“没事儿，一定会顺利的！”

挂了电话，我走向有三十分钟后游戏对决对手的房间。

会议的内容是使用网络相机的一个策划案，因为日星汽车的新车将加载相机拍摄功能。想要购买新车的客人，可以通过网络观看影像，它们不仅仅是车前相机拍摄的外景，还有车内的样子，仪表盘和各个镜子

的情况等，所有司机能看到的東西都会被拍下来。点击鼠标，可以自由切换画面。也就是说，在家也能体会到试驾的感觉。这是个不坏的主意，但这和电视台做的新车信息节目没什么本质的区别。而且，和我做的“汽车公园”计划相比，便宜很多。

“网络传输速度有限，怎样才能做到速度感和现场感，可能是个问题。另外，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，要在什么样的马路上行驶？以国外为背景可能会增加现场感……”对于杉本的说明，点头称赞的都是我方的人员——当然，我没点头。

葛城胜俊举起了手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

“我们并不是在深夜节目介绍新车。”

这句话让我有些惊讶，葛城和我有着同样的想法。

“不是只要播放漂亮的图像就行了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东西。我们想向购买者传递的信息是，新车性价比很高。不是单单制造一个话题，而是希望正确传递试驾的感觉。如果不行驶在一般人开的马路上，那就没什么意义。行驶在澳大利亚、加利福尼亚这样地方的影像，对于客人来说没什么用。”

听上去虽然有些刺耳，不过我却深有同感。我悄悄地看了看杉本和小塚，他们两个正面面相觑。大概原本设计了澳大利亚当外景地吧。

我又看了看表，给树理打电话之后，已经过了二十七分钟。

秒针又转了三圈，我偷窥着葛城胜俊的表情。看上去没变化，但看得出这么无聊的会议，他想集中精神。

过了一会儿，这个专心的表情一瞬间阴暗了。葛城把手伸进西装的内袋里，和我想的一样，这家伙没关手机。

“失陪一下。”他说完走出了会议室。

会议中断。副社长因为接电话而离席很少见，日星汽车的工作人员交头接耳着。

不久，葛城回到会议室，跟自己的部下耳语一番，部下点点头，葛城也没有向我们打招呼，又走了出去。

“那个.....葛城先生突然有急事必须离席。不过，他交待会议可以继续。”

“可葛城先生不在的话，我们说好了也没什么用啊。”

“没关系，葛城先生的意见我已经大致明白了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

小塚很少见地面露不快。提出会见的当事人早退，不高兴是自然的。

我凑近小塚的脸，“社长，我也回公司了。我在这里留着也没什么意思。”

小塚点点头表示同意，他这个时候根本没空考虑我吧。

走出会议室，我有种想去停车场看看的冲动。这个时间，在公司停车场，葛城胜俊一定正慌慌张张地启动他的奔驰吧。但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人看到我在观看这一切，就前功尽弃了。我忍着冲动，向公司正门走去。

在日星汽车本部的门前叫了出租车，先回青山公司。但在公司附近，我下了车，换了另一辆出租车，告诉司机目的地是浅草方向。我再次看了看表。

树理应该先给她家打了电话，葛城夫人正在家里等着。夫人对于不是亲生女儿的树理，不知说了些什么。身旁有警察，可能以很担心的口气应付一下，内心一定在大骂这不得不拿出三亿元赎金的绑架案。

树理对她的指示是现在马上带着钱开车出发。没有详细说明目的地，只是说某某路向西之类的，指示内容仅此而已。

树理也给葛城胜俊打了电话，这就是刚才的电话。给葛城的指示很简洁：准备纸箱和宽胶带，随时准备驾车出发。

我给树理打电话。

“喂，是我。”听上去，树理的声音有些紧张。

“进行得怎样？”

“一切都按你说的做呢。妈妈马上就要到新宿了。”

“好的，那就进行下一步。我正在去我们说好的地方。”

“好的。”她说完马上挂断了电话。

我收起电话，想象着葛城夫人驾驶的宝马停在东京都市政厅前的样子。树理也给葛城胜俊打了电话，让他也朝那个方向进发。

宝马应该会被警察尾随。我想车和夫人身上都会装有跟踪器和窃听器。我们首先要做的是，除掉那些设备。因此必须换掉开车的人和车。

树理在下一个电话里，要求把赎金从高尔夫球袋里拿出来放在波纹纸箱里，然后由葛城胜俊驾驶奔驰送钱。这样就会除掉那些讨厌的设备。

跟树理说这个计划的时候，她始终蹙着眉。

“即使换车、换人，要是还有跟踪器和窃听器的话，不就完了？”

我马上摇头说：“他们不会这么做的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有把握？”

“你的父母不是警察，如果不是背着他们，估计警方无法安装吧。”

“但我们也看不见啊。”

“对方怎么会知道我们看不见？”

“啊……是啊。”

“绑匪可能在某处看着——要让他们这么想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在游戏中占据了优势。”

在出租车的颠簸中，我期望着树理能顺利地这几个步骤，对手一定认为树理是被绑匪命令打的电话。对方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一个人行动——这样一来，就有打牌“同花顺”的效果了。

靠近驹形桥的地方，我下了出租车。从这里开始步行，边走边在脑中整理着计划。没问题的，一切会顺利进行的。

高高的建筑临高速路而建，这是某啤酒公司的建筑，我乘着电梯到了最高处。那里是兼做瞭望台的啤酒屋，我在入口买了餐券。

店内都是临窗的横U字形吧台位，座位上已有数名客人。我在左边的角落里坐下，从包里拿出望远镜，对着高速公路调焦距。在这里，这

样做的客人并不少，谁也不会注意。在这里，客人都看着窗外，店员只能看到客人的背面。

树理如果没失误的话，葛城胜俊驾驶的奔驰，一会儿就会朝这个方向驶来。我有点儿沉不住气了，树理要是不过来的话，我就麻烦了。

正要再次看表的时候，有人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肩膀。树理在我左边的座位坐了下来，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连衣裙。

“葛城先生……”我小声地问。

“刚刚上了高速。”她简短地回答道。

我架起了望远镜。倍数相当高的镜头，即使这样，要从川流不息的车群中找到葛城的奔驰还是很难。

“打电话，确认一下位置。”

树理按我说的做了，电话很快就接通了。

“喂，是我。现在到哪里了？”她用低低的声音问，“呃？刚进向岛线？”

我调整了一下望远镜。从箱崎到这里，如果不堵车，几分钟就到了。

“就这样继续开……抱歉，我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。”

树理还没挂电话，这个王八机这么做没关系。这个游戏结束后，我必须立刻处理掉这部手机。

突然，我的视线里出现了一辆银灰色的奔驰，正在行驶线上行进——肯定就是它了！虽然看不清司机的脸，但凭直觉，我认定司机就是他。

我在脑中盘算着，然后开口说道：“你告诉他过了驹形，在向岛下去。之后的内容你应该知道吧？”

她沉默着点点头，用眼神确认。我则拿出了自己的手机，拨通了通讯录里的某个电话。

“日星汽车向岛销售店。”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。

“你好，我是日星汽车董事办公室的田所，请问负责人在吗？”

听到董事办公室，对方吓了一跳。

“啊，是.....请您稍等。”

一旁，树理正在向父亲发指令。

“爸爸，在向岛下高速.....反正先出去啦！”

我的电话里有了应答：“喂，我是店长中村。”

“我是董事办公室的田所，突然给您打电话，很抱歉。有件很紧急的事情想要拜托您帮忙。”

“什么事情？”中村的声音有些紧张。

“副社长开着自己的车正在你们附近，车子好像出了故障。”

“副社长的车.....”中村的话只说到一半，这可是他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吧。

“车子叫了JAF [119](#)，估计没什么问题。但有件麻烦事.....”

“在向岛下了高速？这样沿着墨堤大路南下.....不，南下就行，往回走。”

树理用低低的尖锐声音发了指令。边听她说，我也继续着我的工作。

“副社长车里有箱东西，希望你们帮忙尽快送到某处。根据地图，您的店是最近的，所以才给您打电话。”

“那么.....要是这样，我想应该可以处理，那.....去哪里好呢？”

“详细地址一会儿和您联络。能不能先请你们在高速入口处等着？你们店离向岛路口很近吧。”

“嗯，是这样。”

“那等一下再给您打电话。请问是哪位过去呢？”

“啊，这个，我想就是我过去。”

“那请您告诉我一下手机号码可以吗？”

问了对方的手机号码之后，我也告诉了对方的电话。当然不是我的手机号码，而是现在树理使用的王八机电话。

挂断电话之后，喝着啤酒，我听着树理那边的对话。

“这个，再从向岛上高速…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啊……我只是按别人说的说。”

我用望远镜看，还没看到奔驰。

警方应该还在尾随。从向岛出来，回转逆行再一次上高速——要是尾随这样不自然的走法，警方虽然担心这样会被绑匪发现，但在没有跟踪器和窃听器的状态下，只好继续追踪。虽然考虑到人质的安危，但我认定警方会坚持自己的行动到底。

怎么甩掉警察，这是最后的难关。

看到奔驰了，我向树理伸出手，她把拿着的手机递给了我。

把听筒放到耳边，深呼吸，然后开口。

“*Hello, Mr. Katsuragi.*”（你好，葛城先生。）

突然换了男声，而且用英语打招呼，对方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。

我继续讲着，全部都是英语。

（从这里开始，全部用英语说，应该没问题吧。要是监听电话的警官英语很好，那我只能自认倒霉。听着，在下一个停车场停车，还有三百米远的地方有个停车场。停在引道的最后一个停车位。要是明白了，就回答Yes。）

“Yes!”（是的）

“*Excellent!*”（很好）

我用望远镜看着驹形休息站。奔驰车开着转向灯进去了，但是后面没有跟着的车。在奔驰车前也没有车进去。尾随的车，大概也无法应对这突然事件——正如我所料。

（停车，别拔钥匙，离开车。里面有休息室，进去。）

能听到车门开关的声音，然后葛城说话了。

“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，一开始就没有警察。”

（别说没用的，按我们说的做！）

“只要树理回来就行，本来就打算付钱的！”

（我说过别说没用的。现在开始数数，从一千开始倒数，请用英语

数。)

“不必这么做，我没报警。”

(按我说的做!)

听到一声叹气后，“one thousand，”(一千)葛城开始倒数，“nine hundred ninety-nine (999)， nine hundred ninety-eight (998)”

(就这样数。)

我又用另一部手机，给中村打电话。

“喂，我是田所。您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我现在就在向岛路口附近，随时可以出发。”

“您开什么车呢？”

“白色的SRV。”

“请您现在出发，副社长的车就停在驹形停车场。可能副社长已经不在车里，银灰色奔驰的门没有上锁，请把车里的纸箱搬出来。”

“把它们搬到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清洲桥旁有个新航站楼酒店，那里的入口处有位叫做松本的小姐等着，给她就好了。”

“是清洲桥旁的新航站楼酒店吗？”

“是的。那就拜托了！副社长也说改天跟你道谢。”

“哎呀，用不着客气。”

“这是一定的，您帮了大忙了！”

挂断电话之后，我用目光示意树理。她把能够听到葛城胜俊正在用英文倒数的手机递给我，然后站起来出了店门。

我用望远镜看着高速路，不一会儿，一辆白色的SRV开了过来。

白色的SRV驶进了驹形停车场，葛城胜俊还在倒数。不知道他能不能注意到赎金被拿走了。

万一警方正在监视，这个时机应该现身了。但在我看来，没有出现这种情况。

看到白色的SRV从停车场里开了出来，我立刻站了起来，挂断了葛

城胜俊的电话。

我乘出租车赶回了自己的公寓。改驾MR-S，再次出发。

在新航站酒店附近停车，我慢慢走了过去。

似乎看到我的身影了，自动门一开，树理就走了出来，她双手抱胸。

“东西呢？”

“拿到了啊。”她开心地笑了。

[1] JAF全名为“日本汽车联盟”，是日本一家专门提供公路修车和救援服务的公司。成立于1962年，采取会员制方式。JAF的服务网络遍布日本全国，无论在哪里发生事故，会员都可以很快得到公司的救援。公司每年解除路上事故约280万件，24小时随叫随到。

确认没有窃听器、跟踪器之类的东西后，我们在车里把钱装到包里，扔掉了纸箱之后回家。我的心跳极快，反复深呼吸之后，心情才平静下来。树理在车里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进屋之后，她一把抱住我。

“终于成了，太成功了！”她的呼吸有些急促。她成功地担当了主角，相当兴奋。

我把她的手从我脖子上拿开，看着她的眼睛，红红的。

“做得好！不过真高兴，还得再等一会儿，还有些事情需要善后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我先回公司，你好好休息。”

“那钱……我能数数吗？”

“不，还不能碰。忍不住想摸的话，就戴上手套。”

“手套？”

“理由等我回来再告诉你。”

在树理的唇上轻轻一吻之后，我马上出门。

回到公司，我面无表情地回到自己的位置。谁也没有注意到我，去日星汽车的同事们，好像还没有回来。

打开电脑，想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始写内容。

葛城胜俊先生：

东西已经拿到了，但还没有确认当中的内容。

完成确认之后，葛城树理就完璧归赵。

但要是察觉到警方的动作，行动将取消。
葛城树理回去的方式，我们再联系。

确认了没有打错的地方，用假名字注册的邮箱发了邮件。确认发送成功之后，我把邮件从电脑上删除。这个邮箱以后再也不会使用了。

刚过下班时间，小塚他们就回来了。小塚看到我，走了过来。

“今天不好意思啊。”

“没什么。今天的会面怎么样？”

“嗯，终于定下了方向。明天就要开始干活喽！”

“可是，还要等葛城先生的指示吧？那位先生中途就走了。”

“没有，他后来又回来了。”

“啊？葛城先生？”我的声音突然变了。

“嗯，因为事情办完了吧，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回来了。现场得到了认同，这一趟我们没有白跑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

简直难以置信。这就是说，葛城胜俊在交完赎金之后，马上赶回了公司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一般情况下应该马上通知警方，然后追踪处理，不应该回去开会啊……

“怎么了？”小塚露出怀疑的表情看着我。

“不，没什么。事情顺利就好。”我挤出一个微笑。

离开公司回家的路上，我的脑海中始终盘绕着这个疑问，怎么都无法释然。

白天听到的葛城胜俊的话似乎还在耳边回荡。

“做这种事没什么意义，一开始就没有警察。”

“我只想要树理回来。我们打算付钱的。”

“不用做这种事，我没报警。”

葛城再三说没有警察，我不相信，现在也不相信。但是，不合情理的事情太多了，之前在箱崎交流道也是一样。

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树理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茶几上，钞票整整

齐齐地放着——三亿日元的现金，果然还是很壮观的。

“你没用手直接碰吧？”

“我戴着这个呢，”树理捏起橡胶手套，“可是，为什么不能直接用手碰呢？”

“我们不知道钞票上面做了怎样的处理。比如，可能会有手一碰就会变色的液体，不用特殊溶液去不掉的。”

“还有这种事情？”她不高兴地看着钞票。

“我听说过这样的事情。另外，还有一种过一段时间就会变色的药品。如果不知情的情况下花了钱，没过多久，拿到钱的人就会起疑，然后报警。”

“好多花样儿啊。”

“所以，这两三天还是不碰的好。等等看，要是没有异常情况，那可能就没问题了。”

“你很了不起啊！”树理佩服地说。

看得出她不是恭维，而是真的佩服我。

我颇感意外地看着她，“怎么突然这么说？”

“你什么都懂，还能看到对手以后的动作。就连拿赎金的事也是啊，不然不会那么顺利。我们几乎没做什么，用手机就拿到了三亿现金。”

“不用给我戴高帽，不会少了你那份的。”我笑着说，“两亿七千万是你的。你马上就要成为有钱人了！”

“这样真的可以吗？”

“要是以你可以继承的财产数目来看，这可能还太少了呢。我拿三千万就足够了。玩了一场游戏，赚了不少！”

“可以牵着葛城胜俊的鼻子走？”

“就是。”我笑着，心中却涌起不安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真的赢了葛城胜俊吗？

“怎么啦？”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，树理问。

“我想起游戏还没有结束，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收尾呢。”我竖起食指说，“归还人质。你——要扮演一个被无情的绑匪监禁，还被迫要求参与索要赎金的可怜受害者，必须要送你回到爱你的爸爸那里去了。”

“下一步，我只要做女演员就可以了。”

树理很有自信的样子。

“接下来的演技很辛苦哦，我又不在你身旁。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你都必须自己一个人处理。而且，这个演技又不是一时就行了，这一生，你都要扮演一个被绑架的被害者。”我坐在她身边，手绕过她的背，把她一把拉到自己怀里，“你有心理准备吧？”

树理眨了眨眼睛，一直看着我。

“你不想想我是谁？我是葛城胜俊的女儿呢。”

“说得是啊。”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送树理回家这事儿不难，只要让她在某个避人耳目的地方睡着之后，再通知葛城胜俊就好了。当然，树理没必要真睡着，只要演出来就行了。

问题是在这以后，这要求她必须有高超的演技。

“警方一定会从被绑架的情况问起，”我看着她，“那是什么情况，要按我们说过的说，记住了吗？首先，警方问你为什么那么晚从家里逃出来，你怎么回答？”

“那晚，我……”树理一副回想的表情说，“因为面霜的事情和千春有点儿不愉快，心烦意乱地想去经常去的那家夜店。因为怕被爸妈骂，所以偷偷地溜出来。”

不错，记得很清楚。不愧是葛城树理。

“请详细说一下被绑架时的情形。”我继续说道，并在树理面前装出拿着麦克的样子。

“刚离开家，就有车停在我旁边。我心想这是什么，往车那里一看，忽然就被人从后面抱住了。我正要喊，就被手绢一样的东西捂住了口鼻，之后的事情就记不得了。”边想边说到这里，她露出了一个“怎么

样，还不错吧”的表情。

“关键从这里开始，恢复意识之后，就在绑匪的地方了。警方会问你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回答？”

这是要费脑子的地方，这个部分要是不自然的话，警方就会起疑心，他们会认为这是一起假绑架。

“眼睛被蒙上了。”我对树理说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这样回答，恢复意识的时候，发现眼睛被蒙上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而且，手还在身后被绑了起来，就这样在一个床一样的东西上睡着。”

“那脚呢？”

“没有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没有必要。因为你什么也看不见，手也不能动，这样的情况下，一般人都动不了。要是脚也被绑了，绑匪也会觉得麻烦。每次去厕所，还要解开再绑上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她点头。

“正要动一下身体的时候，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——你要这样回答，女人这样说，不要从床上起来，你要是乖乖的，我们不会对你怎样的。”

“好酷啊！”

“是，这是一个很酷的女性。说起很酷的女人，你想起了谁？”

树理轻轻地歪着头，“江角真纪子 [\[1\]](#)。”

和我的感觉有点儿差异，不过还好。

“好，就这样说。警方要是问你，女人的声音有没有特征、大约多大岁数、有没有口音？这个时候，你就说注意到她的声音，想起了江角真纪子——你就这样对警察说。”

树理恶作剧似的笑了。

“笑什么？警方也不会真去找江角真纪子，就算去了也无所谓。”

“这个很酷的女人应该负责看守我吧？”

“看守兼管做饭的。你没什么食欲，但这个女人要求你吃，没办法就硬塞到你嘴里。因为蒙着眼睛吃东西，所以太热的东西不行，不容易吃的东西也不行，可能三明治之类的比较合适。吃东西的时候，你的手会被放开，但这个时候，脚却是被绑住的——好，就这么说。”

“吃东西的时候，手被放开，但脚却被绑住……”树理在脑海中想象着这些情形。

“‘江角真纪子’还有一个任务，她是你的谈话伙伴。她选择的都是和案件无关的话题，和你聊聊明星、时装、体育之类的。”

“恋爱的话题呢？”

“这个——”我摇摇头，“一说到这个话题，女人就话少了。女人有同伙，警方会考虑她的恋人或丈夫是主犯的可能性很大。所以，警方自然想要了解女人说了哪些和恋爱相关的话。要是这样，就麻烦了，加重你编造的负担。”

“说得也是，”树理认同我的观点，“问个问题行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要是去厕所的时候，也要被蒙着眼睛吗？什么都看不见的状态下，怎么办呢？‘江角真纪子’会帮我吗？要是这样，我可不喜欢。”

我苦笑着点点头。我明白她说的意思，还有一些问题必须要假设好。

“这样吧，当你说你要去厕所的时候，女人会拉着你的手带你去。进入厕所之后，会把蒙眼布摘掉。”

“那就是说两个人都进厕所？”

“地方小就没办法，绑匪不想给你多余的信息。摘掉蒙眼布后，女人就出去。之后你有极少的自由时间，你可以慢慢尿尿或者做什么的。”

“好讨厌。说话像个大叔！”

“这时，你可以很自然地观察厕所的内部。样子是这样的，墙是水泥的，只有小换气扇，没有窗户，用白炽灯照明。那里有准备好的厕纸和生理用品。马桶是坐便式的，还有温水可冲洗装置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树理轻轻地拍着手。

没有温水可冲洗式座便的厕所有什么用，大概很难想象吧。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。

“门是木制的。本来可以从里面锁上的，是金属插销的那种。但是，插销被取下了。以防你反锁。”

“记不住了啊，”树理皱着眉，双手抱拳夹着自己的脑袋，“好想做个小抄。”

“警方会问你，当你去厕所或者从厕所回来，听到什么声音没有。”

“什么都没听见，这样回答就没事儿了吧。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蒙着眼睛的人，听觉都会比平常灵敏。说什么都听不到，反而会让人觉得奇怪。还是听到些什么比较好。”

树理打了个响指说：“汽笛声！”

“不错！”我笑着点点头，这个女孩真是相当聪明。

“最开始打电话的时候，不是在横须贺让对方听到了汽笛声吗？这样一来，警方肯定认为绑匪所在地就在港口附近，这次就说听到汽笛声比较好吧。”

“就是这样。但是，如果说总能听到就很不自然。绑匪应该不会没有注意到这个声音。听到过一两次，而且感觉很遥远——就这么回答吧。”

“明白。听到的声音就这个？”

“只听到汽笛声还是有点儿奇怪，应该还包括车经过的声音。现在听不到这种声音的地方很少。”

“船和车啊。”树理露出享受游戏的表情。

“另外，你接触的不只是酷女人。最少还有一个人，绑匪必须出

场，这是个男人。”

“明白，这是拿赎金的现行犯！”

“你还会用‘现行犯’这么难的词啊。不过，的确如此。你最少有三次和这个现行犯一起行动。第一次是最初打电话的时候。警方一定会让你详细叙述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。”

“好麻烦啊。”树理露出扫兴的表情挠挠头。

“警方可是很尽力的，赎金就这样被拿走。你必须经受被询问这样的问题。”

“知道了。那我怎么解释比较好？”

“你就回答他们让你给家里打电话，这个时候，你听到主犯的声音。就像警察问你酷女人的声音一样，警察会问你那个男的声音怎样。”

“这次说谁好呢？福山雅治 [\[2\]](#) 怎样？”

她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可能是福山的粉丝吧。

“我觉得是四十岁左右的人。你有没有想到更合适的人选呢？”

树理转了转黑眼珠，拍了一下膝盖。

“就是高三班主任那样的年纪吧。不一定是艺人吧？”

“大概可以。最初打电话的事情这样就可以。下一个有点儿难，就是箱崎交流道的那个。那个时候不离开隐藏的地点不合情理。警方一定会刨根问底地问。”

“就算什么都说不知道，也不行吧？”

“没错。你还是被蒙着眼睛，而且头上还带着耳机。耳机里传出很吵的音乐。这自不必说，绑匪是为了不让你听到别的声音。你就在这种状态下被带上车，被拉到某处。你就说你不知道地点。看不到、也听不到，不可能知道。到了那里才被拿掉了耳机，但还被蒙着眼。那个男人给你很详细地下指示，就像我那时候做的那样。你根据指示，用手机和葛城胜俊通话。”

“那个时候，你不是给我写在纸上怎么说吗？要是蒙着眼睛的话，

就不能照着念了吧？”

“是跟着说，你按照主犯说的内容说。”

反正警方最后总能找到我们住过的酒店。除了那里以外，没有能够观察到箱崎交流道的其他地方。那个酒店有能从地下停车场直接到达客房的电梯。这样可以避人耳目地带头上戴耳机的蒙眼女孩。

警察会去调查酒店。不过，他们不会查到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没有留下线索。

“再有就是最后拿赎金的时候。”

“这个时候，也是蒙眼戴耳机吧？”

“当然。这次回答坐在车里就可以了。在这种状态下，被要求打手机。”

“哪里也没去吗？”

“你就说感觉车子像平常一样开着，偶尔会停下，但时间不长。这样警方就会理解成，绑匪们在高速公路上移动着指示拿赎金。究竟是从哪里看到驹形休息站，或看到整条高速公路的，他们也会搞不清楚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我呼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帮绑匪们的就是这些。”

“其实还有一个啊，就是最关键的——拿赎金。”

“那个时候，你没有素颜朝天吧？”

“照你说的，穿着带来的朴素衣服，换了妆。你知道的。”

“这样就行了，”我满意地点点头，“那个人不是你。日星汽车向岛销售店的中村递给了一个叫做松本的小姐——和你完全不同的一个人，长头发、戴着太阳镜。”

“是这样的女人吧？”树理拿起放在旁边的假发，戴起深色的太阳镜。

“跟江角真纪子有点儿像又不太像，”我一脸揶揄地说，随手把这两个东西从她头上取下来，“这些都要处理掉，还有那个王八机。另外，

必须要处理的就是——”

“我们两个人的过去吧。”树理直视着我的眼睛。

[1] 日本知名女演员。在电视剧《庶务二课》（1、2）中主演离经叛道的大姐大，令日本传统上班族的女性大开眼界。

[2] 日本著名歌手、男演员。

拿到赎金后已经整整两天了，钞票没有任何变化。小心翼翼地用手碰了碰，也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，看样子钱上没有做什么手脚。

我用超市的购物袋装了三千万。

“这是我的那部分，剩下的都是你的了。”

树理看着一桌子的钞票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“这么大一堆，很重吧？”

“这才能说明这是场决大胜负的游戏。”

我将百货公司的大纸袋递给她，她开始把钞票放进去，两亿七千万元，的确沉甸甸的。

“这些钱，该怎么办才好？”

“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的东西了。不过，不要花得太招摇。”

树理摇摇头。

“不仅如此，我又不能拿着这钱回家。找个投币储物柜存起来，等这件事情过了风头再去拿？”

“投币储物柜太危险了，万一钥匙被发现就玩完了。再说，也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才能平息下来。过了保管期，储物柜就会被打开，还是会玩完！”

“到底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有没有隐蔽的地方？只有你能进入、只有你知道的出入方便的地方？如果有那样的地方，可以保管一段时间。”

想了一会儿，她偷笑起来，“只有一个地方，一个好地方。”

“哪里？”我开口一问就突然明白她的意思了，我皱起眉来，“你不是说我住的公寓？这可不行！你平安回家之后，我们以后绝对不能见

面。这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的事情！”

“但是，实在没有别的好地方……”

果然，她还是看中了这所房子。

“真没办法。你准备出门吧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

“跟我走就明白了，”我站了起来，“别忘了你的两亿七千万日元。”

出了门，我们走向停车场。我看了一下表，刚好晚上九点半。

“喂，去哪里啊？可以告诉我吧？”

“横须贺。”

“横须贺……又去？”

“那里有个去了美国的朋友吧，是叫小雪吧？上次不是去删除留言电话上的消息吗？”

树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，“是把钱藏到小雪的房间吧？”

“那里最安全。”

虽然我觉得留言电话的事儿是个麻烦，但现在很感激那个房间的存在。我们一直为藏钱的地方烦恼。

坐进MR-S，和那晚一样盖上车篷。树理把装着巨款的纸袋很小心地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抱着——这是今后将支撑她人生的钱。

“喂，警察的搜查开始了吧？”

“当然。我们发绑架传真的时候就应该开始了。”

“你觉得他们现在能找到什么线索？”

“没理由发现什么，”我歪着嘴角说，“最多注意到我们的假线索。比如，从绑匪身后传来的汽笛声什么的。”

电子邮件和手机是也不用担心。要说唯一的证人，就是日星汽车向岛销售店的中村。要是树理的话可信，那个男人不会给警察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。

“不过，有一个很明显的线索哦。”树理突然说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绑匪会说英语，还是英式英语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，方向盘打偏了，车子离开了中线，我急急忙忙地把车稳下来。

“你的英语很不错啊？”我故作镇定地问她。

“还好了，不过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腔调。我只是觉得是英式英语，没错吧？”

“嗯.....我也不知道。”我感觉自己的腋下正在流汗。

她说得没错。我曾在伦敦待过一年，可以说，英语是那个时候学的。听者有心，可能同样听得出来。

车子继续上了高速路，我们到了横须贺。不一会儿，看到了之前去过的餐馆，我想起MR-S被喷漆的事情。

“你还在这附近等我吗？”树理问。

“不，我对这家店的感觉不好，不去了。今晚，我停在近一点儿的地方。”

“近一点？”

“小雪公寓附近。你拿这么重的东西也很累吧。”

“我没关系的。你在公寓附近等我，这样的车恐怕太醒目了吧。”

“你醒目更麻烦。只要把东西放在房间就好，短时间停车应该不会让人起疑。告诉我路。”

“啊.....那个，在那个拐角右转。”

“右转啊。”我打了方向灯，进入了右转车道。

但是，从这里开始，麻烦来了。树理的指路有问题，转错了弯，也迷了路，结果到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十分钟。没有开车来过这里，树理这么解释。

“这也有点儿过了吧。也好，就是那个公寓吧？”我看着路的右侧，有座四层的白色建筑，看上去房间的数量并不多。已经十二点了，还有一半的窗口亮着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

“小心！”

我在车里目送着吃力地抱着纸袋的树理。幸运的是周围住家很少，虽然等待有些时间，但不用担心被人看见。

我呆呆地望着公寓。没有问房间号码，也不知道树理要到几楼。四层建筑，可能没有电梯。拿着那样的东西上楼，一定很辛苦。

大概过了五分钟，我开始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没有一个新开灯的窗口。小雪的房间应该是漆黑的，树理进屋应该先开灯。难道说从我这个方向看不到呢？

又过了五分钟，树理出来了。一路小跑过来，跑向车子。

“久等了！”她边说边坐进副驾驶席，呼吸稍稍有点儿喘。

“顺利地藏好了吧？”我说着发动了车。

“嗯，完美无缺。”

“小雪的家人会不会去她的房间？”

“没事儿，她说绝不会有这种事情。就算有人进去，我藏的地方也不会轻易被人发现。”

“有那么宽敞吗？小雪的房间。”

“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她的家具放得乱七八糟的。”

“几居室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小雪房间的结构不是一居室吗？”

“啊，这个……是一居室。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想知道这附近的年轻人都住什么样的房子。”

我心想，如果是一居室，要是开灯外面应该能看到。

开了一段路之后，树理说：“喂，想去那个地方吗？”

“哪个地方？”我踩了刹车。

“那个地方，还记得吧？上次来的时候去过的……”

“啊……啊……”我当然不会忘记。

“为什么要去那里？”

“因为，今晚应该是最后了吧。我必须回家了，以后不会再见面了吧。”

我沉默不语。她说得没错，我正打算今晚就这样把她送到某地，然后通知葛城胜俊。游戏就此结束。

“所以最后，我想去一下那个有回忆的地方……”她的语气好像在对着空气说话，大概是觉得不好意思吧。

我继续向前开。横须贺是一个用来制造假证据的地点，不宜久留。但稍稍停留也好。就像她说的，这是最后一晚。

在三浦半岛尽头的山丘停车，已经是三十分钟后的事情了。和那晚一样，敞开车篷，呼吸着混有青草香气的空气。身旁的树理也在深呼吸。

遗憾的是空中有云，今晚看不到星星。

“虽然时间短暂，但我真的很愉快。”树理看着我的脸，认真地说。

“是个让人感到兴奋的游戏吧。”

“明天开始，每天又要很无聊。”

“也不是吧。我说过很多次，你还有好多事要做。”

“那个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和现在的相比……”

“有前途！”我笑了。

“佐久间，”她的眼里放出真挚的光芒，“真的是非常感谢你！”

“还不到让你说谢谢的地步啦。我也觉得很愉快，很久没有这种真正决胜负的快乐了！”

“获胜的感觉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我们相视而笑。

“但是真的很感谢。托你的福，我以后可以活下去。”

“这有点夸张了吧。”

“这是真的……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情吧。”她歪着头说道。

我们看着对方，然后接吻。她的唇柔软而湿润，我能感到自己的勃

起，但却不想把手伸到她的内裤里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抽身的时机都很重要。两人的关系此时必须了断，依依不舍的行为必须谨慎。

但到了最后，我还是再一次紧紧抱着树理的身体。她这些日子明显瘦了。离开我怀抱的时候，她又一次低声说道：“谢谢。”

我们在首都高速公路湾岸线 [11](#) 的大井南出口下了高速，开向品川车站。我没在站前，而是在路左侧能看到大酒店的地方停车。

“好啦，最后再复习一遍吧。”我说。

“又来一遍？你可真唠叨啊！”树理苦笑。

“唠叨的可是关乎性命的。别抱怨，快照做！”

“我醒过来的时候，”树理的眼睛看着远方，“发现自己睡在车里，可能是奔驰车。手脚都没有绑住，旁边没有一个人，我就下了车。头昏昏沉沉的，我想要逃就是现在，就拼命跑了起来，也没多余的力气看车的牌号。怎么看都感觉那里是个停车场，而且是酒店的地下停车场。我乘坐电梯到了大堂，深夜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就从正门走了出来，去了出租车站。没有想到自己有没有钱，只想着自己能回家就好了。”

她笑着看我说：“有不对的地方吗？”

“没有，很perfect，”我做了OK的手势，“带着信吗？”

“嗯，放心。”

我让她带了信，是用电脑打印的信。

葛城胜俊先生：

我们收到了赎金。按照约定，送还葛城树理。

我们对她没有任何的暴力行为，你可以从她本人口中得到证实。这次交易很有效率。

这是一次很愉快的游戏，就此结束。以后，我方不会有任何联络，也不再挑选你作为游戏对手。

绑架者上。

“那.....我们就要分别了。”

“嗯，保重哦。”

“你也一样，加油！”

我们握了握手。树理松开我们握着的手下了车，谢谢、再见一一说完之后，她关上了车门。我发动车子。

前方，这座城市的夜色正浓。

[\[1\]](#) 首都高速道路湾岸线（Bayshore Route）是与湾岸道路（国道357号）平行、由日本千葉县市川市至神奈川县横滨市金泽区的首都高速公路。

周六，时隔很久，我又约会了。对方是个二十四岁的会场接待小姐。我请她吃了意大利菜，也在酒店的吧里喝了几杯鸡尾酒，但没有进展到住在那家酒店。就算想那么做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空的房间。在有自信泡到女孩的时候，我通常都会提前预订一个房间。那晚却不想，不是没有自信，只是觉得麻烦。

说实话，我对这个会场招待小姐也不是很有意思，约会对象是谁都无所谓。因为这种心态，吃饭也没有什么乐趣，谈话也提不起兴致。她大概觉得奇怪，也许到最后也不明白我为什么约她吃饭。

树理的事情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，在那之后，她怎么样了？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是，媒体上关于绑架事件的报道一个都没有。世界知名的日星汽车公司的副社长千金被绑架，还被顺顺当当地拿走了巨额赎金——发生了这种事，我原本以为这很可能会导致媒体的大骚动。我觉得限制报道此事也很难。被绑架的当事人已经平安回家，警方应该展开公开搜查。这时候，不是更希望积极地利用媒体吗？

和那个会场招待小姐分别后回到家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上网。我想去那个CPT车主俱乐部网站看看。拿到赎金之后，我还一次也没有去过。

打开留言板，上面有些毫无关系的内容，当然是指和树理没有任何关系。

突然，我正在移动鼠标的手停止了运动。

拜托 (Julie)

我的爱车怎么样了？付了钱之后，没有任何联系。到底怎么了？

车主，看到这内容请和我联系。拜托！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看留言日期是昨夜。这个留言的意思是要求快点儿归还树理，但是，她应该已经平安回到葛城家了啊！

难道这是个圈套？

有这种可能。假装树理没回来，看绑匪会有怎样的举动。

就算树理没有回家，这也和绑匪没有关系。期待绑匪主动联系，这未免太过天真了吧。实际上，我现在没有任何行动的打算。

难道树理真的没有回家？

这个可能性很高。我把树理送到品川的酒店附近，并不知道她从哪里是否乘坐了出租车。不对，就算乘车，我也不知道她是否回家了。她讨厌葛城家。拿着大笔赎金，就这样消失也不是不可能。

要是这样就非常麻烦了。一般来说，绑架案件受害者终于被绑匪释放之后，首先会想回到一个让人觉得安心的场所。即使是住得不开心的家，对树理来说，能落脚的地方除了葛城家以外也无处可去。

树理要是就这样失踪也无所谓了，真相永远不能大白。但这样很难吧？快到二十岁的女孩，能够隐藏身份生活下去吗？虽然手里有巨款，但在没有户口和身份证的状态下，今后打算怎么生活呢？

这样的状态要是继续下去，警方一定会进行公开搜查。树理的照片会在全日本发送，电视台也会反复播出。就算树理藏起来，她也不可能不外出，不可能不和人接触。她一定会被人找到的。

被警方找到之后，她要怎么演呢？那个时候，她应该会说我教的那些台词，但这么做大概没什么意义了，警察一定怀疑这是起假绑架。我觉得树理在他们执著的追问下，说出我只是早晚的事情。

这让我坐立不安，我拿着上衣出了门。醉意全无。

我驾着MR-S向横须贺进发。树理能够藏身的地方，除了那个公寓，没有别的地方。赎金也藏在那里。

在高速上飞奔时，我反复思考着事情处理的顺序。先决条件是找到树理，找到之后怎么办？不管怎样都要抓她回家。关于监禁时间过长的一事，只好编个理由了，譬如说绑匪过于谨慎。

要是树理已经见过谁，那就完了。我想她不至于那么笨，但要是这样该怎么处理呢？我开动脑筋，却想不到什么好办法，只能祈祷树理和任何人都没有见过。

到了小雪的公寓。我在稍远的地方停了车，然后步行过去。在这个地方鬼鬼祟祟的很危险，树理留在这里也很危险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带她回去。

我确认周围没人才悄悄走近了公寓。夜深了，管理员也不在。问题是我不知道房间号码。我所知道的只是小雪这个昵称。

公寓玄关的玻璃门开着，好像不是用自动锁的。和我预料的一样，管理员不在。右边是一整排信箱。有些有名字，有些没有。就算有名字，也只是姓，没什么用。

我一边注意着周围，一边把手伸入最边上的信箱。我用手指小心地摸着，里面却什么都没有。这是周六的晚上，也许主人已经收过信了吧。

我又去第二个信箱，这次有东西。我用手指挟出的东西，是一张明信片。看了一下收信人，是山本薰，不是小雪。

我又伸向旁边的信箱。这么做是不是能解决问题？我心里开始不安，但现在只能这么做。

手指尖似乎碰到了什么，我小心地拉出来看，这次是封信。

松本哲也收。

这个也不对，我把信放回信箱。这个瞬间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。

你最好别来，这是女性专用的公寓.....

树理的确这么说过.....

成功拿到赎金后已经过了十天，我的日常生活恢复到绑架游戏之前的情况。每早起来，做体操，吃完早餐出门。在公司做着无聊的工作，下班后去健身房。这个周末打算约会。这次要享受性爱，要预约合适的酒店。

每天都过得很安稳，但是心却没能真的安稳下来。我依然牵挂着树理的事情，为什么还是没有报道？我觉得警方没有必要限制媒体，而且我也留意着那个CPT车主俱乐部的内容，因为最后的留言内容表明树理没有回家。后来怎样了？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看到任何新内容。

树理要是回家就好了。没有报道，也可能是葛城胜俊用他的力量要求媒体封口。年轻貌美的女儿被绑架，会不会遭遇什么意外，很容易被人想歪了。但是，我始终觉得事情似乎没有这么乐观。

让我不安的原因之一是那个横须贺的公寓。按树理的说法，那是朋友小雪租用的女性专用公寓。但是，我调查的结果是那里也住了很多男性，而且一部分是钢铁厂的宿舍。树理说小雪的房间是一居室，而我向管理员询问后的结果是，那里根本没有一居室。

树理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？

我试着回想，她说这是女性公寓的时候，大概是这么说的。

“你最好不要来，那里是女性专用公寓。你看着横须贺港口的船等我吧。”

也就是说她不想我跟去，所以才临时撒了个那样的谎。为什么她不希望我一起去？

我又想起最后一晚去横须贺的事。那个时候，我也一起到公寓，但那个时候，她指路不准。从出发到找到公寓，还迷了路。为什么会这

样？

我的推测是，她只是随便找个公寓吧。她怎么也不想让我去小雪的公寓，所以在那里找类似的建筑，也就是说她在骗我。因此那个公寓不是女性专用的，没有一居室也就合乎情理了。虽说这说得通，但是仍然存在新疑点，为什么那么不想让我去小雪的公寓？她的两亿七千万藏到哪里去了？

小雪的公寓里是不是有什么不想让我看见的秘密，有必要坚持不让我到大楼前吗？

想到这里，让我对根本性的问题产生了怀疑。小雪的公寓到底存在吗？不——这个叫做小雪的朋友到底存在吗？

树理提到这个名字，是绑架游戏刚开始的时候。告诉我她给朋友的房间打了电话，在留言电话上有留言。树理对提出中止计划的我说，只要去小雪的房间删除留言就好。因此我们特意去了横须贺。

如果小雪是虚构的话，留言电话也是谎话。她撒谎的理由是什么呢？

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想让我去横须贺。这么做的用意又是什么呢？我的确利用去横须贺，假造了绑匪的藏身之地。不过，这是我想出来的，不是树理的提议。她的提议是，去那个可以看见星星的山丘。那又是为什么？

无论怎么想，都不觉得小雪是虚构的。但向我撒谎的公寓又是什么理由呢？我的想法就在这里不停地打转，感觉就像走入迷宫一般彷徨。

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葛城胜俊。

负责日星汽车新车宣传的同事说，从上周末开始，会议上就看不到葛城了，听说公司都不去了。我在进行绑架游戏的时候，都能一直不动声色的男人，为什么在游戏结束后开始不去公司了呢？

葛城胜俊、葛城树理，他们父女二人的脸交替在我脑海中出现。我不知道那两个人究竟在想什么，也看不到他们在哪里做什么。我只能被事实追着跑……

“对不起，能不能把左手稍稍抬一下？啊，就这样，这就好了。”大胡子摄影师站着不断按快门。

被拍摄者是最近活跃在国内外的专业高尔夫球手，极有人气。此刻，他正握着高尔夫球杆，摆着推杆入球的姿势。他很习惯面对摄像机，表情一点儿都不生硬。摄影不用费什么力气，这让我很安心。

这是为德国某厂商出品的手表拍摄宣传品的摄影现场。想要表现产品的耐冲击、耐震动，因此用了高尔夫球手。他们希望表现的是，在强烈的挥杆动作下，手表完全不受影响。

摄影之后是采访，采访高尔夫球手带着手表打球的感受。当然不是我访问，而是让文案采访。在直播间的茶室里进行采访的时候，我去监督手表单品的拍摄。采访的事情由一个叫做山本的后辈负责。

这边摄影结束的时候，采访也结束了。把高尔夫球手送出大门玄关之后，我开始和文案对照采访内容。这是一个长发的年轻家伙。说了一会儿，发现文案想写的有点儿脱离重点，我只好明确让对方强调哪里就好。文案有点儿不高兴，但表现自己文采的文字对我们来说，一点儿用都没有。

“你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么厉害。那个文案，想要写高尔夫球手真实的一面。采访也是以那个为重点的。”在回公司的车里，正在开车的山本一副怪怪的表情说道。

“对我们来说，这么重要的广告，哪能由那个家伙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做！那样的人或许想要成为纪实类作家，但这种不了解工作重点的人，很难吧。”

“哈哈，这么说也是喔！”山本奇怪地笑着，他压低声音又说，“对了，佐久间，你听说葛城先生的事了吗？”

“葛城先生？葛城副社长吗？”我不由吃了一惊，急忙问道。

“是啊，当然。他的女儿，好像出事了。”

我心跳立刻加速。调整了呼吸之后，我继续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具体我也不知道，听说失踪了。”

我直直地看着山本，要是他看到我此刻的表情，一定会发现我脸色的变化。幸好他看着前方。

“失踪？”我的声音有些激动。

“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听人说的。跟我说的人，也说是日星汽车公司内的传言。不过，据说葛城先生最近没来公司也是因为这个，正在考虑到底要不要报警呢。”

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呢？葛城先生和谁说了这件事吗？”

“应该是和谁说了吧。要是传言是真的，那……”

“你什么时候听说的？”

“今天早上。就是离开公司来摄影棚之前。我本来想问你知不知道，但一直没时间。看你这样子，看来是知道了。”

“一点儿都不知道。”

“或许不过是传言。”山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说的内容的重要性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继续开着车。

没有在拍摄前知道这一切真是幸运。如果听说了，我不仅无法进入工作状态，更不会有对付无能文案的冷静了。

山本说着别的事情，我适当地搭腔回应着，心里却在想着树理的事情。她失踪了？到底还是没有回家？她究竟去哪儿了？

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品川站前分别的情形。在那以后，她去了哪里？遇见了谁？难道假绑架之后，遇到了真绑架？那也太电视剧情节了吧。

难道她真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彻底消失了？去哪里了呢？我再次想到了小雪公寓这个关键地点。

从一开始，树理就有自己的打算。

她搭上了我的绑架计划，但没有打算事事都按照我说的做。顺利拿到钱之后，她也不想回家，而是去了某个地方。但是，在找到落脚地之前，先找个可以容身的地方，因此借用了朋友的公寓。她不想让我知道那个公寓，她认定如果我知道，并发现她没有回家的时候，就会去找她。我的确也去过横须贺找她。

这个推理暂时可以说明一切，但这当中也有不对劲儿的地方。如果我的推理是对的，她没有必要跟我说小雪的公寓。留言电话上留言的事情是真的吗？假设是的话，那个时候，没有急急忙忙过去的必要。自己之后会在那里藏身，那个时候再删掉就好。

大概因为我的回答含糊不清，山本从半路开始就不说话了。

回到公司之后，一进办公室我就惊呆了——没有一个人在座位上。

“唉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山本也很惊讶。

谁也不在只是错觉，此刻，大家都集中在办公室的一角。那里有台电视机，大家都围在那里，几乎看不到画面。

山本问站着的一个人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噢，大事啊！那个传言果然是真的！”

“哪个传言？”

“葛城先生的女儿啊。失踪啦，已经十天了！”

“啊？”

山本拨开人群，我跟着他。终于看到了电视画面，但只有播送其他事件的主播。葛城树理的事已经说完了。

围着电视的同事们开始陆续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各自说着感想。

“葛城先生最近都没有工作。”

“我一直觉得奇怪呢，他都不参加会议了。”

“日星的股价，又会下跌了吧？”

“怎么回事，离家出走吗？”

“要是那样就好了，别是被人杀了吧。”

说着骇人话的是杉本。我抓住他的肩膀问：“哎，说说详细的情况。葛城先生的女儿到底怎么了？”

杉本看着我，有点儿意外。“几天前失踪，警察已经开始搜查。”

“搜查？什么搜查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别的频道可能会报道吧。”杉本一副嫌麻烦的样子回到他的座位。

突然，山本啊的怪叫了一声。他将电视调换到其他频道，出现了和刚才不一样的主播，正在播放日星汽车副社长的女儿失踪的相关报道。

女主播说的内容和杉本差不多。葛城胜俊的长女树理失踪，警视厅和大田署因其可能被卷入案件，正在进行调查。

什么案件？

为什么不明说是绑架？不——比树理失踪更重要的事情是，她到底干什么去了？

但让我心惊胆战的是下一个瞬间。电视机的画面里突然出现了一张女性的脸。这是快照的照片，照片下面写着，葛城树理。

女主播继续解说，但我的耳朵里却完全听不到她的声音。如果身边没有人，我一定会冲着画面大喊。我竭尽全力压抑着这样的冲动。

电视里葛城树理的脸，完全不是我所认识的树理，而是另一个陌生人。

虽然很想喝酒，但我还是哪也没去，直接回了家。因为要是喝醉了，会不小心说不该说的话。今晚，我实在没信心控制自己的心情。

一回家，我就拿出了波本酒，不加冰，直接喝了起来。心跳还是很乱，这就是所谓的心惊胆战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这可能是喝多少也无法消解的。

电视画面烙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画面上的那张脸到底是谁？为什么用别人的照片当成葛城树理公开发布呢？

但之后，我在数个新闻节目中看到的脸，都是同一个。如果照片是错放的，一定会被立刻更正的。

——那就是葛城树理。

难道说和我一起待过那么多天的女孩不是真正的葛城树理？她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冒用葛城树理的名字呢？

我在想究竟有没有什么方法确认她是不是树理本人，我总算想到了一点，那就是说话的声音。

为了掌握警察的动向，我利用过箱崎交流道。那个时候曾利用树理控制葛城胜俊，拿赎金的时候也是。树理和葛城说话的时候，葛城没有任何怀疑。即使声音有些相像，父亲也不会听错女儿的声音，就算惊慌失措也不会听错的。而且，我感觉葛城胜俊并没有失神，就在赎金被拿走之前也是一样，他始终很镇定地接受和回答我的指示。

这么说来，电视里播放的照片是错的吗？葛城胜俊特意发布别人的照片？这么做有什么必要呢？

不对，不是这样。看电视的不只我一个，树理的朋友也会看。要是照片不是她，他们当中一定有人给电视台打电话。

“Julie。树木的树、理科的理。”

我想起她最初告诉我名字的时候，她就是这么说的。那是在撒谎吗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撒谎了吗？

她到底是谁？

也不知往胃里灌了多少波本酒，却依然没有醉意，只是脉搏加快而已，徒增不安的情绪。

我回想着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时光。虽然时间很短，但经历很多。假绑架游戏都玩了，这个伙伴，我现在却不知道她到底是谁，这算怎么回事？

我不知道的还不只这些。真正的葛城树理失踪的那晚，我和假树理相遇。真树理去哪里了？那晚，假树理离家出走是偶然？还是必然？

大脑一片混乱，找不到一个可以解释原由的答案。

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喝了多少，醒来之后，我发现自己横躺在沙发上。房间开着灯，波本酒瓶空空地倒在地上。阳光透过窗帘射了进来。看了一眼墙上的钟，和平时起床的时候只差十分钟。这个时间定时醒来，看来已经成为生理习惯。

我慢吞吞地爬起来，头很疼，也很渴。到厨房冰箱里拿出依云矿泉水，对着瓶子大口喝了起来。突然有点儿头晕目眩，整个人靠在冰箱上。

目光停在电磁炉上的大锅，想起树理曾用它给我做浓汤。她说过的那么多话还在我的脑中，挥之不去。那些话中哪些是真的？哪些是假的？还是都是假的？现在我都无法判断了。

回到沙发上，打开电视。早上无论哪个电视台，都在反复放同一条新闻。迷迷糊糊地看着新闻时，我总算把这次的事件搞清楚了。日星汽车副社长千金失踪，这样的标题后面都打着问号。后面紧跟着的是：还是离家出走？

然后又出现我没见过的那个女孩的照片，被标注的是“失踪的葛城树理小姐”。新闻节目主持人没有说什么新内容，也没有采访葛城家的

人。对方是电视台最大的赞助商，可能因此不敢轻易调查，但多少能感受到他们因为没有详细信息而不爽。

葛城家或许对媒体隐瞒了绑架的事实，这多少也能理解。警方不希望媒体报道赎金已经被顺利拿走，这可能要在逮捕绑匪之后才会加以报道。但公开搜查需要借助媒体，所以只公布是失踪。

从电视到各媒体，他们今后将如何紧跟这个事件的报道呢？媒体不会甘于被简单利用，他们应该会察觉到这不是单纯的失踪事件，一定会刺探葛城家的内情。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时间问题，葛城胜俊的私生活内幕一定会曝光。树理不是现在夫人女儿的事情，一旦被媒体掌握，会立刻成为八卦新闻报道的好题材。报道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惹怒最大的赞助商，这就要看各个电视台的水平了。

不对——

那个故事本身可信吗？毕竟说故事的人本身都是假冒的，急中生智就撒了谎。扭曲的血缘关系、复杂的人际关系……

这个时候，一个假想突然在我脑海里浮现……

当天下午，我去了赤坂。坐在面对着外堀大路的一家咖啡店。下午两点十分，我看到了玻璃门外汤口大介胖胖的身体。汤口也马上看到了我，轻轻朝我挥了挥手，走了进来。

“让你久等了。”

“没有，我突然叫你出来很不好意思。”

汤口在这附近的电视台工作，是我大学的学弟，也曾在一起工作过一次。

他叫了咖啡，我又加了一杯。

彼此聊了各自的近况后，我进入了正题。

“对了，刚才电话里拜托你的事情，是什么状况？”

他一下子皱起眉来。

“我们这边也在尽力调查。不过，葛城家和警察的口风很紧，具体如何调查，还是不了解详细情况。”

“但也不是所有信息都上了电视吧。应该还有没播出的内容，对吧？”

我事先拜托他，如果有葛城树理失踪事件的新消息一定告诉我。因为这是我们公司最大客户日星汽车副社长的事情，我们希望早一点儿了解情况。汤口对此毫不起疑。

“新闻组的高层可能有些消息，不过，还没传到我们底层人员这里。但是，基本的情况你应该掌握了吧？”汤口边说着边拿出便笺。

“我知道事件的大概而已。不过，我还是想请你告诉我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。”

“没问题。嗯，首先是树理小姐失踪……”

汤口念着便笺上的内容。这个没什么新东西，我装成有兴趣的样子认真听着。

“关于绑架的线索呢？有吗？”

“应该还没有。”汤口肯定地说。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这话只能在这里说，”他看了看周围，身体靠近我，“记者俱乐部的同事说，警视厅负责绑架事件的专案组没有任何动作。要是绑架的话，宣布树理小姐失踪时，也就是十天前，就应该开始搜查了，记者俱乐部的那些人不可能不知道的。虽然现在警视厅已经采取行动了，但并没有派警力在葛城家戒备搜查。”

“失踪的时候，警视厅绑架案件组没有行动？这是真的？”

“是，他们这么说的。”

我突然想到了什么。警视厅没有出动？没道理啊.....要是葛城家的女儿被绑架，警方应该最大可能地部署警力搜查，守在警视厅的记者们不可能没有察觉。

如果汤口说的是事实，那只有一个可能——葛城胜俊，如同他自己再三强调的一样，没有报警。报警是在赎金被拿走之后，因为等了很久，树理还是没有回家，忍无可忍。这个推算的可能性较高。

为什么没有报警呢？我想这是担心报警之后树理会有危险吧。

“说到底还是很奇怪，”汤口继续说道，“记者们说，葛城报警是这几天的事情。为什么失踪之后不报警呢，大家都想不明白。”

“葛城先生没有解释吗？”

汤口嘟着嘴唇摇摇头。

“完全拒绝采访。报道内容以外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他只是摆出了发声明的架势。”

我双手抱胸，苦苦思索。为什么葛城胜俊在绑架事件发生时没有借用警力？只想付赎金让女儿回家就好，之后才报警？

我在心里否定这个想法，没理由这样。葛城胜俊不是那种轻易屈服

于威胁的人。他有信心玩游戏，他知道如何和绑匪进行智力攻防战，不会从一开始他就认输。

一定有内情，而且，这一切和那个假树理有很大关系。

“葛城家的家人调查了吗？”

“啊，这个不难。已经调查完了。”汤口拿出新资料，放在我面前。上面写着葛城胜俊、妻芙美子、长女树理、次女千春一排名字。

“还有一个女儿啊。”看着记录，我装作不经意地问。

“是啊。现在在读私立高中，高三吧。”

“高三……啊……哪个学校？”

“这个——”汤口说了学校名，是所很有名的私立女子大学的附属高中。

只问葛城千春的事情会显得不自然，我也问了树理和葛城夫人的事情。不过，汤口不太知道详细情况，还不如我知道的多。

“长女失踪，夫人和妹妹也不好过吧？”

“听说妹妹很受打击。姐姐失踪以来，一直卧床不起。”

“卧床？千春小姐吗？”

“嗯，媒体听说了家人的一些情况，都追到千春的学校去了。但千春早就休了病假，十天前就开始休息了。不知这是对付媒体的策略，还是身体真的出了问题。”

我努力在汤口的面前保持表情不变。只是觉得喉咙很渴，一口气喝完了杯里的水。

“这个给我行吗？”我把手伸向便笺。

“请便。这对你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影响吧，在日星汽车新车活动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”

“感觉好像被泼了冷水。”我没有说自己已经离开该项目，没必要告诉他。

感谢他百忙中帮忙之后，我拿了账单起身。

出了咖啡店上了出租车，告诉司机公司的位置。车子发动时，我拿

出刚才汤口给的便笺。看着看着，我改了主意。

“师傅，不好意思，我换个地方。请去目黑 [\[1\]](#)。”

“目黑？目黑什么地方？”

我告诉他女子高中的名字。司机认得。

不用说，那个女子高中就是葛城千春的学校。

在能看到学校的几十米前的地方，我下了出租车。放学时间已过，偶尔可见三三两两放学回家的学生。

有家小书店，我装作站着看杂志的样子，物色着合适的女高中生。这是被外界称为贵族女校的学校，但女学生们染发、模仿人气艺人的化妆，和一般的女高中生相比，也没什么区别。可能是因为校规不那么严厉吧。

学生渐渐减少，这时，走过来两个女孩，两个都染了咖啡色头发，长得很不错，感觉在繁华的大街上一小时就会被人搭讪几次一样。我下定决心，走向她们。

“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”

我笑着搭话，两人同时停下脚步，一脸惊讶地看着我。

“我不是坏人，我是做这工作的。”

我拿出的名片，是和汤口不同的某电视台的名片，这对女高中生来说，是最好的武器。

正如我所料，两人露出了好奇和期待的表情。

“抱歉，请问你们是几年级？”

两人对视了一下，左边的女孩先开了口。

“高三。”

猜中了，我在心里暗笑。

“现在有时间吗？想问你们一些事情。”

“啊.....什么事情呢？”还是左边的女孩发问。

“高三的有个叫葛城千春的女孩吧。这个女孩的姐姐失踪了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“哦，这事我们知道。学校里大家都在说。”

“葛城现在病休，是真的吗？”

我一问，右边的女孩在另一个女孩的耳边说了些什么。两个人的表情和最初有了很大变化，似乎有了戒心。

“我们和她不同班，”左边的女孩说着，把名片还给了我，“我们被要求不能说多余的事。”

“啊.....那能告诉我葛城是高三几班的吗？”

两个人摆摆手，从我面前急急走过。

之后又问了三个人，结果也很相似。我只打听到葛城千春是高三二班的，再想问其他的问题，她们都躲走了。看来学校考虑到会有媒体调查，已经跟学生提前打了招呼。

在这个地方做这种奇怪的事情，如果被学校知道了会很麻烦。但我必须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甘心。

我转移地点去了目黑车站。因为是私立学校，大部分的学生，都不会是徒步或骑自行车上学。看制服就能知道是哪里的学校。

很快，我在便利店看到了一个女孩。个子高高、头发长长的女孩，正在看杂志。我靠近她，和她打招呼。长发女孩皱着眉头看我，很明显有戒备心。我觉得不能用刚才的方式，放弃了搭讪的手段。

“我是追踪日星汽车副社长千金失踪的记者。我想和你聊聊好吗？”我轻声且单刀直入地问。

长发女孩的表情马上起了变化，少了戒心，反而露出关切的目光。

“那个事情你知道些什么？”她反过来问我。

“没，还没什么.....警察也没放太多信息出来。”

“这样啊.....”她垂下眼帘。

“你和千春是.....”

“一个班的。”

我激动地点点头。找到了——终于达到目的了。

“找个安静的地方聊聊行吗？十分钟或五分钟就行。啊，我是做这

个工作的。”我给她看了那张名片。

“电视台的？不过，我也没什么特别要说的。”

“没关系。说说千春就行了。”

她看着手机，确认了一下时间。合上手机之后，她点点头，“三十分钟左右应该可以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说。

我们进了便利店旁的快餐店，在二楼的窗边坐了下来。我给长发女孩买了酸奶冰淇淋，我要了咖啡。

根据她提供的信息，千春开始休病假果然和树理离家出走发生在同一时间。说是生病，但不知道具体得了什么病。

“班主任也只说因为身体不好，需要休息一段时间。不过，老师大概也不知道具体生什么病吧。之后我去办公室问过，都歪着头，一副不知道的样子。我想他们不是在演戏吧。”

“老师有没有问葛城家的家人呢？”

“可能是问过，但是应该没有告诉老师吧。听说是因为姐姐失踪受到刺激而卧床。这种事情父母也不好说吧。感觉好像姐姐失踪的时候，也有所隐瞒。”她用勺子刮着酸奶冰，边吃边说。能从唇间看到粉红色的舌头进进出出。

“你和千春关系好吗？”

“也不是很好。不过，去她家玩过几次。”

“那你遇到过树理吗？”

“没有。实话说，千春有姐姐，我也是第一次知道。她之前一句也没说过，问别的朋友，也这么说。这不奇怪吗？听说姐姐失踪，怎么都想不开，因此受到打击而卧床，那应该是对她来说很重要的姐姐吧！”

对此我没有评论。虽然我自有解释，可是没必要让这女孩知道。

“从千春休病假到今天，你见过她吗？”

“没有。打过电话，说想去探病，但被她妈妈拒绝了。”

“拒绝了？她怎么说？”

“千春不在家，被送到很远的疗养所。就算来家里也见不到她。”

“疗养所.....问地点了吗？”

她嘴里含着勺子摇摇头。

“没问。感觉不希望我去探病，所以我也没兴致了。”

我点点头，能理解她的心情。

“对了，你有千春的照片吗？”

“千春的照片啊？我现在没带，家里有。”

“你家在哪里？我送你回去，能让我看下照片吗？”

她怀疑地看着我，皱着眉。

“这个，随便让人看好吗？”

“看看就行了。我不会借的，看一下马上还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看？千春和姐姐失踪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很尖锐的问题，看来她对我还是不放心的。

“我想早晚会见到千春。见面之前想知道她长什么样。如果不知道，也找不到人。”

自觉没什么说服力的回答，长发女孩却接受了。她点点头，打开包，拿出了手机。

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一会儿就知道了。”

她开始发短信，我继续喝着难喝的咖啡。

发完短信的她，抬头看着我。

“千春的姐姐，真的被绑架了吗？”

我差点儿被噎住了，“谁这么说？”

“大家都在背后偷偷这么说。真的被绑架了吗？”

“传言从哪里来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这话传开了。喂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警察还没正式公布啊，至少我们还没听说。”

“这不是什么协定吧？”

“啊，报道协定？应该不是这样吧，可能职位更高的同事会知道。”

“如果是绑架，十天还没有回来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她突然低下头，“不说了。要是说了不好的事情，变成真的就太可怕了。”

她想说什么我马上就明白了，那的确是不希望变成现实的事情。

她的手机响了。

“啊，这么快就来了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千春的照片。刚才发短信是让朋友发过来，这个朋友有扫描仪，扫描千春的照片然后发过来的。”

“这样……”确实有点儿惊讶。运用电子设备，女高中生可比一般的商务人士还强。

“这个，应该可以吧。”她把手机屏幕转向我。几英寸的小小液晶屏上，出现了一个女孩的笑容。

虽然是预想的结果，但我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冲击。尽管心中还是希望否定自己的假说。但照片却足以说明一切。

那是“树理”，那个几天前和我一起参加游戏的女孩。

回到公司之后，什么都不想干。不是工作的时候。只能努力整理脑海中乱成一团的思绪。

我的推理是对的。出现在我面前的，不是葛城树理，而是妹妹千春。是千春离家出走。

我不明白的就是这里。为什么她要冒充树理？只是因为一时兴起吗？如果这样，开始绑架游戏前，应该都没有说实话。

但是，葛城家的做法也有太多不可理解的地方。他们最初接到勒索信，就应该知道被绑架的不是树理而是千春，他们为什么将错就错呢？绑匪弄错姐妹，但不能改变绑架女儿的事情，觉得没必要指出？是不想刺激绑匪吗？他们是这么想的吗？

我清楚的只有一件事。假树理——就是葛城千春回家了，没有失踪。对外说是在疗养所，或者别的地方，但至少是在葛城家的庇护下。

没有消息的是真树理。这个树理，我没有见过。

葛城树理消失到哪里去了？

突然想起长发女孩说的不祥事，我无奈地摇摇头。不过，无论葛城树理发生了什么，都与我无关。和我有关的是葛城千春。

之后又过了十天。我的心情始终没有安稳。看报纸和电视新闻，葛城树理失踪案似乎都没有进展。说实话，我很想这样没什么事情也好。如果可能，我很想潜入葛城家，大怒着叫千春出来，或者抓着葛城胜俊的衣领，问他到底在想什么？

持续的睡眠不足。这天早晨，我正赖在被子里。到了该起床的时间，头却很昏，正想找个理由今天休息。

这时，电话突然响起，夺命铃声一样的响法。我只好爬下床，拿起电话。

“喂.....”

“佐久间吗？是我，小塚。”

“啊，怎么了？”

“你还没睡醒吧，还没看过电视？快打开电视，了解事情之后，再打电话。”他只说了这些就匆匆挂断了电话。

我抓着头打开了电视，正在播放早间新闻，男主播正说着什么。听到“树理”的名字，我睡意全无。立刻开大声音。

“今天凌晨，在横须贺市，发现了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。根据指纹，证实是日星汽车副社长葛城胜俊长女树理小姐。树理小姐大约在二十天前失踪.....”

[1] 东京都目黑区。

葛城树理的守灵，是在距离葛城家十五分钟左右车程的寺院里举行的。我们赛博计划公司也协助帮忙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员。当然，接待和招待VIP这样主要的工作都是由日星汽车的同事做，我们主要负责在街角指路。

因为是日星汽车副社长千金的守灵，寺庙内到处都是吊唁客。烧香的人即使排成五列，也要排到街上去。来帮忙的人都窃窃私语，守灵就这样，第二天的葬礼可怎么办？

吊唁告一段落之后，我们坐在休息室里休息。虽然那里准备了寿司和啤酒，但在这种地方，实在不合适大吃大喝。小塚命令部下每人只喝一杯啤酒。

“葛城先生还是受打击了，”杉本低声说，“上香的时候，偷偷一看，第一次看到那样落魄的葛城先生。平时一向感觉他自信满满的。”

“这是当然的喽，女儿死了嘛，”同事回答，“而且是非正常死亡。”

“他虽然有思想准备，但成为现实，还是倍受打击啊。”

“那当然。说实话，我也想过是不是被杀了，但真看到新闻的时候，还是无语了。”

“凶手到底是什么样的家伙啊？”

“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呢。明知道是日星汽车副社长的女儿，还是下手杀了啊。”

“这个，还不知道内情，”说着杉本看着周围，用手捂嘴，“听说被杀的树理小姐，不是葛城先生现在夫人的孩子呢。”

“啊，这个我也听说了呢。”

“也不是以前夫人的孩子呢。”

“啊？那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情人的孩子哦，领回来养大的。”

“嘿，真没想到这个葛城先生……”

“看不出来吧，夫人比葛城精神好吧。麻烦的拖油瓶死了，搞不好松了一口气。”

听到杉本的话，同事们嗤嗤地笑了。这被小塚看到了。

“别说没用的！在这里的不都是我们自己人。”

被呵斥后，杉本他们尴尬地耸了耸肩。

他们多少都知道树理身世的秘密，我有些惊讶。因为我想这是葛城家的最高机密，是连电视台八卦节目都没有触及的内容，得罪最大的赞助商会很麻烦。但杉本他们都知道的事情，是从哪里泄露的信息呢？事情发展到杀人案件，就连葛城胜俊也不能一手遮天了。

我在意的是杉本最后一句话。树理的死，理顺了葛城家复杂的人际关系。葛城家究竟打算怎么利用这件事？

假树理——葛城千春没有出席守灵。虽然对我们没有解释，但对亲朋好友们的说法是，大概是因为受到打击，身体不适吧，连学校都去不了，也不是没有说服力的。

但我冷眼旁观，觉得千春没有出现是另有原因。她不愿意出现在我面前，担心我会说些什么。

葛城胜俊——不对，是葛城家在隐瞒着什么，谋划着什么。这是不容置疑的。

葛城树理的尸体，是在三浦半岛的山丘发现的。附近的居民发现尸体被埋在土里，尸体已经开始腐烂，但根据指纹和牙齿，确认是失踪的树理。

报道上说，心脏有被锐器插入的痕迹，大量出血，据此推断大概是他杀。衣服被脱掉一部分，找不到所带的物品。

发现尸体的地方，我没办法不在意，就是那里吧。树理——不，是千春——带我去的，能够清楚看到星星的山丘。新闻里没有说到详细位

置，但我想不会是别处。

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会在哪里发现树理的尸体？为什么千春那么想带我去那里？

我正要一口喝完杯里剩下的啤酒，突然感觉有人站在附近，我本能地看过去，发现葛城胜俊正站在入口。他一直看着我这边。

我回望过去，他却避开了我的目光，走进了房间。这个时候，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注意到他走了进来，开始端正自己的姿态。

“啊，不用动，请大家放松一下，放松，”葛城胜俊一面用手劝阻着大家，一面环视屋内，然后他鞠躬致意，“感谢大家帮忙我女儿的事情。在工作繁忙之时，还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，真是非常抱歉。警察表示正在尽全力逮捕嫌疑人，我也相信这一天不远了。但是，女儿的事无论怎么说都是葛城家的私事，这次的事件绝不会阻碍到日星汽车和相关业务。请大家不要介意，按照原定日程实施各种计划。我也会尽快恢复工作。今天真是非常感谢各位帮忙。”

葛城胜俊又一次深深鞠躬。

我一边跟着大家一起回礼，一边回想着刚才葛城那奇怪的视线。刚才，他看向这边，他看到我了……

晚上，我上网，看着新闻快报的标题，心里一震。看来葛城树理小姐，到底还是被绑架的……我指尖颤抖着，双击标题。

“已故的日星汽车副社长葛城胜俊长女树理小姐，警方宣布她实际上是遭人绑架。树理小姐失踪后不久，葛城先生和绑匪即开始接触，但为了女儿的安全，他并未报警。在已经支付了赎金之后，警方才开始搜查，但为了避免绑匪伤害树理，一直没有公布此案的相关消息……”

我在电脑前失神了好一阵子。原来，葛城胜俊真的没有联系警方。在拿赎金的时候，我针对警察精心设计的手段，原来都是白费工夫。

为什么葛城不报警呢？为了女儿的安全？这种话不可信。千春代替树理，树理被杀，这所有的一切都脱不开干系。

守灵之后，葛城看我的目光，那种灼烧一般的感觉，挥之不去。

那个男人知道我是绑匪。当然，恐怕千春已经将一切都告诉了他。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目的？

第二天，关于绑架的报道更为详细。利用CPT车主俱乐部的留言板、在首都高速公路上拿走赎金等等，我所做的事情都被一一报道出来。被我利用的日星汽车销售向岛店的店长，也到处接受电视台节目的采访。葛城树理遭绑架的被杀事件，成为街头巷尾最热的话题。

“干得漂亮啊，”正在读体育报纸的同事，用手指敲着报纸，“三亿元现金呢。现今世上，三亿可是一大笔钱。只用偷偷打手机，就漂亮地拿到手了。这个绑匪还真是聪明！”

“才不是呢，是运气好！”我邻座的男同事回答，“要是警察出动了，还不知道会不会这么顺利。警察不也说吗，要是之前报警，事情可能就不是这样了。”

“警察当然这么说啦。估计警察们也在想，事前没有联系他们也好。如果联系了，还这样顺顺当当地拿走了赎金，太没面子了！事情全都结束了，他们可以说绑匪用怎样怎样的手段拿钱，警察都不会觉得丢脸。最后人质被杀，也不用费什么力气，就可以展开搜查了。”

“喂，声音太大了。”我说了一句。

他们两人相视微笑。

我正在旁边打电话。看着手机通讯录上存的电话号码拨号，打的是对方办公室的直线电话。那里是社会部，声音一听就知道是谁。

“喂，我是佐久间。”

“啊，佐久间先生，我是汤口。”

“还是那件事，有什么新消息？”

“葛城树理的案子吧，”汤口的声音低了下来，“变成大案了。发现尸体，是我和你见面后不久的事吧。哎呀，被杀也是预料中的事。我们这边负责这个案件报道的同事，最近忙得天天通宵加班。”

“有没有结果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葛城家戒备森严，能够报道的也只有这些内容。之后

我再打听一下吧。”

“拜托了。对了，有点儿急事，今晚能见个面吗？”

“啊？这么着急？”

“最近要见葛城先生，希望尽可能多得到些消息。”

“知道了，我一定尽力。还是之前的那家咖啡店。估计七点左右，我能走得开。”

“好的。七点见。”

放下听筒后，我回头看了看，心想这个电话会不会要了我的命。我没有说多余的事情吧？会不会被人觉得不自然？

我又轻轻地摇摇头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注意这些事情也没用了。

我在想七点前做什么，也没什么要做的工作了。

到咖啡店的时候，汤口已经在窗边的座位上等着了。看到我，他轻轻抬起手。

“你这么忙，真不好意思叫你出来。”

“没什么，你们也够受的吧。”

我要了冰咖啡，身体前倾，“嗯，那个事情呢？”

“现在我们能知道的内容，我都尽力打听了。不过，我要说的事情，你可不能录音。我们也不想被日星汽车和警察盯上。”

“我明白。你想我会让你为难吗？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当然很信任你啊，”汤口掏出一个小记事本，“坦白地说，警察还没有找到这个嫌疑人。好像他们正在从树理的人际关系下手，但还没找到这个人。”

“警察认为这是熟人做的？”

“被绑架的不是小孩，而是成年女性。很难相信她会跟着不认识的人走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强行绑架的，那就表明绑匪应该事先有目标，这么说，应该是和树理小姐或者葛城家有联系的人干的。”

“那可是超级大企业的葛城家。为了赎金，绑架有钱人家的女儿，谁都有可能这么干吧？”

“这种想法也有，不过，他们认为可能性不高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这个，”汤口看了看周围，声音压得更低了，“人质被杀了啊。要是和葛城家没关系的人，只要树理小姐不记得绑匪长什么样子，拿了赎金之后放人就好了。但事实不是这样，绑匪从一开始就没想让树理小姐平安回家。”

我明白他的意思。从树理的尸体来看，至少已经死了两周以上。也就是说，应该是失踪之后几天内就死了。

“做法很残忍。不是只为了钱，凶手带着怨恨。侦查方也这么觉得。”

“怨恨……嗯……”

我心情复杂。我的确对葛城胜俊有恨意，为了消除恨意而有了这个游戏。但是，那是因为千春这枚棋子，偶然飞到我的世界。我没有杀树理，见都没见过。

“警察掌握什么线索了吗？”

“听说有几个。交赎金的时候，葛城先生和绑匪通过几次电话，有当时的录音磁带。”

“磁带？他录音了？”

“是啊。那个时候还没有报警，打算树理平安归来就立刻报警，那个时候，他独自尽力收集协助搜查的证据。”

那个男人是会这么做的。但为什么不报警，这个问题本身不可理解。

“还有其他什么证据吗？”

“警察没有全说……啊，对了对了，”汤口看着笔记，用一只手掩着嘴，“树理，那方面不是没事。”

“那方面？”

“人已经被杀，介意这种事情也没用……是贞操。”

“啊……”我说不出话来。

“这种事情的确要控制报道。不过，警察有有力的证据。有男人的阴毛，还有，”汤口的声音变得更小了，“男人的精液。听说有留下的，当然，发现的时候已经干了。”

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脉搏加快，竭力不让自己露出狼狈的表情。

“还有什么证据吗？”我的声音有些浮躁。

“应该还有，只是没有公布。要是有什么情况，我马上和你联系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”

我大口大口地喝冰咖啡，努力调整着呼吸。

“为什么是横须贺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在横须贺发现尸体的理由。绑匪为什么在那里埋尸体呢？警察对这件事情，有没有什么说法？比如发现绑匪的藏身处在横须贺之类的。”

“这个没听说什么，不过听说，警察正在横须贺大规模搜查。”

“地毯式搜查？”

“这很简单。就是拿着葛城树理的照片，调查有没有人见过。警察认为，绑匪不是为了埋尸而去的横须贺，是在横须贺杀人的。因此，他们正在寻找见过树理小姐的人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想？”

“这个，我就知道了。”汤口双手一摊，摇摇头。

和他分别之后，我直接回家，简单吃了晚饭后，我坐在电脑前。电脑启动之后，我却半天无法动弹。

迄今为止被切碎分散的拼图，在我的脑海中慢慢被拼凑起来。虽然还有不完整的部分，但已经可以看见大体轮廓。

汗水从太阳穴开始流了下来，是冷汗。天气很闷热，我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

想象着拼图完成的形状，我的心里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焦躁。怎么可能是这样呢？如果不是这样，打碎拼图，可能组成很多别的形状，但无

论做几次，结果都一样。我认为我的推理没错。

我叹了口气，慢慢敲击键盘。我发自内心地期盼自己的推理是错的。可是，只有祈祷是没用的。现在，我能做的只有这个。

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我站了起来。在卧室里，走近还挂在衣架上的外套。把手伸进内袋，取出里面的东西——这可能是救我命的东西。

又回到电脑前，继续。

我写了一封邮件。我想了一下，写了以下的文字。

葛城胜俊先生：

我有重要事情。紧急，请和我联系。内容你们也应该知道。不用问联系方式。你们应该也知道我是谁，用不着再说我的名字。希望你们直接打电话，但不要被搜查当局注意。要是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们双方都很麻烦。你也应该能够理解。

我现在处于相当复杂的状态，希望通过交易圆满解决此事。如果一两日内没有联系，我会直接出现在你面前。

曾照顾过葛城千春者上。

说不上是好文章，但没有时间在文字和表达上花太多工夫。我读了几遍之后，用曾发送过邮件的地址发了出去。心跳依然很快。

第二天，从早上开始，我就心神不宁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电话，就连去厕所，我也带着无线电话的分机。上班时候，我也很注意手机的声音，也想过可能从公司电话打过来，尽量没有离席。我频繁地检查邮件，也去查看那个CPT车主俱乐部网站。

但是，葛城胜俊没有联系我。难道葛城不知道这个人是我吗？但怎么想都没道理。

就这样郁闷着回了家，我甚至觉得发那样的邮件不应该。

用钥匙开了门，进屋。很想一下子把自己扔到沙发里，但还是先检查电话的留言信息，可是，什么都没有。

我大声地叹着气，一屁股坐进沙发，正要开电视。

突然，卧室的门开了，“树理”走了进来。

“树理！”我轻轻叫着又摇摇头，“千春小姐，应该这样叫吧。好久不见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”

“把电视关了。”她坐在单人沙发上，开口说道。

我拿了遥控器，关了电视。没有声音的房间里，一阵沉默。我开始觉得憋闷。树理——不对，是千春，她的脸也紧绷着。她没正视我。

“你给我爸爸发邮件了吧？”

“我一直在等回信，但没想到你竟然会来。”说到这里，我开口问道，“你怎么进来的？”

她从小包里拿出了钥匙，看得出是这个房间的钥匙。

“他们宣称这个钥匙是不能复制的呢。”

“不是配的钥匙，是从你那里借的备用钥匙。”

我伸手打开桌子的抽屉，看了看放备用钥匙的角落说：“备用钥匙在这里啊。”

千春莞尔一笑，“那是假的。”

“假的？”

我把抽屉里的钥匙拿出来，和自己的钥匙比对。厂家、形状都一样，但仔细看，会发现突起的部分有细小的差别。

“你偷换了吧？”

“一个厂家的钥匙到处都有的啊。”

“什么时候到手的？”

“我拿的，我爸爸拿到这附近给我的。”

“是爸爸……啊……”我叹了口气，忽然感觉全身的力气都消失了，“什么都是你们计划好的……”

“什么都是？这么说不对吧。想到绑架游戏的难道不是你吗？”

“这么说，你利用了这个游戏？”

“只是利用机会，我想这是可以逃离绝境的最后机会。”

“绝境？”我挤出一个笑容，但是，我实在没有笑的心情，“你的绝境是什么？”

千春的目光射向我。可以想象，恐怕她做那件事的时候，露出的也是这种目光吧。

我回敬着她的目光，“是你杀了树理吧？”

千春没有露出狼狈相。她应该想到我的回答了吧。从我给葛城胜俊的邮件中，他们父女应该知道我已经看破了真相。

“不是故意的哦。”她说。好像给人添了麻烦时的辩白一样，相当轻松的口气。

“这个我知道，应该不是计划的。是一时冲动？还是没想杀她，人却死了？是哪一个呢？要不是这样，”我舔了舔嘴唇，“你那晚也不会从家里逃出来。”

“厉害啊！”千春举起双手，大大地伸了个懒腰，“啊，轻松了！我想早一点儿跟你说。在这里的时候装成树理，很想说，却一直憋得痒痒的。我想看到你吃惊的表情呢。”

“你说的那些话应该是真的吧？”

“哪些话？”

“关于离家出走的理由，因为面霜、还是什么东西和千春吵架。恐怕吵架是真的。不同的是之后事情的发展。怒气冲天的千春刺杀了平时就讨厌的树理——是这样吧？”

千春赌气一样别过脸去，我注意到她鼻子的形状和葛城胜俊长得很像。和照片里看到的树理相比，千春更高、更好看。

“用什么刺的？”

“剪刀。”

“剪刀？”

她轻轻地拢起自己后面的头发。

“我很会剪头发的，也经常给朋友们剪发。因此，特意拜托认识的理发师，给了我一把剪刀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这把剪刀应该就放在洗手间。因为她随使用你的面霜，你们就吵了起来，然后你就用剪刀刺了她——是这样吧？”

“那个面霜，”千春的目光好像望着远方，“是我和妈妈去法国时买的，在日本没有卖的，我用得很仔细。那个家伙也不和我说一下就.....先出手的是那个家伙，她打了我一耳光！”

“这就是说，的确是防卫过度。因为杀了她，你觉得害怕就逃走了？”

千春瞪了我一眼，站了起来。

“我渴了。有什么喝的？”

“请便。”在我回答之前，她已经进了厨房。出来的时候，她手上拿着白葡萄酒瓶，密斯嘉雪丽 [\[1\]](#)。酒味清淡，适合搭配前菜。

“喝这个行吗？”

“请便。”

“你也喝吧。”

我还没有回答，她已经拿了两个酒杯放在桌子上了。将螺旋式开酒器和葡萄酒递给我。

“逃出来之后，什么打算？那个时候你正在找住的地方吧？”

“别说没用的，集中精神开酒吧。”

我拔掉软木塞之后，把酒倒入两个酒杯中。只做了干杯的样子，我们开始喝酒。让人愉悦的酸味，是密斯嘉雪丽新采葡萄的特有香味。

“还没决定。”她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那个时候，我还没决定接下来做什么。不过，不想在那个家里待着。因为接下来肯定会是场大风波，肯定很快被人发现是我杀了人，会有很多人来问很多问题，我可不想那么烦。我也期待爸妈知道我是凶手

之后，帮我做些什么。等这些麻烦处理好了，我才想回家。”

“你肯定是想他们会偷偷处理尸体，为了不让你被当做杀人犯而被警方抓起来，会将一切安排妥当的，”我喝干了酒杯里剩下的酒，又倒了一杯，“你还真自私！”

“我也知道自己很自私。就算是我爸爸，也不能掩盖杀人案——我也知道。所以，刚才我说是‘绝境’。”

“这时候，我出现了吧？”

“没人拜托你出现啊。是你主动接近我的。”

她这么说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我想要抓住葛城胜俊的弱点，主动靠近她是事实。

“跟我走的时候，你怎么想的？这家伙可以利用——是这么想的吧？”

她拿着酒杯摇摇头。

“说实话，那个时候怎么都行，包括你在内。我想的都是我干的坏事儿，先要找个住的地方，不想回家。那个时候，我没有其他选择。”

“的确如此，可以理解，”我又喝了一口酒，“为什么用树理的名字骗我？”

“理由很简单，不想说出葛城千春的名字。不想被奇怪的男人知道，葛城千春奇奇怪怪地转来转去，所以一时情急就撒了谎。”

我轻轻摇了摇头。

“一瞬间撒的谎，之后说自己的事情，也要换成树理来说。你演得可真不错啊！”

“很讽刺啊，不过，还是谢谢你啦！”

“然后呢？”我把酒杯放在桌子上，“计划这事是什么时候？当然，是在我提出游戏的想法之后吧？应该不是我一提，你马上想到的吧？”

“不是立刻想到的。”她拿着酒瓶，想要给我倒酒。我制止了她，自己来倒。

“倒酒可是男人的事儿。”

“听到你说游戏之后，突然灵光一闪。这个人当我是树理，想要绑架树理。我想，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。我感觉好像可以，所以先答应你。”

“听到我的计划，越来越坚信这一点了吧？”

“我坚信的时候……”千春笑了一下，“是得到爸爸称赞的时候。”

“称赞？”

“听你说游戏的事情之后，我马上决定给爸爸打电话。我也很在意树理的事情。”

“一开始你们就有联系吗？嗯，应该是这样吧。葛城先生也慌了吧，不管怎样，女儿被杀了，凶手是另一个女儿。所以，这也是没有报警的原因吧。”

“爸爸当时正在考虑，当爸爸的用什么方法隐瞒这件事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打来电话。爸爸正在担心我是不是跑去自杀了。听到我的声音，他好像松了口气，也没有骂我杀了树理。他只说一定会做些什么，让我先回家。然后，我就说了你和你的游戏的事情。”

“这就得到称赞了？”

“直觉了，感觉可以利用你的计划。就像爸爸说的，区分人的成功与否，就是看在决胜负的时候，有没有直觉和判断力。”

我觉得这的确是那个葛城胜俊的风格，点头同意。

“那葛城先生给你什么指示？”

“首先按你说的做，尽量了解细节。方针定下来后，爸爸会和我联系的。”

“会联系？怎么联系？”

“给我打手机啊。”她若无其事地说。

“手机？你不是没带吗？”

“带着呢。那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忘了呢！”千春好像嘲笑着我，“只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关机。”

“被骗了，”我摇着头说，“用手机不断给你发指示？去横须贺也是

他指示的吧。事实上，并没有叫小雪的朋友，对吧？”

“有啊，中学同学。不过，最近没有见过。”

“不管怎样都想要我去横须贺，是因为要把树理的尸体埋在那里的山丘。只是让我去还远远不够。想想后来的事情，你们为了让我在横须贺留下证据，做了不少布置啊。”

“是啊，各种各样的。”千春跷着脚，翻翻白眼看着我，“举例说说，你知道哪些？”

“我在餐馆等你的时候，我放在停车场的车被喷漆了。店里的人会因此记住我的长相，也会记住MR-S这样少见的车。如果警察拿着我的照片去问，店员可以作证。那个喷漆是葛城干的吗？”

“那是我妈妈做的。”

“你妈妈？也是，还有一个共犯。”

“你还有其他物证呢。”

“我知道。只是我有点儿无法理解，”我看着她的眼睛，接着看她跷起来的脚，“为了要我的物证，那个时候你让我抱你，为了要我的精液、阴毛……我想你的父母，不会要你做到如此地步吧。”

“我爸爸让我拿到你的毛发。你还记得那个横须贺的山丘，有个小小的地藏菩萨吧？我爸爸让我把东西藏在那个背后。不过，我觉得只有这个不完整。我爸爸肯定也是觉得要是你的精液就好了。不过，不管怎样，他不会让我做这种事，他说有毛发就行了。我知道他的想法，我只是自己觉得，要有这样绝对的物证才行。”

“和不爱的男人上床也……”

“觉得别扭吗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我喜欢你。有胆量，又聪明，和你上床也行。要是你不聪明又让我讨厌的话，我也不会做的。”

“你这是在夸我吗？”

“爸爸也这样评价你呢。这次计划最重要的是，你不是个笨蛋。要

是个设计绑架计划不仔细的男人，最后成不了事……爸爸不是有次突然去了你的公司吗？”

“这么说……”他是说来看看我们公司自己研制的游戏。

“爸爸的目的是看看你制作的游戏，应该是叫做‘青春面具’吧。看了游戏之后，爸爸确信这个男人可以胜任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摇摇头。不禁笑了出来。

“在想不到的地方被他认同了。”

“在情人旅馆里，你让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不是很漂亮地收进了汽笛声吗？爸爸说那是相当好的想法呢。”

“那也是你们所说的物证吧？”

我在不知不觉中，跑到葛城胜俊铺设的轨迹上了。

“但真正的胜负是从那里开始的，爸爸很在意你怎么拿赎金，一直很想知道。但你不肯跟我细说。爸爸没有报警，这话就在我的嘴边，差点儿就说了出来。”

“箱崎的假动作，想必把葛城先生弄得很急躁吧？”

“痛快地拿走赎金不就行了？不过，最后他还是佩服你。他说为了确认警察的尾随，那样做的确有必要。”

“对于真正拿赎金怎么说的？”

“当然是很完美啦。他说这样对于绑匪来说，几乎没有留下可以认定的有效证据，即使有警察尾随、埋伏，也会顺利拿到钱。”

“你拿了两亿七千万，又去了横须贺，在那个不存在的小雪房间藏钱——那笔钱怎么处理的？”我转移了话题。

“在那个建筑里啊。我把钱藏在一个储物柜里，然后马上给爸爸打电话。我们离开之后，爸爸马上拿走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这样顺顺当当地形成了葛城树理被绑架、支付赎金的情况。不过，有一个大疑问……我想你们是不是对此有了回答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们想把我怎么办？”

千春耸了耸肩。

“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”

“你已经有答案了吧？这个，你说说看？”

“事到如今，有点儿大放厥词之感，那我说了啊。首先，顺利地隐瞒了树理被杀，假绑架也成功了，不过，你们还有烦恼——说是担心的事情比较合适——这就是我没有继续被骗。随着案件被报道，我也发现了真相。最麻烦的是我去警方报案，不过，也没必要担心这一点。作为假绑架的主犯，我没道理这么做。虽然如此，你们也不觉得我会沉默。万一我被警察注意到了，可能我会去自首。警察也不会立刻相信我说的话，会展开侦查。这样一来，必然会惊动媒体。葛城家不会喜欢这样的事情。解决这件事的方法，大概只有一个。”

说到这里，我的心脏突然敲响了警钟。

开始剧烈地头疼，之后扩散到整个头部。过了一会儿，疼痛减弱，我意识到自己的神经也开始变迟钝，意识好像被什么吸走了一样。

我瞪着千春，然后看着酒瓶。

“你下手了？”

“起作用了？”她平静地看着我的脸。

“酒里放了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爸爸给我的药。用注射器，打到预备好的酒瓶里。”

我用模糊不清的大脑想着，应该是一种麻醉药。

“一开始就打算杀我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只是按照爸爸的指示做而已。”

“还是想杀我。如果不这样，这个计划就无法成立。那个男人是不会做不完整的计划的。”

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但是身体却不听使唤。双脚打结，我从沙发上滑了下来，肚子撞到了桌角，却不觉得疼。

“我只是按照爸爸说的做，之后我就知道了。总之，爸爸会全权

处理的。”

千春站了起来，看来她只是做做喝酒的样子。

意识开始消失，眼前开始模糊。

就这样没了意识可不行。要是我死了，他们的计划得逞了。最后杀了我，制造自杀的假象。自杀动机就是无法承受自己罪孽深重吧，或者感到自己被逮捕只是时间问题。

“等一下……”我用尽全力发出声音。

“听我说……听……好……”

我不知道千春在哪里，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听到我说的话，我只是将全部力气集中到喉咙。

“电脑……我的……汽车公园……文件夹……”

我想张嘴说话，大脑却不听指挥，我发不出声音来。我的大脑似乎整个儿被黑暗吞没了，跌落到某个未知的深穴——这是我最后的感觉……

胸口上好像压了什么重物一样呼吸困难，感觉做了一场噩梦。脸很热。身体却是冰冷的，出了一身冷汗。

我怎么还没有死？我努力睁开眼睛，周围的一切模模糊糊的，隐约能看到什么，实在是有点儿暗。

慢慢地，视力恢复了。我想起这是我的房间，此刻，我正躺在沙发上。我想起来，头却沉沉的。很想吐，感觉自己又一次失去了意识。

几次调整呼吸，恶心和头疼的感觉渐渐退去。我慢慢坐起了上半身，耳后是咚咚的脉搏声。

“你醒了。”有人说话，是个男的。

我用目光环视着周围，但头稍稍动一下都很疼。

在视线的某个角落出现了一个人影，那个人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——是葛城胜俊。

我靠在沙发上，身体还轻飘飘的。此时，对方如果采取任何攻击，我毫无招架之力。但葛城胜俊似乎没有这个意思，他慢慢地跷起脚，点

上一根烟。

他穿着双排扣西装，这多少让我安心些。要想杀我，来这里必须避人耳目，要是那样，他会穿些更不引人注目的衣服。

“主角终于出场了，”我说，这个声音自己听起来也是闷闷的，“幕后人，应该这么说吧。”

“谢谢你照顾我女儿。”葛城胜俊用很平静的语气说道。

“小姐已经回去了吧？”

“先回去了。回去晚了，我老婆会担心。”

“听说您夫人也是共犯。”

他没有回答，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。

“事情的前前后后你应该听我女儿说了，原本我打算自己跟你解释的，可是，她说最后一定要见你一下。”

“能见到她真好，虽然是不是最后还不知道。”

“首先，我应该说辛苦你了，这不是虚伪，我想你听我女儿说了，你确实做得太好了。可以说是完美。拿赎金的方式是原创吧，还是从推理小说什么的得到了启发？”

“我想出来的。”

“这样啊，真是厉害。”他慢慢地吐着烟圈，透过弥漫的烟雾看着我，“也有能挑出毛病的地方，你在途中对我用英语进行指示——要知道，警官中也有英语好的人，这个不能得满分。”

“我知道你的法语也很好，我也能说一些。不讲法语是因为不想让人锁定绑匪，现今日本，能讲英语的人有五万，能讲法语的就不是这样了。哪方风险更大，这是用天平考虑后做出的结论。”

“的确有见解不一样的地方。”我的反驳没有影响葛城胜俊的情绪。

“你的计划也很完美。依靠你女儿的出色演技，虽然有很多限制，还是埋下伏线，我很佩服你的布局。”

“没什么，这和管理公司相比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次只要欺骗你一个人就行了，作为企业的高层，必须要欺骗很多人。从业人员、消费者

等等，”他真诚地说，又抽了一口烟，“说到这儿，你问过我女儿一个问题？”

“我问要把我怎么办？”

我一说完，葛城胜俊马上微微一笑，把烟灰弹在烟灰缸里，交换了两只脚的上下位置，愉快地点点头。

“虽然计划顺利进行，葛城家也不能安心，因为有个知道所有秘密的人活着。佐久间骏介——这个男人一定要处理掉。杀了他，然后制造自杀现场。警察认定他是杀死树理的绑匪，这样计划就完结了。我的前景你已经推理到了吧？”

“不对吗？”

“也不能说是不对。要说一点都没考虑过，这是谎话。但是啊，佐久间，我没那么单纯。你这么想有点儿意外。当然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。自己做的完美计划，最后把自己陷进去了，谁都会不安。因此，你考虑到万一，做了保护措施。你还真是我预料的男人。”葛城胜俊的目光看向我的后方。电脑就在附近，听得出电脑已经被打开了。

“你看我的文件了吗？”

“当然看了。”

在我失去意识之前，我跟千春说的话，到底没有白说。

“听女儿说有什么文件的时候，我想可能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最多是嵌入了事件真相的文本数据，要是自己死了，就会发给警察，我估计就是这个意义的警告文章。”

“我想只要有这种东西就足够威胁你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全盘否定就解决了？假如我们真想杀你，这种东西根本阻止不了我们，我们只要说这是绑匪在自杀前捏造的就行了——你认为警察会相信谁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表示我没有反驳的意思。葛城胜俊满足地笑了，在烟灰缸里小心地掐灭了烟。

“但你也不是那么无能。你会有个写了事实真相的文章，这我想到

了。但还有另一个文件，这才真是让我吃惊，或者说咂舌。”

“说白了是搏命一击，”我认真地说，“那个时候，没有想到这种形式真的会发挥作用。”

“所谓优秀的人就是这样，不知不觉中就拿到了对自己有利的材料。这种感觉就算教也学不会。”

我摇头苦笑。竟然有被这个男人如此褒奖的一天，我真是没想到。

“没想杀你，”葛城胜俊说，“因为没有杀你的必要。你只要不被警察抓走，就不会跟别人说出真相。而我们不担心警察抓你，这是因为我们在庇护你。我们利用受害者的立场，提供你绝不是嫌疑人的证据。当然，这需要你完美地进行游戏——不用说，你做得很好。”

“要是没必要把我当做绑匪，为什么要下那么多工夫让我在横须贺留下物证呢？”

“我们需要抓住你的一个弱点，我们手里要有随时都能证明你是嫌疑人的证据，我们需要的是嫌疑人的物证。假绑架这件事情决不能泄露出去！为了证明嫌疑人存在，必须有嫌疑人的实际行动。”

“那么，刚才为什么要让我睡着？”

葛城胜俊微笑着，一副等着我问这个问题的表情。

“睡着的时候会以为自己被杀了吧？”

“说实话，的确如此。”

“对吧，因此你才拼尽最后的力量发了这封信。我想看的就是这个——你最后的牌。”

我长长地舒了口气。

“想看我心里还掌握着什么？”

“游戏结束了，但是，还没有分胜负。我给你看了我的牌之后，你手上又拿着什么牌？”

葛城胜俊还在看电脑，我也被吸引着，回头看着电脑屏幕。

那是张照片，照片的场景谁都能看得出是这个房间。

假冒树理的千春，正用托盘端着她给我做的饭……

[\[1\]](#) 密斯嘉雪丽（Muscadet Sur Lie Collection Marine），法国卢瓦尔河谷南特产区出产的一种白葡萄酒。

译后记

感情是相互利用吗？

或者说，男女之情是一种游戏？

在冷静的东野圭吾笔下，他看穿了人类的情感和死亡，更看透了自以为是的聪明。

而你呢？忙忙碌碌的你，是否能看清这人生的浮云？

翻译这本书的时候，我离开专业翻译工作已经整整七年，这本书让我找回了对于翻译的热爱。

更准确的说法是，在翻译的过程中，梦游的爱丽丝终于觉得自己长大了。

翻译小说是我从儿时起的梦想。作为某个翻译家遥远血脉的一员，我从小读着他的书，希望成为他那样用文字传世的人。

这个世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，而文字是我的，也是唯一的。我希望这本描绘了人性的小说，对于读者而言是有趣和有意义的，如同我们对工作、对生活、对自身持久的追问。

感谢编辑赵平小姐的鞭策，她让我的技艺得以增长，并让我这个常常梦游而不知今夕何夕的人，能够准确又安全地返回地球。

感谢我的大学同学、挚友何淼小姐，她的坚持让我这个意志不坚定的人，得以在梦想的路上虽跌跌撞撞但依然前行。

感谢我的父母，感谢他们对我的严苛和纵容，他们从不以金钱或其他世俗的目标要求我，让我得以在非物质领域恣意生长。

感谢我的师长和亲朋好友们，多年来，无论他们在地球的哪个角落，都始终不曾遗忘我。

最后我要把这本译作献给我已年过九旬的外公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囿于时间和能力，本书的翻译中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欢迎大家多多交流。MSN: alicezhy@hotmail.com

2009年9月于微凉的北京城